



佩菲塔夫人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西班牙文学名著

佩菲塔夫人

贝·佩·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6—0033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n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BENITO PEREZ GALDOS
DOÑA PERFECTA

Aguilar
Madrid 1960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塞牙文学名著
佩菲塔夫人

Peifeita Furen

贝·佩·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重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8 12/16·插页 7
字数:160 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500

ISBN 7-207-03113-0/I·496

定价:16.50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佩蒂塔夫人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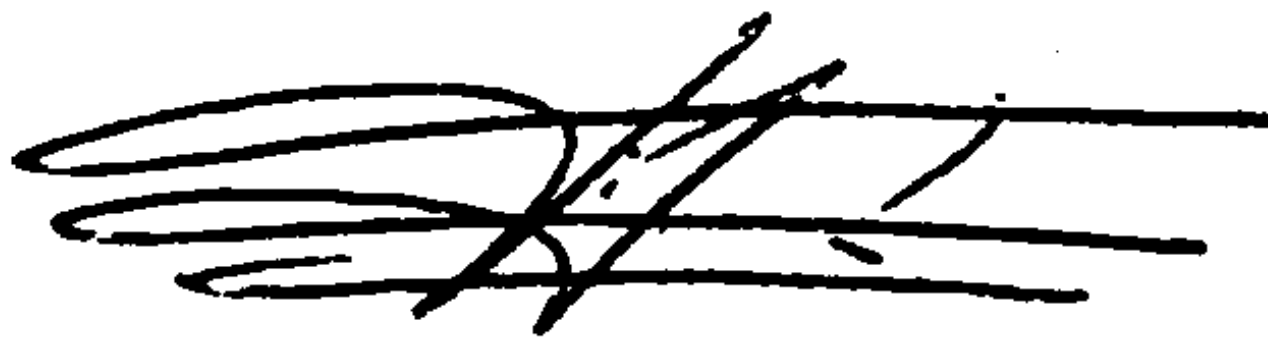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煌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本书原著序言伊始便称：“《佩菲塔夫人》是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一部代表作。在加尔多斯的全部作品中，该书拥有的读者最多，外文版本最多。加尔多斯本人还向我们透露说，这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都是一气呵成，两者一共只用了两个月功夫。”

《佩菲塔夫人》于 1876 年首先以连载形式刊登在《西班牙杂志》的第 3、4、5 月号上。4 月，出版了筒装本；6 月，第一版被抢购一空；12 月，第二版脱销。不久，该书胜利地进军世界，被四次译成英文，三次译成法文，两次译成德文；同时还被译成意大利文、荷兰文、丹麦文等。它是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对后来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序还说：“在《佩菲塔夫人》一书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主题是完美的；人物是完美

的；对话是完美的；寓意是完美的。^①与构思、写作时的情形一样，读起来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

《佩菲塔夫人》开门见山，一下子把书中主要人物之一青年工程师贝贝·莱伊推到读者面前。他在维利亚奥伦达下火车、去欧巴霍萨小镇探亲路上的所见所闻，为以后的矛盾展开埋下了一个又一个伏笔。接着，通过他和表妹罗莎里奥的爱情发展，通过他和姑妈堂娜佩菲塔夫人^②之间的新旧思想冲突，把故事情节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并且刻画了贝贝·莱伊、罗莎里奥、堂娜佩菲塔夫人、堂伊诺森西奥神父^③、这位神父的侄女和侄孙、半人半马怪物卡瓦尤克等许多正反两个方面的人物。

这部小说以两个恋人的悲剧结局——贝贝·莱伊被暗杀，罗莎里奥被送进疯人院——而结束。这一悲剧结局是作者乃至读者所不愿意看到、而又不能不看到的。纵观西班牙历史，它一向是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从而决定了其民主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反复性。从19世纪开始，爆发了包括1868年革命的多次民主运动，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上述两种势力的统治。封建贵族仍然享有各种特权，教会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两种势力往往勾结在一起。

① “佩菲塔夫人”有“完美夫人”之意。对她所代表的旧思想、旧势力来说，佩菲塔夫人确实是一个“完美夫人”。

② 在西班牙文中，女性姓名前常常冠以“堂娜”（男性冠以“堂”）二字，以示尊敬。

③ “伊诺森西奥神父”有“纯洁神父”之意。同样，他是旧思想、旧势力意义上的“纯洁”。

这种情况在闭塞的乡镇尤为严重。《佩菲塔夫人》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欧巴霍萨，正是以堂娜佩菲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势力和以堂伊诺森西奥神父为代表的教会势力，以及地方割据势力都十分猖獗的一个地方。面对这种形势，就连中央政府和它派驻那里的军队都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只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贝贝·莱伊只身来到那里，不被黑暗势力的汪洋大海吞噬，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呢。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他的创作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著，为世人所诵读；有的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各国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在政治上，加尔多斯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三次当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教义、反君主专制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生于1843年，病逝于1920年。父亲塞瓦斯蒂安·佩雷斯曾在独立战争中服过役，是个陆军中校；母亲多洛雷斯·加尔多斯是位性格倔强而刚毅的妇女。当时，加尔多斯家庭经济状况尚好，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从1857年开始，他在家乡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耳马斯城就读中学。1861年，他18岁时就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1862年，创办《火炬报》。同

年，移居首都马德里，考进中央大学法律系；不久，他的兴趣开始转向文学，并于1867年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此书公开发表于1870年。这是一本具有某种革命倾向的小说，尽管写得很成功，但只是到作家的名声四扬之后才被人们所注意和评论。从1873年起到1912年止，加尔多斯陆续创作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系列历史小说《民族演义》。这一巨著共五辑四十六部；每一部在情节上自成起讫、独立完整，又互相照应、前后统一。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时，他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到社会小说上来，从1876年发表《佩菲塔夫人》开始，先后创作了一大批有分量的作品，其中有《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玛丽娅内拉》（1878）、《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戈斯》（1884）、《禁区》（1884—1885）、《喵喵》（1888）、《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盖马达》（1889—1895）、《乞丐之爱》（1897）、《祖父》（1897）、《没有理性的理性》（1915）。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首先于1876年在《西班牙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裴翡达夫人》，这是一部很富有战斗性的作品。当时正值议会辩论宗教问题，小说直接抨击了存在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宗教狂热。加尔多斯于1876年到1877年之间创作了《葛罗丽娅》。对这部作品，他本人这样说过：“《葛罗丽娅》全书，我奋战了15天便写了出来。一天，我去太阳门附近，当我穿过蒙特拉大街和宇宙咖啡馆之

间的一段街路时,突然产生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想法。那想法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小说的第一部分的情节已经清晰地构思了出来。”^①《莱昂·罗奇一家》发表于1878年。它和《葛罗丽娅》是这期间加尔多斯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都侧重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社会冲突多于心理描写。在《葛罗丽娅》和《莱昂·罗奇一家》之间,作家发表了一部他自己十分喜爱的小说,即《玛丽娅内拉》(1878),作品用诗一般的语言述说了主人公的悲苦。文学评论家们一般把加尔多斯这一时期的作品划归为早期作品。

1881年发表的《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标志着加尔多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戈斯》(1884)、《禁区》(1884—1885)等。在这几部作品中,作家用文学形式阐明了自己对发生在那些岁月里的王朝复辟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书中某些人物的名字具有一定的寓意,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同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加尔多斯的创作旺盛期,许多作品具有别于前期作品的显著特点:书中的人物大部分以马德里作为活动舞台,而不用臆造的地理环境;人物身分的介绍不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是穿插、融化在小说的情节之中;有些人物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作家观察问题更为客观、思维也更成熟了。

1888年发表的《喵喵》是作家的创作转入后期的标志。这

^① 引自西班牙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克拉林(1852—1901)于1889年写的《论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文。

一时期的作品多半是描写理想人物和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有的转而以宗教为题材。《喵喵》描写的是一个失业老职员如何争取恢复工作而不得的故事。小说《探求隐情》(1888—1889)和《原来如此》(1889)描述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书有一定的连续性。1889年开始创作、于1895年完成的多部头小说《托盖马达》，为我们塑造和剖析了一个有别于欧洲其他文学大师笔下的吝啬鬼的形象。在此之后，加尔多斯又创作了多部小说。如：姊妹篇《纳萨林》(1895)和《阿尔玛》(1895)、《悲怜》(1897)、《祖父》(1897)；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1915年。

《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于1887年第一次以四卷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这是加尔多斯最杰出的作品。小说描述了1869年到1876年间发生在马德里的一个爱情故事。当时，西班牙正值政治上多变的年代，君主立宪、共和、专制、王朝复辟交替出现。实际上，正酝酿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马德里虽然仍是手工业作坊的天下，但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某些新的变化。《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正是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向读者再现了19世纪中叶马德里的城市生活的图景。小说中的人物繁多，有商业资本家、贵族绅士、大小军官、政界人物、神学家、大学生、小摊贩、手工业者、下层市民、仆佣等，画面十分宏大。近年来，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剧本，在西班牙的舞台上演出，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此外,他还创作了三十余部剧作和大量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的借助描写历史事件和书中人物阐明其观点和看法,有的描写普通市民,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命运和遭遇。其中有些是以他本人的小说原著改编过来的,如《裴翡达夫人》、《探求隐情》等。

加尔多斯至今依然是西班牙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最喜爱的古典作家之一。

李德明

1993年12月6日午夜

目 录

第 一 章	维利亚奥伦达到了！……停车 5 分钟！…… (1)
第 二 章	西班牙内地的一次旅行 … (4)
第 三 章	贝贝·莱伊 …………… (19)
第 四 章	侄儿来了 …………… (26)
第 五 章	会有争执吗？ …………… (31)
第 六 章	争执可能随时随地出现 … (37)
第 七 章	争执在加剧 …………… (44)
第 八 章	急转直下 …………… (50)
第 九 章	争执继续发展，有可能变成分歧 …………… (59)
第 十 章	分歧显然存在 …………… (72)
第十一章	分歧在加深 …………… (82)
第十二章	原来这里是特洛伊 ……… (94)
第十三章	战事的起因 …………… (105)
第十四章	分歧继续加深 …………… (111)

第十五章	继续加深,以致宣战 …	(120)
第十六章	夜……………	(124)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	(130)
第十八章	军队……………	(141)
第十九章	短兵相接——策略……	(151)
第二十章	流言——恐惧……………	(163)
第二十一章	冲上去! ……………	(170)
第二十二章	醒来吧! ……………	(183)
第二十三章	谜 ……………	(193)
第二十四章	忏悔 ……………	(197)
第二十五章	意外事件 ……………	(201)
第二十六章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 ……………	(214)
第二十七章	神父的痛苦 ……………	(223)
第二十八章	贝贝·莱伊致胡安·莱伊的信 ……………	(234)
第二十九章	贝贝·莱伊给罗莎里奥·波伦 蒂诺斯的信 ……………	(240)
第三十章	跟踪……………	(241)
第三十一章	堂娜佩菲塔夫人 ……	(245)
第三十二章	结尾——堂卡耶塔诺致马德里 友人的信 ……………	(253)
第三十三章	……………	(262)

第一章

维利亚奥伦达到了！……

停车 5 分钟！……

第 65 次下行混合列车(没有必要指出在哪一条铁路上)在 171 至 172 公里间的小站上停了下来,二三等车厢里的旅客几乎都留在座位上,不是打瞌睡就是打哈欠,谁也不愿意冒着清晨的刺骨寒气,到那毫无遮挡的站台上散步。这列车上唯一一位头等车厢的旅客匆匆走下车,向列车服务人员走去,询问是否已经到达维利亚奥伦达车站(这个站名和以后将要出现的许多人名和地名都是作者杜撰的)。

“这就是维利亚奥伦达,”列车员回答说。他的声音淹没在母鸡的咯咯叫声中,那时正在往货车上装运母鸡。“我忘记叫您了,莱伊先生。那边好像备了马匹等候您。”

“这儿的天气冷得出奇!”那位旅客一边说着,一边披上斗篷。“这站上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得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才好骑马在这冰冷的地方赶路。”

他还没有把话讲完,列车员便因为有急事处理扔下了我

们这位陌生旅客走掉了。这时，另外一个铁路员工右手提了盏灯正向他走来，那灯随着脚步的节拍来回摆动着，几束几何图形的光线像从喷壶洒出的水泻在站台上，形成一道道光的花纹。

“维利亚奥伦达站上有没有旅馆客栈什么的？”

“这站上什么都没有，”那人一边干巴巴地回答着，一边向正在装运货物的工人走去，对他们骂骂咧咧，满嘴脏言秽语。他是那样粗暴，以致箩筐里的小鸡都惊吓得叫个不停。

“还是赶快离开这儿的好，”这位绅士自言自语地说。“列车员告诉说那边为我备好了马匹。”

他正在这样想着，突然觉得有只手在轻轻地、毕恭毕敬地拉他的大衣。他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裹着棕色毛毯的黑乎乎身影；毛毯的主要皱褶处探出一张卡斯蒂利亚^① 农夫的栗色狡黠面孔。他向这个粗鄙汉子——他使人想起一棵兀立植物中间的欧洲白杨——打量了一番，看到皱皱巴巴天鹅绒宽檐帽下闪耀着一双机灵眼睛，看到黝黑的有力大手握着一根绿色木棍，一双大脚掌移动时马刺铮铮作响。

“您是堂何塞·莱伊先生？”那人问道，同时伸手摸了摸宽檐帽。

“是呀，”绅士高兴地回答说。“这么说您该是佩菲塔夫人的家仆了。她打发您来接我到欧巴霍萨去，对吧？”

“正是，请动身吧……小马驹跑起来像风一样轻盈。我看

① 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中部的高原。

堂何塞先生是个好骑手。本来嘛，大户人家的……”

“从哪儿出去？”旅客急切地问道。“走吧，快走吧……您怎么称呼？”

“我叫彼得罗·路卡斯，”身裹棕色毛毯的人回答说，同时又伸出手，想摘下帽子。“不过，人家都叫我利古尔戈^①大叔。先生的行李在哪儿？”

“那边，钟下面。一共三件：两只手提箱和一大包带给堂卡耶塔诺先生的书。这是行李凭据。”

过了一会儿，主仆两人就来到了这座所谓车站的村落背后。一条小路在他们面前伸展开去，路的那一端消失在附近光秃秃的山包里。维利亚奥伦达的破旧房舍隐约可见。三头牲口驮着人和行李。绅士骑着一匹形容不坏的小马驹；利古尔戈大叔的马瘦削，但走起来还算稳当；最后是匹烈马，驮着行李，由一个双腿敏捷、性情莽撞的小伙子牵引着。

火车在这队人马上路前就驶离车站了。这列混合列车在铁轨上缓缓地滑行着，渐去渐远，从地下传来深沉的回音。火车钻进 172 公里处的隧道时，气笛喷出蒸气来，吼叫声响彻天际。隧道从它的黑洞般的嘴巴里喷出一团白蒙蒙的气体，发出喇叭似的悲咽。响亮的气笛声把一个个村庄、乡镇、城市、省份从昏睡中唤醒过来。雄鸡此唱彼应，天破晓了。

^① 利古尔戈是古代斯巴达的一位法学家。

第二章



西班牙内地的一次旅行

他们离开房屋破烂不堪的维利亚奥伦达开始赶路时，那位年轻英俊的绅士说道：

“告诉我，索隆^①先生……”

“我叫利古尔戈，愿为您效劳。”

“啊，对了，利古尔戈先生，我是想说您是古代的一位伟大法学家，原谅我叫错了您的名字。我们谈正经事吧。告诉我，我姑妈好吗？”

“她总是那么漂亮，”农夫回答说，一面把马向前赶了几步。“时光好像在堂娜佩非塔夫人身上没有流逝似的。常言说得好：仁者高寿。上帝的那位天使会活上一千年。如果人们对夫人所做的祝福变成羽毛的话，她不需要长翅膀就能离地升天了。”

“我表妹罗莎里奥小姐好吗？”

“她和家里人一样，好着呢！对罗莎里奥小姐，我能说什么

① 索隆是古希腊雅典的一位法学家。

呢？简直是她母亲的一幅活肖像。堂何塞先生，如果真像传说的那样，您这次来是和她结婚的话，您可是得了个珍宝。那真是人品相当，天生一对呀。这样，小姐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堂卡耶塔诺先生呢？”

“整天钻在他的书堆里。他的藏书室比教堂还要大。他还常常刨土挖地寻找一些上面胡乱写着字迹的东西，听说是摩尔人写下的。”

“多长时间可以到欧巴霍萨？”

“如果顺利，9点钟就到了。夫人见到侄儿可要乐坏了……罗莎里奥小姐昨天一直为您准备房间……由于母女俩都没有见过您，她们这几天总是一副坐卧不安的样子，揣摩堂何塞先生是这样的人还是那样的人。现在就要眼见为实了，表兄妹也要见面了。真是一桩大喜事呀。这一天总算盼到了。老天作美，我们大家受益。”

“姑妈和表妹都还不认识我，”绅士微笑着说。“现在想入非非，未免不够审慎。”

“是呀！常言说，你想骑马，他想夺鞍！”农夫回答说。“可是，您的表情骗不过人呀，品貌相当，天配良缘。”

绅士没有听见利古尔戈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他在想心事，没有注意听。这时，他们来到道路的一个拐弯处；农夫引马拐过弯路以后，说道：

“我们现在得走这条小路。桥断了，只有从百合坡那儿才能趟水过河。”

“百合坡？”绅士说道，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这鬼地方竟有那么多富有诗意的名字！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为具有讽喻意义的名字感到惊讶。阴郁凄凉的荒滩，居然称之为‘谐趣园’；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几间空空如也的土房子也叫起‘富饶村’来；杂石遍地，浮土飞扬，连荆棘这类植物都吸不到水分的地方，也可以唤做‘百花谷’。前面就是‘百合坡’？可是，我的上帝，百合花在哪里？我看到的只是乱石和野草。还是叫它野山坡吧，这才名副其实呢。我看只有维利亚奥伦达^①这名字叫对了。除此之外，这里的一切都意味着讥讽。漂亮的名字，平庸悲凉的现实，瞎子住在这里一定会感到幸福的，因为听到的是天堂，而看到的却是地狱。”

利古尔戈先生或许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许有意不理睬。那条河混浊急湍，急切地奔腾着，好像要逃离它的两岸。他们刚刚趟过去，农夫便伸出胳膊，指着左侧一片宽广平坦的田野说道：

“这就是亚拉米略·德·普斯塔曼特。”

“我的土地呀！”绅士高兴得欢呼起来，同时环顾着晨曦照耀下的凄凉大地。“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田产。可怜的母亲是那样夸耀这个地方，给我讲了它的那么多优美之处，我孩提时就以为到了这里就等于到了天堂。在亚拉米略·德·普斯塔曼特，在这块最肥沃、最美丽的福地，什么水果呀，鲜花呀，供狩猎的大小野兽呀，湖泊呀，河流呀，富有

^① 在西班牙语中，“维利亚奥伦达”意为“可怕的小镇”。

诗情画意的小溪呀，放牧的山岗呀，应有尽有……活见鬼！这里的人靠想象生活着。如果在我童年怀有善良母亲那些想法和热情时，有谁把我带到这里来，也一定觉得这光秃秃的山包，浮土飞扬或坑洼不平的平原，破旧的土房子，摇摇欲坠的水车和戽斗（戽斗滴落下来的水足以浇灌好几棵大白菜）是十分迷人的；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一幅荒凉、贫瘠、死气沉沉的景象。”

“这可是我们这个地方最肥沃的土地啦！”利古尔戈先生说。“种鹰嘴豆可找不到这么好的地呀。”

“那我可要大大庆贺一番了，因为自从我继承下来这片赫赫有名的土地，它还没有给我生产出一分钱的东西来。”

伟大的斯巴达法学家抓了抓耳朵，叹了一口气。

“可是，”绅士继续说道，“我听说，有几个毗邻的土地主人都把铁犁伸到我的这一大片土地里来了，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这里没有界石，没有标记，没有真正的产权，利古尔戈先生。”

农夫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苦苦地思索着；随后，他这样表示说：

“巴索拉戈大叔因为有心计，我们都叫他‘哲学家’，他把铁犁从山庙那边伸到亚拉米略·德·普斯塔曼特来，一点一点地啃走了六法内加^①的土地。”

“绝无仅有的哲学家呀！”绅士笑着说。“我敢打赌，他决不

^① 法内加，西班牙面积单位。1法内加约合6600平方米。

是这个学派的唯一……哲学家。”

“那个家伙说得好，谁会弹琴，就由谁来弹；鸽房不缺食儿，鸽子飞不走……而您，堂何塞先生，可以这样说，主人眼睛亮，牛肥马壮；您现在来这里了，看看是不是要收回田产了。”

“大概不会那么容易吧，利古尔戈先生，”绅士回答说。这时，他们面前出现一条小路，路两旁是美丽的麦田，庄稼长得很好，都快收割了；看到这景象，你会感到赏心悦目。“这片地看来是精心耕种的。我看这里并不完全是凄凉和贫瘠。”

农夫露出一副十分遗憾的表情，对被那位旅伴称颂的麦田装出轻蔑的样子，操着极其卑微的声调说：

“先生，这是我的。”

“请您原谅，”绅士激动地说，“我都想把镰刀伸到您的麦田里了。看来我也受了这里的哲学的影响。”

他们紧接着下到一条山沟里；那儿有条小溪，水流不大，而且有好几处是死水。过了小溪是一片平地，乱石累累，连棵植物的影子也见不到。

“这块地太坏了，”绅士说着，回过头去看了看落在他身后的向导和旅伴。“在这种地上一粒庄稼也收不到，因为全是泥坑和沙子。”

农夫温顺地回答说：

“这是……您的。”

“看来这儿凡是坏东西都是我的，”绅士欢快地笑着说。

他们这样交谈着，又重新走上了大道。阳光透过西班牙地平线，欢快地射向四面八方，照耀着田野。蔚蓝的天空好像变

得更宽广了，离大地更遥远了，仿佛要从高处欣赏它的尊容。荒凉无树的原野分割成三角形或方形块块，斑斑驳驳，有的干草色，有的白垩色、黑色、黄色、褐色、浅绿色，犹如一条铺展在太阳底下补丁累累的斗篷。在这条可怜的斗篷上，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曾经进行过史诗般的战斗。那是光辉的原野，是的，但昔日的战争已经把它弄得满目疮痍。

“利古尔戈先生，看来今天太阳有点热，”绅士说着解开裹在身上的斗篷。“多么令人忧伤的路呀！目光所及一棵树也看不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反着的，都是讽喻。这里，不说没有大杨树，就连小杨树也没有，为什么要叫亚拉米略^①呢？”

利古尔戈大叔没有作答，他在全神贯注地听着突然从远方传来的响声。他心神不安地勒住马，用阴郁的目光眺望远方的道路和山岗。

“什么事？”旅伴也停了下来。

“您身上带着武器没有，堂何塞？”

“有支左轮手枪……啊，我明白了，有强盗？”

“可能是……”农夫疑虑地说，“好像是枪声。”

“我们去那儿看看……快！”绅士一边说着，一边用马刺刺他的坐骑。“没什么可怕的。”

“等一等，堂何塞先生！”农夫一边说着，一边拦住他。“那些人比撒旦还坏。有一天，两位绅士去乘火车，走到半路被他们杀害了……我们还是别去凑热闹吧。‘大力士’加斯帕龙、

^① 在西班牙语中，“亚拉米略”意为“杨树”。

‘火星’贝皮托、‘小瘦猴’和‘岳母绞架’可不是好惹的，我这辈子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们绕小道走吧。”

“要一直往前走，利古尔戈先生。”

“往后走，堂何塞先生，”农夫争辩说，他的声调有些悲伤。“您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上个月还在卡门教堂偷了丰饶杯、圣母冠和蜡台呢，两年前抢劫了一列开往马德里的火车。”

堂何塞听了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也不禁感到有些惧怕。

“远处那座高大陡峭的山岗，您看见没有？那些强盗就躲藏在那儿。那儿有个山洞，叫做‘君子山寨’。”

“君子山寨？”

“对，先生。他们趁保安队不注意跑下山来，到大道上抢劫。您没看见大道的拐弯处竖立一个十字架吗？竞选时，维利亚奥伦达镇长惨遭他们杀害。那是为死者而立的。”

“看见了，是有个十字架。”

“那儿有一幢旧房子，他们藏在里面坐等过往客商。那个地方叫‘快活居’。”

“快活居？”

“如果经过那里遭劫被害的人死而复活的话，足以编组一个军团。”

他们这样交谈着，枪声在更近的地方响了起来，这使两个赶路人本来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起来。然而，那个小仆从却兴高采烈，他要求利古尔戈先生准许他跑到前面去看看发生在咫尺的战斗。堂何塞看到那个小伙子一身虎胆，不禁为自

己那样惧怕强盗,或者说至少对他们敬而远之而感到羞愧,于是一边用力刺马,一边大声喊着:

“我们都过去看看,说不定可以解救处在危难之中的不幸行人,给那些君子一点颜色看看。”

利古尔戈竭力劝说青年人,说那样做是冒险,如此见义勇为毫无意义,因为被抢劫的人已经被抢劫了,也许已经惨遭杀害,无须任何人的搭救了。然而,堂何塞先生对这些理智的提醒却置若罔闻,仍然坚持己见。农夫正要作答,给予强烈的反驳,几个车夫赶着一辆大马车从路那边慢慢驶过来,因而双方没有继续争下去。车夫哼唱着欢快的民歌,看来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他们说那枪声不是强盗而是保安队放的,因为有六七个盗匪在被押往镇上监狱的途中企图逃跑。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利古尔戈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大道右侧不远处升起的一缕青烟。“他们在那儿把盗匪送上了西天。这种事时有发生。”

绅士不明白他的话。

“堂何塞先生,”斯巴达法学家激动地说,“我敢对您保证说,这事干得再好不过了,因为对那些盗匪起诉不会有任何结果。法官充其量吓唬吓唬他们,过不了多久就放了。如果过了三年五载,有的被送去服劳役,说不定会逃出来,或者被赦免无罪,还要回到君子山寨的。还是这样处理了好:给他一枪!随你说的是谁开的枪。这就是说,把他们押到监狱去,经过偏僻地方……‘怎么!狗日的,你想逃跑呀……啪啪……给他两枪……’什么预审呀,查证呀,开庭呀,宣判呀……这一切一分钟

之内全部结束。常言说得好，要想逮住狐狸，必须比狐狸更狡猾。”

“那么，我们往前走吧，得快点赶路，这条路又长又没有什么好看的。”

他们经过快活居时，看见保安警察站在路旁，就是他们在几分钟前执行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一奇异判决。那个小仆从心中闷闷不乐，原因是不让凑过去观看几个盗匪的仍然抖动的尸体；也是的，从远处都能清晰地看到那可怕的场面。他们径直走了过去。但是，刚刚走了二十几步，就觉得身后有匹马疾驰而来；马跑得那样快，转眼间就赶上了他们。我们的旅客回过身去，看见一个人，说得确切些，一个肯陶洛^①，因为来者是马和骑手的最完美结合物。他身强力壮，血气方刚，一双大眼睛炯炯发光，肥头大耳，胡须黑密，中等年纪，俨然一副好斗野人模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骑一匹胸部厚实的骏马，和古希腊神殿的雕塑一样，并且按当地习惯装饰得十分漂亮；马的臀部驮着一个大皮袋子，袋子封口处写着“邮政”二字。

“喂，您好，卡瓦尤克先生，”骑手走近时，利古尔戈这样打招呼说。“您看，我们走到您前面了！不过，您如果走快些，会先到的。”

“我们歇一会儿吧，”卡瓦尤克先生说着把马并到我们旅行者的坐骑旁，同时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竟然有这么一个好旅伴。”

① 肯陶洛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兽。

“这位先生是堂娜佩菲塔夫人的侄子，”利古尔戈微笑着说。

“啊！……久仰……我尊敬的先生和主人。”

两个人互致问候；可以看得出，卡瓦尤克寒暄时流露出高傲和优越的表情，至少企图显示他是本地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当这位骑手离开他们，停下一会儿同踏上大路的两个保安警察谈话时，堂何塞先生问他的向导：

“这个家伙是谁？”

“还能是谁呀？是卡瓦尤克呗。”

“那么，卡瓦尤克是谁？”

“怎么！……可是，您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农夫说，对堂娜佩菲塔夫人的侄子如此孤陋寡闻十分惊讶。“他是一个好汉子，这一带有名的骑手。我们欧巴霍萨人都十分爱戴他，因为他……说真的……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人……是这里的头面人物，省长见了他都要脱帽，以示敬慕。”

“选举时候……”

“马德里政府在写给他的公文上都尊称他为阁下……他舞起铁棒来像圣克里斯托瓦尔^①一样灵巧，操练任何一件武器如同我们摆弄自己的手指一样。以前设关卡时，谁也拿他没办法，每天夜里城门那里都有枪声……他手下有一帮子不三不四的人，心甘情愿地听他使唤……他好打不平，帮助可怜人；外地来的人胆敢拉一下欧巴霍萨人的衣角，都要领教领教

^① 圣克里斯托瓦尔是基督教的一个圣神。

他的厉害……马德里几乎从不派兵驻扎这里，因为以前派驻过，每天都有伤亡，还有卡瓦尤克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他现在经管邮政业务，看样子经济上很拮据。可是，他一直在鼓动政府重新设立关卡，并且让他包下来。我不知道您在马德里怎么就没有听说过他呢。他的父亲大卡瓦尤克曾是帮会成员，祖父老卡瓦尤克也在帮会里呆过……现在天下大乱，世风不正，听说又要兴帮会了，我们担心卡瓦尤克离开我们，放弃先辈的业绩，因为他父亲和祖父出生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这位旅行者看到他探访的地方竟然还有骑士游侠一类人物，委实感到惊讶。但是，他没有机会再提些其他问题，因为他们议论的对象又回到身边，并且没好气地说：

“保安警察干掉了三个人。我对警长说小心点儿，我明天要和省长谈谈。”

“您去找他……？”

“不，省长到这儿来，利古尔戈先生。您应该知道，他们一定派两团大兵进驻欧巴霍萨来。”

“是这样，”贝贝·莱伊^①激动地说，随即微微一笑，“我在马德里就听说这一带有人准备闹事。还是防范些好。”

“在马德里，人们说的全是胡言乱语……”半人半马怪物气急败坏地高声嚷道。这样说之后，又喷出一串恶毒的咒骂，“马德里人全是些王八蛋……往我们这儿派军队干什么？是征

① 贝贝是何塞的昵称。

税，还是招募新兵？到底想干什么？……这样下去，没有帮会，也得兴帮会了。这么说，”他一边补充说，一边用讥讽的表情看了看绅士，“这么说您是堂娜佩菲塔夫人的侄子了？”

这位蛮汉子的语调和无礼的目光惹怒了我们这位青年人。

“是的，先生。有何见教？”

“我是夫人的好友，我视她如掌上明珠，”卡瓦尤克说。“您既然是去欧巴霍萨，我们以后那儿见。”

他没有再说什么，用马刺刺了马一下；马狂奔起来，顷刻间消失在尘埃之中。

他们走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堂何塞先生话不多，利古尔戈也没有怎么讲话——之后，前面的山坡上闪现出一簇栉比鳞次的旧房舍，房舍中间兀立着几座黑色钟楼和一座建在山巅上的破旧城堡。残垣断壁、浮尘掩面的土房子和地面浑然一色；那儿散落着一段段城墙雉堞，数以千计的高低不等、东倒西歪的茅屋像一个个向行人乞讨的饥饿贫血的乞丐。一条可怜的小河像弯弯扭扭的铁皮腰带环绕着这座村镇，浇灌几处果园，而这果园是唯一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人们或骑马或步行进进出出；行人虽然很少，但也给这处居民点多少增加了一些生机；从建筑上看，它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繁华和喧闹，毋宁说是废墟和死亡。形容令人作呕的乞丐从道路的这一侧移到那一侧，向行人讨取几枚硬币，那场面确实悲凉。可以说，这就是从那块基地的裂缝处看到的一切。在那里，村镇不仅仅被埋葬了，而且已经腐烂了。我们的旅行者走近时，几口

大钟胡乱地敲响起来，发出的刺耳声音表明这具僵尸上还有一点生息。

这里就是欧巴霍萨，在世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然而在西班牙地理上却有一段介绍文字：居民 7324 人，设有镇政府、主教辖区、法庭、神学院、种马场、中学和其他各种公共设施。

“教堂里正在做大弥撒，”利古尔戈大叔说。“我没想到我们到得这么早。”

“您的这座村镇，”绅士一边观察前面的村容镇貌一边说，“不能再令人作呕了。欧巴霍萨^①是座历史名城，它的名字无疑是从拉丁文‘神圣之城’衍化来的，然而看上去像一个大粪堆。”

“原因是从这里看到的只是镇外呀，”向导快快不快地补充说。“当您走到皇家大街和督军大街时，会看到和大教堂一样富丽堂皇的建筑物。”

“在了解欧巴霍萨之前，我不想对它说三道四，”绅士声明说。“我刚才说的也没有蔑视之意。这座村镇破旧凄凉也罢，漂亮高雅也罢，对我来说永远是可亲可爱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我的母亲的故土，也因为我热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管我还不认识他们。让我们快些走进这座神圣之城吧。”

他们从靠近最近几条街道的一条石板路登上去，沿着果园的栅栏往前走。

① 已经交待过，本书所有名字都是杜撰出来的。——原注

“这座大果园的尽头有一个庞大建筑物，您看见了吧？我们就从果园的栅栏旁向那儿走过去，”利古尔戈一边指着那幢——唯一一幢——住起来和看上去都舒服的大建筑物，一边说。

“看到了……那是我姑妈的宅第吗？”

“一点不错。我们看到的是房子的背面。它的正面朝向督军大街，有五个阳台，装有铁栏，像五座碉堡。栅栏那面的这座美丽果园就是夫人的。您如果从马镫上站起来，能够看到果园的全貌。”

“这么说，我们已经到家了，”绅士说。“从这儿进不去吗？”

“有一道小门。不过，夫人已经吩咐堵上了。”

绅士从马镫上站起来，尽量伸长脖子，从栅栏上方向里面张望。

“整个园子都看清了，”他说。“那边树下有个女人，还有个小姑娘……一个小姐。”

“那是罗莎里奥小姐，”利古尔戈解释说。他也站在马镫上，向那边张望。

“喂，罗莎里奥小姐！”他大声喊起来，同时用右手意味深长地打着手势。“我们来了……我把您表哥接来了。”

“她看见我们了，”绅士说，把脖子伸得更长了。“但是，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她身边还有一位教士……一位神父先生。”

“那是忏悔神父，”农夫顺口说了出来。

“我表妹在看我们……她丢下神父，向房子那边跑过去

……她长得很漂亮。”

“像一轮太阳。”

“她脸羞得比樱桃还红。走吧，利古尔戈先生，我们走吧。”

第三章



贝贝·莱伊

在我们继续讲述本书故事情节之前，应该交待一下贝贝·莱伊是何许人，到欧巴霍萨来做什么。

莱伊将军于 1841 年过世时，他的两个孩子，即胡安和佩菲塔，都刚刚结婚。后者同欧巴霍萨的最有钱的大地主，前者同这个地方的一个姑娘：佩菲塔的丈夫叫堂马努埃尔·马利亚·何塞·德·波伦蒂诺斯，胡安的妻子叫马利亚·波伦蒂诺斯。这两个人虽然同姓，但亲戚关系不很近，可以说，八杆子打不着。胡安·莱伊在塞维利亚毕业，是位杰出律师；他在塞维利亚从事律师工作 30 年之久，在名和利上都获得了丰收。1845 年丧妻，留下一个淘气儿子：他常常在院子里和泥玩，建高架桥呀，修防波堤呀，挖池塘呀，竖大坝呀，开河渠呀，然后放水在这些易损建筑物中流动。父亲听其自然，说道：

“你一定是个工程师。”

佩菲塔和胡安分别结婚以后就再没有见面，因为她和巨富波伦蒂诺斯搬到马德里去住了；波伦蒂诺斯既有钱又会花钱。赌博和女色是那样使马努埃尔·马利亚·何塞鬼迷心窍，

如果不是死神把他拖走的话，他早把家产挥霍一空了。一天晚上，纵酒狂欢，被赌场和情场上的吸血鬼疯狂吮干骨髓之后，这位内地大富翁突然一命呜呼。那时，他的唯一继承人是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女孩。佩菲塔丈夫死后，家中一下子清静了许多，但开始了一场大风波。波伦蒂诺斯一家破产了，田产面临被债主夺去的危险；沉重的债务，欧巴霍萨的田产管理不善，马德里的家道零落，声誉扫地；总之，家里乱成一片。

佩菲塔向她哥哥求助；哥哥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四处奔波操劳，很短时间里就排解了这位寡妇的大部分危难。开始，他要妹妹移居欧巴霍萨，亲自管理大片大片的田产，而他自己留在马德里，对付债主的催逼。这样，波伦蒂诺斯一家渐渐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心地善良的堂胡安·莱伊办起这种事情来最拿手不过了。他与法院周旋，同主要债主签约，规定偿还债务期限。这些精明做法又使波伦蒂诺斯的殷实家业重新发达起来，使这个望族之家长久地享受荣华富贵。

佩菲塔对哥哥感激涕零。她从欧巴霍萨——她决定在那里住到女儿长大成人——寄给哥哥的信中，有这样一些情意拳拳的话：“对我说来，你胜过一个哥哥；对我女儿说来，你胜过她的亲生父亲。我们母女如何报答你这浩大的恩典呀！啊，亲爱的哥哥！等我女儿懂事，会念人名时，我就教她为你的名字祈祷。我将终生感激你。你的不肖妹妹深感遗憾的是没有机会亲自向你表达厚爱，以对等的方式感谢你的伟大灵魂和慈悲心肠。”

佩菲塔写这些信的时候，小罗莎里奥才两岁。而贝贝·莱

伊已经关在塞维利亚一所学校里，整天在纸上划着一道道的线条，求证“多边形内角的和等于边数减二乘以两直角的和”这类烦人的一般定理。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这孩子成长着，不停地划着一道道线条。最后，他终于设计出了塔拉戈纳到蒙特布朗齐的铁路。他的第一件正式作品是弗朗克利河上的120米长的桥梁。

堂娜佩菲塔夫人在欧巴霍萨继续住了很长时间。由于她哥哥从来没有离开过塞维利亚，这样有那么几年兄妹俩没有见过面。他们每三个月准时往来书信一次，维系着那两颗心，手足之情不是时间和距离所能冷却的。1870年，堂胡安·莱伊满意地看到自己尽了社会职责以后，便辞职卜居在皇家港一幢漂亮房子里。那时，贝贝·莱伊已经在好几家大建筑公司承包的工程上工作了多年，正动身去德国和英国进修。他父亲的财产——在西班牙，对一个从事正当律师工作的人来说，堪称最多的了——很可观，从而有可能使他短期放弃繁重的工作。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酷爱科学的人，在探讨和研究本世纪天才为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而创造的奇迹中找到了最纯真的乐趣。他留学归来时，父亲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计划。贝贝·莱伊还以为是什么桥梁、船坞或海滨沼泽改良一类工程呢，堂胡安·莱伊说他想错了，同时这样表述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是3月，佩菲塔每季一信是少不了的。好儿子，你看看那封信吧。你如果同意我亲爱的妹妹、那个圣洁典范女人在信中表露的意思，那你就给了我晚年所企盼的最大幸福。你如

果不同意,就当做没有这么回事好了,我丝毫不想强加于你,虽然你拒绝了会使我感到悲苦。如果出于固执父亲的压力而接受这件事,于你于我都是无益的。接受与否是你的自由。如果因为不合自己心意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而产生了哪怕是最轻微的抵触情绪,那我是不愿意你为我而勉强自己。”

贝贝·莱伊把信浏览了一遍,然后放在桌子上,镇静地说:

“姑妈希望我和罗莎里奥结婚。”

“那是我的想法,她在回信中欣然接受了下来,”父亲非常激动地说。“我的这个想法……对,我早就有了这个想法,它在我脑海中孕育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不想在了解我妹妹的想法之前对你讲一个字。你已经看到了,佩菲塔非常欢迎我的这个建议。她说她也曾经想到过此事,但不敢向我透露出来,因为你是……你没有看见她信中说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才华的青年,而她女儿不过是个乡下姑娘,没有很高的文化,长相也不动人……’她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的妹妹哟!她多么善良哟!……我看你没有生我的气,没有觉得我的想法荒唐可笑。我知道,过去有些父母包办儿女亲事,常常不征求他们意见就举行了婚礼,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婚姻都是胡乱仓促拼凑起来的。我的做法和这些父母有些相似了……让上帝保佑你们这桩亲事幸福。的确,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外甥女,但是你我都 know 她的品德,她端庄,谦虚,很朴实。她还很漂亮,应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姑娘了……我的意思是,”他补充说,已经有些心花怒放了,“你快动身吧,到那个幽静的主教管辖区

去，到那个‘神圣之城’去。在那里，你当着我妹妹的面，当着娇美的罗莎里奥的面，决定罗莎里奥除了是我的外甥女以外是否还能增加另一层关系。”

贝贝·莱伊又把信拿起来，仔细读了一遍。他面部没有露出兴奋光彩，也没有露出悲伤表情。他仿佛在审阅两条铁路交叉设计图。

“确实，”堂胡安·莱伊说，“在那遥远的欧巴霍萨，人们过着田园诗般的甜蜜而宁静的生活。在那里，你还有田产要管理的。多么悠久的习俗呀！多么朴实高尚呀！多么恬静而优美的风光呀！你如果不是数学家而是拉丁文专家，一到那里就会吟唱拉丁诗人维吉尔^①的诗句：‘所以你的一切在田野。’修炼我们的灵魂，从事慈善事业，那里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呀！那里，一切都是善良正直；那里，不像我们这些大城市，不知道什么是谎言和虚伪；那里，现代生活所窒息的圣洁志趣复苏勃兴；那里，昏睡的信仰在觉醒；那里，一个人会感到胸中有股不可名状的强烈冲动，在我们灵魂深处急切地呼唤着：‘我要生活。’”

这次谈话后过了不几天，贝贝·莱伊就离开了皇家港。几个月前，他曾辞谢了政府的委任，没有去欧巴霍萨谷地的纳哈拉河流域做矿藏考察。但是，上面提到的那次谈话中提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初衷。他说：“应该充分利用时间。上帝知道我这回去那儿相亲需要多少日子，会生出多少烦恼。”他即刻赶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拉丁诗人。

到马德里，请求委任他去勘探纳哈拉河流域。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虽然他没有被正式编入勘探队。不久，他便上了路。一路上换了几次车。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第65次混合列车把他送到了利古尔戈大叔的热情怀抱里。

这位优秀青年快34岁了，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他仪表堂堂，气度非凡，如果穿上军装，一定显示出最英武的气概来。他的头发和胡须是金黄色的，脸上没有撒克逊人那种倦怠呆滞气，而是相反，一副生机勃勃相。他的眼睛虽然不是黑的，但是乌亮有神。他这个人完全可以被看做一个完美无瑕的象征。而如果他是一尊雕像，雕塑家一定会在其底座上刻下这么几个字：“智慧，力量”。如果这几个字不是用可见字体刻出来的话，可以从他的目光中，从他天赋的强大魅力中，从他待人接物的热情中隐约感觉到。

他不是那种喜欢唠叨的人；只有思想动摇、没有定见的人才贫嘴饶舌。那个杰出青年具有强烈的道德观念，不轻易卷入现今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争吵；然而，在高雅的交谈中，却显示出他的雄辩能力和审慎态度，显示出他对世间事物的正确看法和估计。他唾弃尔虞我诈，鄙视贡戈拉派^①文人那样拿腔作调，卖弄词令。但是，为了维护真理，贝贝·莱伊常常——不是每次都那样适度——使用讥讽这种武器。这在许多敬重他的人看来几乎是一大缺点，因为他对世界众多为大家所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显得不够尊重。有一点必须交待的是——尽

^① 贡戈拉(1562—1627)，西班牙诗人，崇尚空洞而华丽的辞藻。

管这样做可能有损于他的声誉——，他不知道在这个以容忍和苟且为特点的世纪里，许多人用语言的帷幕和行为的假象，把世人眼睛看来可能不快的事情掩盖起来。

被利古尔戈大叔引到欧巴霍萨的贝贝·莱伊就是这样一个人，随诽谤的嘴巴怎么搬弄好了。那时，大教堂正在敲着大弥撒的钟声；他们两个从栅栏上往里张望时，看见了罗莎里奥小姐，看见了忏悔神父，看见了小姐朝屋里奔去，于是催马踏上了皇家大街。街上，很多闲人驻足凝望这位闯入这座古老村镇的不速之客。他们走了一会儿，先是向右拐，朝大教堂方向走去，教堂的巨大尖塔俯视着整个村镇；随后进了督军大街，因为街道狭窄，又是石块铺地，马蹄叩击清脆的声音，惊动了那里的住户，他们纷纷向窗口和阳台上探出身来观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百叶窗格格地打开了，露出了一张张面孔，而且几乎全是些女人。当贝贝·莱伊到达波伦蒂诺斯家大门口时，人们早对他评头品足地议论开了。

第四章



侄儿来了

忏悔神父看到罗莎里奥小姐突然离他而去，立刻向栅栏墙那边望去；当他看到利古尔戈大叔和他旅伴两个人的脑袋时，不由地自言自语起来：

“啊，这个奇人已经来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双手交叉在腹部上，按住长袍；眼睛凝视着地面，金丝眼镜向鼻尖轻轻滑了下去；下唇突出而湿润；灰白的眉毛微微收皱着。他是一个仁慈、学识渊博、教士品格无可指摘的圣洁男士；他年纪 60 稍出头，待人温文有礼，善于规劝和告诫男女信徒。长久以来，他一直在神学院里担任拉丁文和修辞学教师，这种高尚的职业使他掌握了大量典故和美妙的譬喻，并且运用自如。关于这个人，没有必要多做介绍了。不过，还应该补充的是，当他听到向督军大街奔驰而来的马蹄声时，整了整长袍，扶正稍稍歪戴在那颗漂亮脑袋上的礼帽，一边举步向屋里走去，一边嘟哝着说：

“见识见识那个奇人去。”

那时，贝贝正好从马背上跳下来，堂娜佩菲塔夫人在大门

口张开双臂迎接他。夫人激动得热泪横流，语不成声，她对侄儿怀有真挚感情。

“贝贝……都长这么大了！……还有胡子了！……我抱你坐在膝盖上，好像是昨天的事似的……现在成了大人了，一个真正大人了……时光过得好快呀！……耶稣哟！……这是我女儿罗莎里奥。”

他们这样说着已经到了楼下用来接待客人的大厅；堂娜佩菲塔夫人把女儿介绍给他。

罗莎里奥看上去是个纤细柔弱姑娘，有一种葡萄牙人称之为多愁善感的表情；她那美丽白皙的脸蛋上，闪着珍珠母般的色泽。许多诗人在描绘他们的女主人公时，都赋予她们这种色泽，仿佛任何一个恩利盖塔或胡利娅^①不涂上这种多情的色彩就失去了魅力似的。罗莎里奥的表情是那样甜蜜和谦虚，谁见了都会忘记她还有什么缺陷。这并不是说她长得很丑；不过，要说她模样漂亮——就这个词的严格涵义来说——，那也是言过其实。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女儿的真正美，在于一种特殊的明澄清澈。我们暂且撇开那种种用来描绘人们脸蛋的物质，诸如珍珠母、雪花面、象牙等等不谈，我说的明澄清澈，是指人们通过这种明澄清澈可以一览无余地洞悉她心灵的深渊，但那不是像大海一样的黑洞般的可怕深渊，而是宁静清澈小溪的凹底。但在那里还缺少点东西，使她这个人不能十全十美；就是说，缺少河床，缺少河岸。她那丰沛的精神水流不时泛滥

^① “恩利盖塔”和“胡利娅”都是西班牙女人常用的名字。

起来，威胁着吞没它那狭窄的河堤。表哥向她打招呼时，她脸蛋红涨得像胭脂虫，只是窘态可掬地支吾了几句。

“你一定很累了，”堂娜佩菲塔夫人对侄儿说，“现在就给你做午饭去。”

“姑妈，”旅行者说，“我先把旅途的尘土打扫一下。”

“也好。罗莎里奥，把你表哥送到准备好的那间房间去。侄儿，你先安排着。我还有点事要料理。”

罗莎里奥把表哥带到楼下的一间房间里。贝贝·莱伊一踏进房门就看出，房内的一切安排都出自一双女人的灵巧而深情的手。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富有艺术效果，干净利落，散发着清新气息，委实是个美丽的小窝，谁看见了都会在那儿安歇的。客人发现安排得那样仔细，不仅发笑起来。

“这是小铃铛，”罗莎里奥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拉了下铃绳，顿时一颗小球垂落在床头上。“伸手就能够着。写字台摆在这儿，光线可以从左边照射过来……还有，废纸要扔到这只篮子里……你抽烟吗？”

“我有这个倒霉的习惯，”贝贝·莱伊说。

“那就把烟头扔到这儿吧，”她说着用脚尖点了点一个盛满沙子的黄澄澄的家什。“没有比看到满地烟头更让人作呕的事了……这是卫生间……衣服吗，可以放在衣柜衣橱里……我觉得这只钟放得不是地方，得把它移到床边去……你如果不喜欢光线，只需拉一下这根绳，就可以拉上窗帘了……看见了吗？……就这样。”

工程师十分满意。

罗莎里奥打开一个窗子。

“你看，”她说，“这窗子朝向果园。太阳偏西时，光线可以射进来。这儿呢，挂了只鸟笼，加那利小鸟整天叫个不停。你如果讨厌它的话，我们就把笼子取走。”

她又打开对面的窗子。

“这个窗子，”她补充说，“朝向大街。你看，从这儿可以看到大教堂。这座美丽的建筑物里有很多贵重玩艺儿。许多英国人都来参观。这两个窗子不能同时打开，因为空气对流对身体不好。”

“亲爱的表妹，”贝贝·莱伊说道，他的心早已沉浸在难以言表的喜悦之中了，“我从眼前的一切看到了一双天使的手，一双只能是你的手。这房间多么漂亮呀！我都觉得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真安静。”

罗莎里奥听了这番热情洋溢的话没有作答，而是笑着走了出去。

“可别耽搁太久了，”她走到房门口时回身说道。“饭厅也在楼下……在这条走廊的中部。”

利古尔戈大叔提着行李走了进来。贝贝·莱伊重重地酬谢了他；这位乡下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手面，恭恭敬敬地道谢之后，用手摸了摸帽子，那样子既不像戴帽子又不像摘帽子。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下面的话来，看上去既想说又不想说：

“堂何塞先生……我有件……有件小事，想和您说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合适？”

“一件小事？现在就说说吧，”贝贝·莱伊一边打开箱子一

边说。

“现在不合适，”农夫说。“堂何塞先生，您还是先歇一歇吧，以后会有时间的。常言说，来日方长，今天过去了，还有明天……堂何塞先生，您先歇一歇吧……您什么时候想出去散散步……小马驹还不坏……那么，堂何塞先生，再见了。愿您长命百岁……啊！……看我都忘了，”他走出去才几秒钟，又返身回来说道，“您如果给法官先生捎什么话的话……我现在就去那儿谈我们那件小事情。”

“那您就找他去谈吧，”他笑着说。他找不到更好的话把这位斯巴达法学家打发走。

“愿上帝保佑堂何塞先生。”

“再见。”

工程师还没有把衣服取出来，利古尔戈大叔那张奸诈的面孔和一双机灵的小眼睛又第三次出现在房门口。

“对不起，堂何塞先生，”他脸上堆着笑说，咧开的嘴巴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但是……我是想对您说，您如果愿意这件事由调解人友好解决的话……人们说得好，事情要摆到桌面上来，是非黑白由众人评断。”

“我说，您到底想不想离开这儿？”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讨厌和法院打交道。我不想再打官司了。古人说，狼身一毛，取之不易。好了……堂何塞先生，上帝与您同在……愿上帝保佑您长寿，为穷人造福。”

“好了，再见吧，再见吧。”

贝贝·莱伊把门上了锁，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村镇的人似乎都是官司迷。”

第五章

会有争执吗？

过了一会儿，贝贝·莱伊出现在饭厅里。

“你如果现在吃午饭，”堂娜佩菲塔夫人操着亲切的语调对他说，“停会儿就吃不下了。我们1点钟吃午饭。你可能不喜欢乡下习惯。”

“姑妈，我很喜欢。”

“告诉我，你喜欢怎样吃法：是现在吃午饭呢，还是先用点小点心，到吃饭时再吃？”

“那就先吃点小点心吧，留着胃口等会儿和你们一块儿吃。要是在维利亚奥伦达找到点什么吃的话，现在就什么也不吃了。”

“也是，我想我用不着对你唠叨了，你和我们要有话直说。你在这儿就像在你自己家里，有什么尽管吩咐好了。”

“谢谢，姑妈。”

“可是，你真像你爸爸！”夫人一边喜不自禁地端详着正在用餐的青年人，一边补充说。“我现在就好像看着我亲爱的胡安哥哥似的。他的坐相和你一模一样，他很喜欢你现在吃的这

种点心。特别是，你们两个人的眼神，不能再像了。”

贝贝·莱伊吃着简单的早点；姑妈和表妹的言语、态度和目光使他感到那样爽直和可信赖，真的觉得是在自己家里了。

“你知道今天早晨罗莎里奥对我说了什么吗？”堂娜佩菲塔夫人用眼睛盯着侄儿说。“他说你见惯了京城的大排场，又到国外见过世面，恐怕忍受不了我们这里的村俗和简朴生活，因为这里不讲究客套，一切随随便便。”

“这可大错而特错了！”贝贝·莱伊注视着表妹说。“没有人比我更加憎恶上流社会盛行的虚伪和作戏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做一次——不知是谁说的了——大自然的沐浴；远离尘嚣，生活在田园诗般幽静的、闲逸的气氛中。我渴望诗人描绘的那种没有争斗、没有野心、没有忌妒的宁静生活。这些年来，先是因为攻读学业，后是由于忙碌工作，一直得不到我所需要的灵魂和肉体呼唤的休息。但是，自从我踏进这幢房子，亲爱的姑妈，亲爱的表妹，我就觉得已经置身于我所渴望的和平气氛中了。所以，不要谈什么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什么大世面、小世面，因为我心甘情愿地舍弃这一切，换得这个偏僻角落。”

这时，沟通饭厅和果园的门上玻璃阴暗了下来，原来有道长长的黑影映罩在上面。一副玻璃眼镜被阳光照射着，一闪一闪地反射着光线。门把手吱呀响了下，门打开了。忏悔神父面部挂着一副严肃表情闯了进来；他向大家问好，脱下帽子深深鞠了一躬，帽檐都快碰到地板了。

“这位是这里大教堂的忏悔神父，”堂娜佩菲塔夫人介绍

说。“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我希望你能成为他的朋友。请坐，堂伊诺森西奥先生。”

贝贝·莱伊和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握了握手，随后两个人一同坐了下来。

“贝贝，你如果有饭后抽烟的习惯，那就抽吧，”堂娜佩菲塔夫人关照说。“神父先生也不要客气。”

这时，仁慈的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从长袍底下取出一个看样子用了很久的大皮盒子，打开来，抽出两支细长的烟卷，把其中一支递给我们的这位朋友。罗莎里奥从西班牙人戏称为“车厢”的硬纸盒里取出一根火柴；不一会儿，工程师和神父便一口口地抽起烟来，喷出的青烟交叉升腾着。

“堂何塞先生，您对我们可爱的欧巴霍萨有何印象？”神父一边问道一边使劲闭上左眼。这是他抽烟的老习惯。

“对于这座镇子，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贝贝·莱伊说。“不过，就我所看到的一点点现象来看，我觉得有几笔资金用在这里的建设上，有两三个精明能干的人负责这里的整治工作，有几千积极肯干的劳动力，对欧巴霍萨不是毫无裨益的。从我进镇到这家门口的路上，就看见了一百多个乞丐。这些人大都身体健康，有的还身强力壮。这是一支令人悲怜的队伍，看了叫人痛心。”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慈善事业，”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再说，欧巴霍萨可不是个穷地方。您已经知道，这里出产全西班牙最好的大蒜，我们中间住着二十多户殷实人家。”

“的确，”堂娜佩菲塔夫人说，“这几年因为干旱年景不好。

不过，尽管如此，粮仓并没有空。最近还有几千瓣大蒜运到外地市场去卖呢。”

“我在欧巴霍萨住了这么多年，”神父皱着眉心说道，“看见过无数从京城来的人，有的是为选举而来，有的是回乡探亲的，有的是来参观教堂里珍藏的古董的；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对我们说起什么英国犁地机，什么脱粒机，什么水坝，什么银行这些天花乱坠的东西。这太糟了，应当改进呀，这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口头禅。见他们的鬼去吧，京城的先生们不来拜访，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好好的；要是听不到我们这里如何贫困，别处又如何富饶的唠叨，我们会过得更好些。俗话说，傻子再傻，也比别人清楚自己的家底。是不是这个理，堂何塞先生？当然罗，您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说您，我没有一点那个意思。好了，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当代西班牙青年中一位佼佼者，能够把我们贫瘠的荒原改造成富庶地区……我不会因为您对我重弹英国犁地机、树木栽培学、林业学那些老调就恼火的……决不会那样的。对于有才识、学识渊博的人，我们可以原谅他们鄙夷我们的微贱。没有什么，我的朋友，没有什么，堂何塞先生，您有权利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说我们还不如未开化的野人。”

年轻人听了这番用讥讽和无礼口吻道出的斥责话语，很是不快；但是，他克制着，不让脸上显露出丝毫怒容，继续交谈着，然而竭力避开那些容易触怒这位教士十分敏感的乡土感情和可能引起争执的话题。在堂娜佩菲塔夫人同侄儿谈叙家常的时候，神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饭厅宽敞明亮，壁纸虽然已经陈旧褪色，但由于每一个

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纸上的花草仍依稀可见。在饭厅的结实家具中，彩色大时钟占据着最为显眼的位置；钟下垂着寂然不动的钟锤和不断摆动的钟摆，夜以继日地重复着“不”字。除此之外，墙壁上还点缀着好几幅法国画，描绘墨西哥征服者的丰功伟绩；画面下角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上面提到什么斐迪南·科尔德斯和马利娜^①两个人，那个孤陋寡闻的画家附注的说明和人物形象是否真实可信，不能不打个问号。在通往果园的两道玻璃门中间，有一个黄铜器具，只交待一下那是让鸚鵡栖息的架子就够了，不必费什么笔墨描绘。那只鸚鵡站在上面，带着这种动物固有的严肃、庄重表情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鸚鵡这种鸟有着一副严峻而嘲弄的嘴巴，翠绿的羽毛，肉色的头冠，黄色的脚爪，再加上不时地用嘶哑声音吐出几个嘲讽的字词，这一切都赋予它们一副滑稽而严肃的奇异形貌。不知为什么，所有鸚鵡都有外交官那种矜持神情，有时候又似乎在嘲笑，仿佛是些不可一世的人物，它们总想高人一头，但结果落得令人耻笑的地步。

忏悔神父很喜欢鸚鵡。当堂娜佩菲塔夫人和罗莎里奥转身同旅行者谈话时，他走近那只鸟，兴冲冲地把食指伸给它，任其叨啄，同时对它说：

“小坏蛋，怎么不吭声了？你若是不鼓噪唇舌，就一文不值了。人类世界和鸟类世界，都充斥着饶舌之徒。”

^① 斐迪南·科尔德斯，即埃尔南·科尔德斯（1485—1547）。马利娜通常被称为马玲切。在前者于1511年开始征服墨西哥时，这位印第安女人成为他的翻译、参谋和情人。

接着，他用自己可敬的手在旁边的饲料盆里拣起几颗鹰嘴豆，喂给鸟儿吃。小动物开始呼唤起女仆来，要巧克力吃。它的呼唤声惊动了正在谈话——话题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

第六章



争执可能随时随地出现

突然，堂娜佩非塔夫人的小叔子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走了进来；他张开双臂，大声喊道：

“太好了，我心爱的堂何塞先生。”

两个人热情拥抱起来。堂卡耶塔诺和贝贝·莱伊本来是相识的，因为每逢马德里有什么书籍收藏家的身后拍卖活动，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藏书家常常去那里。堂卡耶塔诺身材修长、瘦削，中等年纪，不倦的学习和疾病使他显得很苍老。他咬文嚼字，出口成章；待人和蔼可亲，只是有时显得做作和过分。对于他的渊博学识，除了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以外，还能说什么呢？在马德里，谁提到他的名字都要敬慕三分的。堂卡耶塔诺如果住在首都的话，不管他如何谦虚，都不会不成为现存的、乃至将要成立的研究院的院士。但是，他喜欢安静的隐居生活。如果说别人心灵被虚荣统治着的话，他的心灵却充满了对书籍的酷爱，对独自钻研学问的痴情；除此之外，他再没有任何其他奢望和爱好了。

他的欧巴霍萨的藏书室，是全西班牙最丰富的藏书室之

一。他无论白天和夜晚都要在藏书室度过好几个小时，编纂、分类、笔记、摘录、搜寻种种极为珍贵的材料，或者撰写一些无愧于这颗伟大头脑的前无古人的力作。他养成了一些淳朴的习惯：饭吃得不多，酒喝得更少；他的唯一陋习是节日里到亚拉米略野餐，每天到一个叫做“大世界”的地方小游一次，那儿常常出土一些两千年以前古罗马时代的钱币，发现建筑物遗址和难以考证的残柱，以及珍贵的陶器和石像等古物。

堂卡耶塔诺先生和堂娜佩菲塔夫人相处得是那样和睦，连天堂里的平和气氛也难以与其相提并论。他们从来没有拌过嘴。确实，他从不干预家里的事；而她呢，除了每星期六打扫一次外，也不过问藏书室的事；她对堆在桌子上和到处摊放的供查阅的书籍和纸片敬若神明。

寒暄一番之后，堂卡耶塔诺先生说道：

“我已经看过箱子了，很遗憾你没有把 1527 年的版本给我带来。我还得自己去一趟马德里……你在这儿住好久吧？亲爱的贝贝，住得越久越好。和你在一起，我真高兴。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整理藏书，编一册小有名气作家索引。像你这样有天才的人物，并不是随处可见的……你很快会看到我的藏书室的……你在藏书室里可以看个够……爱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有一些珍本，真正的珍本，那是无价的瑰宝；这些珍本只有我有，只有……可是，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吧？是吧，何塞？佩菲塔，你说呢？罗莎里奥，你说是不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怎么样？……您今天可是一位双重身份的忏悔神父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您将陪伴我们做忏悔。”

神父欠了欠身子，微微一笑，面带亲切的表情表示领了情。那餐饭，气氛很热烈。菜肴丰盛，一道接一道，这个小村镇办出如此宴席，委实令人难以想象！再有那么多的人，也吃不完呀！他们边吃边天南地北地聊着。

“您必须尽早到我们教堂去看看，”神父说。“堂何塞先生，这样的教堂可不多见呀！……说真的，您在国外不知看到了多少名胜古迹，在我们这座古老教堂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然而，我们这些欧巴霍萨的穷乡巴佬却把它视作无价之宝。早在16世纪，曾在这座教堂当受俸神父的洛佩斯·德·贝尔干沙大师称做圣洁之堂……不过，对于您这样知识渊博的人来说，也许没有任何可取之处，随便一家铁匠铺都比它体面。”

这位精明神父的嘲讽语言，越来越使贝贝·莱伊感到不快。但是，他决心控制自己的愤怒，不让脸上露出怒容来，他只是含含糊糊地搪塞了几句。这时，堂娜佩菲塔夫人立刻插进来，操着欢快的语调说：

“喂，亲爱的贝贝，我可要提醒你：如果你说我们神圣教堂的坏话，我们可要失去朋友的。你很有学识，你无所不知。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说这座教堂不是世界上第八奇迹的话，那就趁早收起你那套学识，别想开导我们这些愚蠢的人……”

“我根本不认为这座大教堂丑陋无奇，”贝贝·莱伊说道。“从我看到的它的一小部分外貌来看，好像很庄重，很漂亮。姑妈，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我不是什么大学问家，远不是大学问家。”

“不要说了，”神父说道。他一边伸出一只手，一边停止用餐，让咀嚼食物的嘴巴说说话休息一会儿，“您不必装出谦恭的样子，堂何塞先生，我们太知道您是位重要人物，声名显赫，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会充当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天天可以看到的。可是，既然我这样颂扬了您的优点……”

说到这里，他又停下来继续吃东西；等到那张嘴巴得了闲，又继续说道：

“……既然我这样颂扬了您的优点，也请您允许我向您讲出另外一些意见。直爽，这是我的性格。是的，堂何塞先生；是的，堂卡耶塔诺先生；是的，我的夫人和小姑娘：当代人所研究和宣扬的所谓科学扼杀感情和美好的幻想。只要有这种科学存在，精神生活就受到抑制；一切都归结为刻板的教条，大自然失去崇高的魅力。科学毁坏艺术的美，毁灭灵魂的信念。科学宣称一切都是谎言，它企图把一切都归纳在数字和线条之中，不只是我们所生活的大地，而且还包括上帝居住的苍天……心灵的甜蜜梦幻，心灵的神秘欢乐，诗人的灵感，全都是谎言。心脏是一块海绵；大脑，则是蛆虫的窝穴。”

大家放声笑了起来。他呷了一口酒。

“喂，堂何塞先生，您能否认我的话吗？”神父补充说，“能否认今天所传授和宣扬的科学企图把世界和人类变成一架大机器？”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堂卡耶塔诺说。“什么事情都是利弊兼而有之的。”

“请用些冷菜，神父先生，”堂娜佩菲塔夫人说。“我知道您

的口味，多放了点芥末。”

贝贝·莱伊不喜欢这种空洞的争论，他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爱好炫耀才华的人，更不要说在女人面前，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上。但是，他看到神父那样咄咄逼人地讲了一大通，觉得非给他“校正”一下不可。他觉得不应该附和神父的意见，奉承他，于是决定使用最辛辣的话语，煞一煞神父的气焰。“你想拿我来开心呀，”他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非让你尝点儿厉害不可。”

接着，他大声说道：

“固然神父先生刚才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那番话的。但是，说到科学每天都在狠狠地铲除无聊的偶像、迷信、诡辩以及许许多多过去岁月的谎言——有些是美丽的，有些是可笑的，因为上帝的葡萄园里什么都有——，那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幻想的世界，正如我们说的，是第二世界，它正在轰隆隆地崩溃着。宗教中的神秘主义，科学中的古老定律，艺术中的矫揉造作，像异教的神明一样在嘘声中倒下去。再见了，笨拙的梦幻；人类苏醒了，人类的眼睛已经看到了光明。虚伪的感伤主义，神秘主义，狂热，幻觉，梦呓，都正在消失着。过去生病的，今天变得健康了，为能正确估价事物而享受着无穷的乐趣。狂想，这个可怕的疯子，过去是一家之主，而现在将沦为仆从……请您举目环顾四周，神父先生，您会看到美好的现实代替了神话。天空并不是一个圆穹，星斗并非一盏盏挂在天上的明灯，月亮也不是淘气的女猎手^①，而是一块不透明的巨石；

① 古罗马神话中，月神和狩猎之神二为一体，名为狄安娜。

太阳并非是一个服装高雅不停巡游的“御夫”，而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燃烧体。西尔迪^①不是海中仙女，而是两块礁石；塞壬^②也并非美女神，而是海豹。说到一些人物，商业之神墨利就是曼沙雷多^③，战神玛斯不过是一位胡须稀疏的老者，即莫尔克伯爵^④；涅斯托尔^⑤也可以是那位身披大衣的梯也尔^⑥，俄耳甫斯^⑦是威尔地^⑧；火神伏尔甘就是克虏伯^⑨，阿波罗^⑩则是当今任何一位诗人。您还要我举出更多的例子吗？那好，朱庇特^⑪这位主神该去服劳役；他即使活着，也不会放出电光，因为闪电是电产生的。没有什么帕耳那索斯^⑫，没有什么奥林匹斯山^⑬，也没有什么斯提克斯湖^⑭，除了巴黎的香榭丽舍，更没有什么乐园了。地狱只能是地质勘探的钻头轻而易举达及的地方；这位地心游客每次回来时，都说地球深处根本没有遭受煎熬的罪人。天上也只有天文仪器可以达及，它们每次观察之后都肯定地说没有看见但丁和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幻想家所说的六重天或七重天。天上除了星辰、距离、线条和浩瀚的空间之外什么也没有。现在已经用不着那套荒谬的世界

-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
 -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女神，人身鸟足。
 - ③ 当时马德里的一个大商人。
 - ④ 莫尔克(1800—1891)，德国元帅。
 - ⑤ 古希腊神话中的皮罗斯王，足智多谋。
 - ⑥ 梯也尔(1797—1877)，曾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
 - ⑦ 古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
 - ⑧ 威尔地(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 ⑨ 克虏伯(1812—1887)，德国工业家，以铸造炮筒著称。
 - ⑩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等。
 - ⑪ 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掌管雷电云雨。
 - ⑫ 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 ⑬ 古希腊诸神的住所。
 - ⑭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水深难渡。

年龄推算法，因为古生物学和史前历史学把我们居住的这具骷髅的牙齿计算得一清二楚，考证了它的真正年龄。虚无缥缈的神话，或者称之为异教或基督教唯心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幻想已在停尸待葬了。世上一切可能存在的奇迹，我只要愿意，都可以用只烧杯、试管、磁针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只要有工业便可以用它的模具和机器压制出许许多多面包，繁殖出无数条小鱼。印刷厂可以把原稿翻印出数百万份。总之，亲爱的神父先生，命令已经下达，要废弃一切蒙蔽着人们理性的无稽之谈、虚伪、梦幻、伤感和成见。让我们庆贺这桩伟大事件吧。”

贝贝·莱伊讲完话，神父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堂卡耶塔诺却在专心地用手捏弄一团面包，一会儿把它捏成扁形，一会儿把它捏成柱状。可是，堂娜佩菲塔夫人却面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盯着神父。罗莎里奥愕然地望着表哥。表哥向她倾着身子，咬着耳朵低声说道：

“不要介意，表妹，我是故意瞎扯一通触怒神父的。”

第七章



争执在加剧

“你大概以为，”堂娜佩非塔夫人用轻微的自负语调说道，“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会默然不语，对那些观点不理睬作答。”

“噢，不！”神父皱着眉头喊了起来。“我不能那样不自量力，同一位如此勇敢、又有精良武器的大将比试高低的。堂何塞先生无所不知；就是说，他掌握着巨大的自然科学武器库。他所列举的学说完全是骗人的，这我非常清楚。可是，我没有学识，也没有口才驳倒它。我恨不得使用感情的武器，使用从启示、信仰和圣言中获取的神学论理。可是，唉！堂何塞先生是位杰出学者，他会嘲笑神学、信仰、启示、圣神、先知、福音的……一个无知的可怜神父，一个对数学和论述‘我和非我’的德国哲学一窍不通的可怜虫，一个除了上帝科学和拉丁诗人之外一无所知的拉丁文语法教师，是无法同这些勇猛的鼓吹者较量的。”

贝贝·莱伊爽朗地笑起来。

“看来，”他说道，“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太认真对待我刚才的胡言乱语了……好了，神父先生，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了

结了这一切吧。我确信，您我两人的真正思想不是不一致的。您是一位有怜悯之心、有文化教养的男子汉。在这里，愚昧无知的应该是我。我刚才是在开玩笑，请大家原谅。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

“谢谢，”神父说道，满脸愠色。“我们现在就这样了结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您所宣扬的思想完全是您本人的思想。结论只能是这样的。您是位时髦人物。您不能否认，您的见解是异乎寻常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您讲话时，我应该说句老实话，我在内心为您的严重错误感到痛惜的同时，不能不惊叹您那超人的口才，非凡的表达能力，惊人的推理，有力的说理……那是一颗怎样的头脑呀！堂娜佩菲塔夫人，您的这位年轻的侄子有一颗怎样的头脑呀！一次，我去马德里，朋友们带我去科学与艺术协会，我应该承认，当我看到上帝给了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令人惊异的才华时，顿时木然地呆立在那里。”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一会儿看看她的侄儿，一会儿看看她的朋友，“我觉得您在品评这个孩子时，过分宽厚了……贝贝，你不要恼怒，也不要介意我的话，因为我不是学者，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神学家。不过，我认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刚才表现出了极大的谦虚和基督徒的仁爱。他不肯把你驳得哑口无言，而他要是愿意的话，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神父喃喃地说。

“他是这样的人，”夫人补充说，“他总是作出温良的样子

……他知道得比四博士^①加起来还多。啊，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您的名字和您的为人太相称了。可是，您在这儿对我们不要过分谦恭。我侄儿并非有意要……他所知道的那些东西，都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只此而已！……如果他已经学到了谬误的东西，那就只有烦请您给他指点，把他从荒诞学说的地狱里拯救出来。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奢求呢？”

“姑妈说得对，”贝贝·莱伊喃喃地说，明白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迷宫之中。“我除了渴望忏悔神父先生把我从荒诞学说的地狱里拯救出来，再没有别的奢求了。”

“我是个卑微的神父，只懂得陈旧的科学，”堂伊诺森西奥说道。“我承认堂何塞先生在世俗科学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在一位才气横溢的哲人面前，我只能噤口无言，甘拜下风。”

神父一边说着，一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垂下脑袋。贝贝·莱伊感到一阵困惑，是姑妈把他们这场无谓的争执引到了这步田地，虽然她的本意是想使谈话活跃一点的。他认为应谨慎些，以结束这场如此危险的争论。为此，他向堂卡耶塔诺先生提了个问题；那时，这位先生正从饭后袭来的昏昏睡意中清醒过来，把插在一只孔雀开屏瓷瓶里的牙签递给大家，这种小东西可是不能少的呀。

“昨天我发现一只瓷手抓着瓷瓶的耳朵，瓷瓶上有一些象形符号。我以后拿给您看看，”堂卡耶塔诺先生回答说。他对提出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感到异常兴奋。

① 指基督教传说中的四个圣徒。

“我想贝贝·莱伊先生对考古这类学问也很有研究的，”神父说，对他的对手步步紧逼，穷追不舍。

“当然罗，”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现今这些百伶百俐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懂的呢？他们对每一门科学都了如指掌。大学和科学研究院一刻工夫就把什么都教会了，并且发给他们文凭。”

“噢！这么说可不对，”神父说道，同时观察着工程师脸上流露的不悦神色。

“我姑妈说得对，”贝贝·莱伊说。“我们今天什么都学一点儿，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对各门学科都略知一二。”

“我是说，您大概是位大考古学家，”神父说道。

“对那门科学我可一窍不通，”青年回答说。“对我来说，废墟就是废墟，我可从来没有兴趣钻到里面去，落得一身尘土。”

堂卡耶塔诺先生做了个富有表情的鬼脸。

“这并不是非难考古学，”堂娜佩菲塔夫人的侄儿动情地说，痛苦地发现自己出口总是得罪人。“我很清楚，尘土里会出现历史。这种研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您大概更喜欢研究争辩吧，”神父一边说着，一边把牙签插到最后一颗白牙里。“现在，我产生一个绝妙的想法。堂何塞先生，您本来可以当律师的。”

“我很憎恶律师这种职业，”贝贝·莱伊反驳说。“我认识一些可敬的律师，他们当中有我的父亲，而他又是最杰出的一个。尽管有这样一个楷模，我却从来没有想到从事这种不问好恶地搬弄唇舌的职业。最大的错误、忧虑、昏聩，莫过于家庭迫

使优秀青年去充当律师了。西班牙当今首要的、为害最大的问题是有一大群青年学者在充当律师。为了维持其生存,就必须有数目大得荒唐的诉讼官司。官司越多,纠葛也就越多。即使这样,也还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律师老爷们又是手不能握锄、肩不能挑担的。于是,便生出一支光彩夺目的失业大军。他们自负不凡,一心想着飞黄腾达,他们扰乱政治,煽动舆论,制造骚乱。不管怎么样,饭总是要吃的。而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有官司要辩护的话,情况就更糟了。”

“贝贝,看在上帝份上,瞧你在说些什么呀!”堂娜佩菲塔夫人操着极为严肃的声调说道。“但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请您原谅他吧……因为他不知道您的小侄孙虽然走出大学校门不久,却已经是律师界的佼佼者了。”

“我讲的是一般情况,”贝贝解释说,语调非常坚定。“我本人,作为一个有名望律师的儿子,不能不承认确实有些人光明磊落地从事这种职业的。”

“不……我的侄孙还是个毛孩子呢,”神父装作谦虚地说。“我远不愿意承认他是贝贝·莱伊先生这样的才子。过几年,谁知道……他的天资不很高,才识也不是那样令人注目的。当然,哈辛托的思想是坚实的,他的观点是健康的。他的学问掌握得很牢,他不会诡辩,不会空谈……”

贝贝·莱伊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他无意间与姑妈的朋友在思想上发生了冲突,为此感到很苦恼。他决心沉默不语,避免和堂伊诺森西奥先生闹翻脸。幸亏那时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召唤教士们去做每天例行的重要教仪:吟诗。这使贝贝·莱伊

摆脱了困境。德高望重的神父站起身来，跟大家告辞；他对贝贝显得那样殷勤和蔼，犹如两个人之间早就存在着深情厚谊似的。神父对他说愿意随时为他效劳，并答应把他的侄孙介绍给他，让其陪伴他游览一下这个小镇。神父还对他说了些十分亲热的话，行前甚至还用手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贝贝·莱伊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和解表示。尽管如此，神父走出饭厅离开那里以后，他还是觉得雨过天晴一般。

第八章

急转直下

过了一会儿，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堂卡耶塔诺先生舒舒服服地躺在饭厅的一张扶手椅上，正在消除日间出色工作的劳顿，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佩菲塔料理完家务之后，在家里四处察看。罗莎里奥坐在一扇开向果园的玻璃窗前，望着她的表哥，好像用眼睛对他默默地说：

“表哥，过来，坐在我身边，把你该向我倾述的话都讲给我听听。”

贝贝尽管是研究数学的，但对这一点还是能够领会的。

“亲爱的表妹，”他说，“你对我们今天的争吵一定感到十分厌烦！上帝知道，我不是像你看到的那种卖弄学问的人。可是，那是神父的过错……我觉得神父先生是位不寻常的人物，你知道吗？……”

“是一个难得的人！”罗莎里奥回答说。她为能够向表哥提供他所需要的情况和材料而感到兴奋。

“噢！是一个极好的人。看得出来！”

“你以后和他交往多了，会了解……”

“是个走遍天下都难找到的人。一句话，光凭他是你妈妈和你的朋友这一点，也就该成为我的朋友了。他常来这里吗？”青年人说。

“每天都来。他和蔼可亲，他真好！他特别喜欢我。”

“好吧，我会喜欢上这位先生的。”

“他晚上也来，打纸牌，”姑娘补充说。“天一擦黑，有几个人总是到这儿聚会的。其中有一审法院院长、检察官、副主教、主教秘书、镇长、税务官、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的侄孙……”

“啊！哈辛托，律师。”

“是他。那个小伙子很可怜，是个大好人。他的叔爷很钟爱他。他自从戴上博士帽走出大学校门以后……因为他得了好几门学科的博士学位，而且学习成绩优异……你怎么看？好啦，让我说下去！……他从大学来到欧巴霍萨以后，他叔爷经常把他带到这里来，妈妈也很喜欢他……他勤奋好学，作风正派。每次都早早地同他叔爷退席回家去。晚上从不去赌场，不赌博，不乱花钱。现在，他在欧巴霍萨的大律师洛伦索·鲁伊斯的事务所里工作。人家都说哈辛托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律师的。”

“他叔爷那样称赞他，并没有夸张，”贝贝说。“我很遗憾刚才把律师骂了一通……亲爱的表妹，我那样做很不妥当，是吧？”

“别那样说，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说真的，我是不是有些……？”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

“你这么说，可把我背的大包袱卸掉啦！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和那位德高望重的神父顶上了牛，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我确实感到很遗憾。”

“依我看，”罗莎里奥一边说着，一边用含情脉脉的眼睛看着表哥，“是你和我们合不来。”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意思说清楚了，表哥。我是说，你不会轻而易举地习惯欧巴霍萨人的谈话和思想。我觉得……我这只是一种感觉罢了。”

“噢！不对。我认为你错了。”

“你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在那里，人们都很聪明，有学问，举止典雅，谈吐有礼，而且外貌……也许我说不清我的意思。我是想说，你习惯生活在上层社会里；你的学识渊博……这里没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这里没有学者，没有大人物。一切都是简单朴素的。贝贝，我看你一定会感到厌烦的，感到十分厌烦的，而最后非离开这里不可。”

罗莎里奥脸上那固有的忧郁神情变得更加明显了，这使贝贝·莱伊很受感动。

“亲爱的表妹，你这就错了。我到这里，并没有把你所揣度的那种思想带来，而我的性格和思想也并不和这里的人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姑且假设是格格不入的。”

“好吧，假设是格格不入的……”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坚信，亲爱的罗莎里奥，你我之间会相处得十分融洽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可能弄错的。”

我的心对我说，我是不会弄错的。”

罗莎里奥的脸羞得绯红。她微笑着不时地转动着眼睛，东瞧瞧西看看，想消除羞涩。最后她说道：

“你现在不要来这一套。你所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总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

“罗莎里奥，”青年人喊了起来，“自从我见到你以后，心中便充满喜悦……但同时又有一点痛苦，那就是我没有早些来欧巴霍萨。”

“这一点我可不敢相信，”她说着装出很快活的样子，掩饰内心的激动。“你的感情来得那样快？……你现在不要说这种胡话……贝贝，你瞧，我是个乡下姑娘，我讲的都是粗言俗语；我不会说法文，穿饰也不雅致，连钢琴都弹不好；还有……”

“噢，罗莎里奥！”年轻绅士热情地大声说道，“我一直怀疑你是不是完人呢。现在我确信是个完人。”

突然，母亲走了进来。罗莎里奥虽然觉得对表哥的最后几句话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可是又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她一边望着母亲，一边说道：

“哎哟！我都忘记给鸚鵡喂食了。”

“你现在不用忙着干那事。你们干吗呆在这儿呀？带你表哥到果园转转去。”

夫人脸上挂着慈母的微笑，用手指着玻璃窗外茂盛的树丛给侄儿看。

“我们去那儿转转，”贝贝说着站了起来。

罗莎里奥像只脱离樊笼的小鸟向房门奔去。

“贝贝学识渊博，一定对树木有研究，”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让他给你讲讲怎样嫁接。看看他对那些将要移栽的梨树苗儿有什么意见。”

“来，快来！”罗莎里奥在外面喊着。

她焦急地呼唤着表哥。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茂密的树丛中。堂娜佩菲塔夫人目送他们远去之后，便去关照鹦鹉。她一边为小鸟换上饲料，一边带着沉思表情低声说道：

“也太冷漠无情了！甚至都没有给这只小动物一点抚爱。”

接着，她觉得小叔子会听到她的话，便大声说道：

“卡耶塔诺，你觉得我的侄儿怎么样？……卡耶塔诺！”

传来一阵低沉的咕噜声，表明这位古董专家正在醒来，回到这个悲惨世界。

“卡耶塔诺……”

“这，这……可是，这……”专家喃喃地说，声音笨拙。“同所有人一样，这位小绅士错误地认为‘大世界’的雕像是第一批腓尼基移民的遗物。我来说服他……”

“可是，卡耶塔诺……”

“可是，佩菲塔……你现在还以为我在睡大觉呀？”

“没有，哪里！我怎么会那种荒唐的想法呢？……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我侄儿的看法呢？”

堂卡耶塔诺先生用手掌遮住嘴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哈欠。接着，便同堂娜佩菲塔夫人作了一番长谈。为我们编写这部小说提供必需材料的人，没有交待这次谈话的内容；无疑，那是因为谈话太严守秘密了。至于工程师和罗莎里奥那天下

午在果园里谈了些什么，那是显而易知的，没有必要在这里提及。

第二天下午发生的事可不能略而不述，因为性质极为严重。表兄妹两人在果园里四处溜达一阵之后，天色已经很晚。他们相对而立，心灵和感官都凝结到一点上，就是都想看清对方的面孔，听到对方的心声。

“贝贝，”罗莎里奥说，“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全属狂想，都是你们这些聪明人善于哼唱的老调。你以为我是乡下姑娘，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了。”

“你如果了解我像我了解你那样深的话，就会明白我从来不说言非心声的话。但是，让我们抛弃恋人们的那些愚蠢的做作和甜言蜜语吧，因为这些东西只能使感情变得虚伪起来。同你我只能用真实的语言说话。难道你是我在大街上或聚谈会上随便认识的一位小姐，只想和她开会儿心吗？不，你是我的表妹。你甚至还要超过表妹身份这一层……罗莎里奥，我们把事情都摆到桌面上来吧。不要绕弯子。我是为了和你结婚才来这里的呀！”

罗莎里奥感到脸上发烧，心脏都快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你看，亲爱的表妹，”年轻人补充说，“我向你发誓，我如果不喜欢你的话，早就离开了这里。我即使出于礼仪而尽力压制自己，可是要我掩饰自己的失望，那可不容易做到。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表哥，你才来不久呀，”罗莎里奥简单地说了句，同时极力想笑出声来。

“我是才来，然而我已经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东西；我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知道你就是我长久以来向往的那个女人。我的心日夜在对我说：‘已经来了，就在身边。对，在眼前。’”

罗莎里奥听了这话扑哧笑了起来，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她精神舒畅，完全沉浸在欢悦之中。

“你硬要说自己一文不值，”贝贝继续说道，“而你实际上是个难得的倩女。你那令人羡慕的品德无时无刻不在向你周围的人放射出心灵的神圣光芒。只要有人看到你，注视你，就能感受到你崇高的情操和纯净的心地。人们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天使，一个由于上帝一时疏忽才降到人间的天使。你是天使，我在痴情地爱着你。”

他说完这番话，犹如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罗莎里奥突然感到成了激荡感情的俘虏，身体那有限的体力经受不起精神上的刺激。她支撑不住了，身不由己地倒在了迷人果园的一条石凳上。贝贝向她俯下身去，发现她闭着眼睛，用一只手托着额头。过了一会儿，堂娜佩菲塔·波伦蒂诺斯夫人的女儿眼睛里闪着甜蜜的泪花，向表哥投去温情脉脉的目光，接着这样说道：

“在认识你之前，我就爱上你了。”

她扶着表哥的手站起来，两个人的身影立刻消失在夹竹桃的茂密的枝叶里。黄昏将至，柔和的阴影在果园的低洼部分伸展开来。那时，夕阳的余辉给树梢抹上了一层光彩。一群小鸟在高处的树枝上聒噪不停；那是它们漫游浩瀚而美丽的天际之后返回安息的时间。小鸟为了争夺树枝栖息而吵个不停。

有时像在反唇相讥，大声争吵；有时则像冷嘲热讽，高声讥笑。那些游手好闲的小东西喊喊喳喳地互相辱骂，互相扑打，扇动着翅膀，犹如演说家要求人们听信他们的谎言时而挥动着胳膊似的。可是，在那里还不时地听到喁喁的情话，恋人们没有虚度那良辰美景。锐敏的耳朵可以分辨出下面这些话来：

“我在认识你之前就爱上你了。你如果还不来，我早就郁闷而死了。妈妈经常给我念你父亲的来信，信上对你赞不绝口。我说：‘这个人应该做我的丈夫。’你父亲有好长时间没有提及你我结婚的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疏忽。我不知道你对这种疏忽、粗心是怎么想的……我的卡耶塔诺叔叔每每提起你，都这样说：‘他是百里挑一的。哪个女人把他捞到手，那可真是有福气……’最后，你父亲终于说出了不能不说的话……是的，那样的话他早晚要说出来的。我日夜盼望着……”

说了这些话后又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声音又不安地补充说：

“有人从我们身后走过来。”

他们从夹竹桃丛中走出来。贝贝看见两个人正在走过来，便抚摩着身边一棵幼嫩小树的叶子，高声对他的同伴说：

“这些小树在把根完全扎牢之前不能修剪枝条。刚刚栽下的树绝不能修剪。你知道，树能不能生根，全靠叶子起作用。所以，如果把叶子剪掉，树就……”

“啊，堂何塞先生，”忏悔神父叫起来，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向两个年轻人走过去，打招呼，“您在上园艺课呀？一位伟大

的田园诗人说：‘现在嫁接梨树，亲爱的梅利贝欧；修整葡萄……’怎么，身体还好吧，堂何塞先生？”

工程师和神父拉了拉手。然后，神父转过身去，指着身后的一位青年人，微笑着说：

“我很高兴把哈辛托介绍给您……一个大好人……没有什么头脑……堂何塞先生。”

第九章

争执继续发 展，有可能变成分歧

在身着黑黑长袍的神父旁露出一张红润柔嫩的面孔。哈辛托不无拘束地向我们的年轻人打招呼问候。

他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人，被宽容的大学过早地推入世界上艰辛的斗争中，使他相信得了博士学位就已经长大成人。小哈辛托有一张典雅的圆脸，双颊像姑娘那样红润，身体矮胖，论身材应该列入矮子之列。他嘴唇上还没有长胡子，只有一些柔毛。他年龄 20 刚出头。他从小就受到这位德高望重、处事谨慎的叔爷的教育，因而可以说这棵幼树生长期间从没有弯曲过。严格的道德教育使他品行端正，对待学校的功课从不敷衍了事，以惊人的勤奋修完大学所有课程，并且取得了优异成绩；之后，他走上工作岗位，以自己的勤奋和律师天才向人们表明，他可以使在课堂上得到的桂冠，在律师事务所里也常青不败。

他有时是个淘气的孩子，有时却严肃得像个大人。真的，

真的，要不是哈辛托有点儿，可以说很有点儿喜欢漂亮女孩子的話，他的好叔爷一定认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了。叔爷总是开导他，阻止他去做一切大胆的愚蠢事情。即使这个青年人那种尘世之情，神父也没有减弱对他心爱侄女马利亚·雷梅迪欧斯这棵幼苗的爱。说到这位小律师，谁都让着他。只要事关这位早熟的小伙子，连好心的神父也要把每日例行的庄重教仪暂且丢在一边。小哈辛托每每生病或外出时，那如同太阳系运行一样严格守恒的教规也常常失去平衡。教士的独身主义是徒劳的！如果教廷禁止他们生儿育女，那么上帝而不是魔鬼则给了他们侄儿、侄孙，也让他们尝尝做父亲的酸甜苦辣。

我们对那个勤奋好学的优秀品格做过这番公正考察之后，就不能否认他的长处了。一般地说，他的性格是正直的，高尚的举止在他心灵中唤起真诚的敬仰之情。至于他的智商和社会知识，完全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进入在西班牙为数众多的名人之列，成为我们常常戏称为尊敬的贵人或杰出政界人士一类的人物，这种人多得几乎无法对他们做出正确估价。在那一幼小年龄段里，在大学文凭把童稚和成年焊接一起的青年中，被师长宠爱的人很少能够摆脱夸夸其谈之习的；如果说这种讨厌的夸夸其谈能在妈妈面前赢得极大赞誉的话，但是在正直严肃的人们眼里却是非常可笑的。哈辛托有这种毛病，但这是可以原谅的，一来他年纪尚轻，二来他的那位好心的叔祖父以过分的夸奖助长了他的幼稚的虚荣心。

四个人会面之后，又继续向前散步。哈辛托默不作声。神父又回到中断了的嫁接和修整葡萄的话题上，说道：

“我早知道堂何塞是位杰出的农学家。”

“根本不是，我对农学一窍不通，”青年回答说。神父总是说他通晓所有科学，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快。

“噢！您是，您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忏悔神父补充说。“不过，在农学方面，可不要给我讲什么最新论著。对于我来说，农学之全部科学，何塞·莱伊先生，都浓缩在了我称之为《农田圣经》的那本书里，也就是不朽拉丁学者的《田园诗》里。书中的一切都是令人赞叹的，还有那句伟大的名言：‘并不是一切土地对一切树木都是适宜的。’堂何塞先生，这是关于蜜蜂的详尽论述。诗人在谈到这些博学的小动物时，给雄蜂下了这样的定义：‘形象可怕，懒惰成性，拖着一个不光彩的大肚子。’堂何塞先生……”

“您给我翻译出来，太好了！”贝贝说，“因为我对拉丁文懂得很少。”

“噢！时髦人物学那种老古董干吗？”神父讥讽地补充说。“再说，用拉丁文写作的人都是些庸人，例如维吉尔、西塞罗^①、蒂托·利维奥^②。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我的侄孙可以作证。我已经把这种美好的语言教授给了他，这个鬼东西比我都懂得多。糟糕的是，他随着阅读现代的东西越来越多，将这种语言逐渐遗忘了，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忘得一干二净的。我对此毫不怀疑。因为，堂何塞先生，我的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

② 蒂托·利维奥(公元前60或59—公元前17)，拉丁历史学家。

侄孙对新书和古怪的理论着了迷。书架上下都是佛拉马里翁^①的书，说什么星星上住满了人。哼，我看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哈辛托，你跟这位先生说，请他教给你高深的数学，用德国哲学家的理论陶冶你，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好心的神父说着，为自己的这番话笑了起来。哈辛托高兴地看到谈话转到了他喜欢的话题上，便道歉似地和贝贝·莱伊打招呼，并且立刻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堂何塞先生，您对达尔文主义有何看法？”

工程师听了这种与此情此景格格不入的问题，轻轻地笑了笑，很想挑逗这个青年继续沿着那条幼稚的虚荣之路走下去；但是，他认为还是不和这祖孙二人搞得太亲近更为合适，于是简单地回答说：

“我对达尔文学说说不出什么看法来，因为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我从事的职业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研究它。”

“就是那一套，”神父笑着说。“他的全部学说不外是说，我们都是从猴子变来的……他如果是指我认识的一些人的话，那倒是说得有道理的。”

“自然淘汰理论，”哈辛托强调说，“在德国好像有许多拥护者。”

“这我不怀疑，”神父说。“人们不应该因为这个理论对俾斯麦切合实际而感到遗憾。”

堂娜佩菲塔夫人和堂卡耶塔诺先生出现在这四个人面

^① 佛拉马里翁(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

前。

“这黄昏景色多么美呀！”夫人说道。“好吗，侄儿？感到很厌倦吗？……”

“一点也不厌倦，”青年人回答说。

“你不要对我否认这一点。我和卡耶塔诺一直在谈论你。你感到厌倦，但竭力掩饰着。现在的青年人可不是个个都能像哈辛托那样有自我牺牲精神，心甘情愿在小镇上度过青春年华的。小镇上没有皇家剧院，没有演员，没有舞蹈家，没有哲学家，没有文学艺术协会，没有报纸，没有议员，没有其他消遣和娱乐场所。”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贝贝不同意地说。“我刚才还对罗莎里奥说，这座村镇，这幢房子，是那样叫人感到舒畅，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一辈子，直到死也不离开。”

罗莎里奥的脸涨得通红。其他人沉默不语。大家在凉亭里坐下来，哈辛托赶紧坐在姑娘的左边。

“喂，侄儿，我有件事得提醒你，”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她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那微笑源自她的心灵，宛如芳香从花朵散发出来一样。“不过，你不要以为我要训斥你，教训你。你不是孩子，你会很容易明白我的意思的。”

“您责骂我好了，亲爱的姑妈。您怎么责骂我都是应该的，”贝贝说。他已经开始习惯他父亲妹妹的这种善良心地了。

“不，我只不过是提醒你一下。这几位先生一定认为我说得是对的。”

罗莎里奥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没有别的什么，”夫人补充说，“只是想提醒你：你再去参观我们那座漂亮教堂时，在里面要尽量表现得庄重些。”

“可是，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庄重的事呀？”

“你不知道自己有过错，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夫人装出快活的样子说。“这是很自然。你已经习惯了大摇大摆地出入文学艺术协会、俱乐部、研究院和国会，于是你就以为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出入神明所在的教堂了。”

“可是，夫人，请您原谅我，”贝贝板起面孔说，“我是毕恭毕敬走进教堂的。”

“我可不是责备你，我可不是责备你。你不要这样认为，不然我什么也不能说了。诸位先生，请原谅我的侄儿。这是不奇怪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不慎，一个小小的疏忽……你多少年没有踏进神圣之地了？”

“夫人，我向您发誓……可是，总之，不管我的宗教思想如何，但在教堂里总是毕恭毕敬的。”

“我所要说的是……是的，你如果生气的话，我就不往下说了……我所要说的是，今天早晨很多人注意到了你的举止。冈萨雷斯、鲁布斯蒂亚娜、塞拉菲妮塔这几位先生和夫人都看到了。总之……我是要告诉你，你都引起了主教先生的注意……今天下午在我表妹家里，主教大人都抱怨起我来了。他说只是因为听人家说你是我的侄儿，才没有打发人把你赶到大街上去。”

罗莎里奥焦虑地注视着表哥的脸，想在他回答之前猜测出一点内容来。

“一定是认错人了。”

“没有……没有……是你……但是，你别生气，这儿都是朋友，都是知根知底的人。是你，我亲眼看见是你。”

“您亲眼看见了？”

“一点不错。你从一群正在做弥撒的信徒中间穿过去欣赏壁画，这你能否认吗？……我说句老实话，你在那儿来来回回地走动，扰得我很分心……你以后决不能再干那种事了。过了一会儿，你又走进圣格列戈里奥小教堂。那时候，大家正在领受圣体，可你连起码的宗教礼仪都没有表示一下。随后，你在教堂里大模大样地来回走动起来，跑到省长墓前，把手放在祭坛上；接着，你又从那群教徒中间穿过去，真是招摇过市呀。所有女孩子都在用眼睛盯着你，而你却好像对你如此骚扰人们的虔诚祈祷感到很得意。”

“我的上帝哟！这种事多么烦人呀！……”贝贝半似恼怒半似嘻笑地大声说道。“我简直成了怪物，可是想都没有想到呀。”

“不，你是个好孩子，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堂娜佩菲塔夫人一边说着，一边注视着神父装出的严肃冷漠的面孔；神父脸上好像戴着纸板做的面具。“可是，孩子，从想到某些事到鲁莽地付诸于行动，本应该有一段距离，举止谨慎有度的人永远不应该逾越这段距离的。我明白，你的思想是……你不要恼怒，你如果恼怒，我就闭口不语了……我是说，对宗教有看法是一回事，把这种看法表现出来又是一回事……你就是说我们不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而是从什么猴子变来的，我可以

不因此责怪你；你就是否认灵魂的存在，硬说那只不过是药铺里出售的泻盐或大黄一类的东西，我也不会责怪你……”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贝贝快快地叹息说，“我看我在欧巴霍萨镇上声名狼藉了。”

其他人依然沉默不语。

“不过，我一直在说我是不会责怪你那些思想的……再说，我也没有权利那样做。我如果和你争论，你会以你的过人才华把我头脑弄昏一千次的……不，我决不那样做。我想说的是，这些可怜而贫困的欧巴霍萨人都是虔诚的、善良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懂得德国哲学。所以，你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蔑视他们的信仰。”

“亲爱的姑妈，”工程师严肃地说道，“我既没有蔑视任何人的信仰，也没有您强加于我的那些思想。也许我在教堂里有些不够恭敬，有些漫不经心。我把理解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建筑艺术上了，说句老实话，我没有意识到……可是，主教先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我赶到大街上去，您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说我把灵魂看做是药铺里的小药一样。我可以把这当做玩笑，只能当做玩笑来忍受。”

贝贝·莱伊的内心是那样激动，尽管他处事谨慎有度，还是无法掩饰住。

“噢，我看你是生气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垂下眼睛，叉起双手。“让一切都得到上帝保佑！我如果早知道你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贝贝，请你原谅我。”

贝贝听了这话，又看到他善良姑妈的温顺态度，悔恨自己

不该说话那样生硬，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德高望重的忏悔神父也想把他从尴尬处境解脱出来；神父嘴角上带着惯常的微笑，说道：

“堂娜佩菲塔夫人，对艺术家应该采取容忍态度……噢！我认识不少艺术家，这些先生一看到面前有塑像、锈迹斑斑的盔甲、霉烂的图画或残垣断壁，就把什么都忘在了脑后。堂何塞先生是艺术家，他像英国人那样参观我们的教堂。英国人参观教堂时，简直像要把最后一块花砖都搬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似的……什么信徒在做祈祷呀，神父在分发圣餐呀，最虔诚最庄严的时刻呀，这一切的一切，对艺术家来说有什么重要？确实，我不知道艺术脱离了感情还有什么价值……但是，总之，今天人们崇尚形式而不是思想……让上帝把我解脱出来吧，不和知识渊博的堂何塞先生争论这个问题，他会以现代人的精明诡辩把我的头脑搅得糊里糊涂的，而我的头脑里有的只是信仰。”

“你们老把我看做天下最博学的人，这等于在折磨我，”贝贝说道，语气又变得生硬了。“还是把我当做大傻瓜吧。我宁愿把我叫做蠢驴，也不愿意拥有这里人强加于我的那种魔鬼科学。”

罗莎里奥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哈辛托觉得炫耀自己才学的好机会到了：

“泛神论或者万有在神论，和叔本华和当代的哈特曼^①的

^① 哈特曼(1842—190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学说一样，都是受到教会谴责的。”

“先生们，女士们，”神父板起面孔说道，“对艺术如此崇拜的人，尽管只是注重形式，但还是值得令人肃然起敬的。做艺术家，在美丽东西面前陶醉神往，即使这美丽东西是由裸体仙女体现的，但总比对一切事物都漠然怀疑好些。邪恶不会完全渗透到沉浸于对美丽东西欣赏的精神里。‘上帝在我们身上。’……这里说的是上帝，要听清楚了。好吧，堂何塞先生，您可以继续欣赏我们教堂的奇迹。就我本人而言，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宽容您在教堂的失礼举动。可是，主教大人的意见，那可另作别论了。”

“谢谢，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贝贝说，心中燃起对狡黠神父的熊熊怒火，决心狠狠反击一下。“可是，你们不要以为教堂里装饰的都是悦目的艺术品，令我神往。除了教堂的部分庄重建筑、小教堂里的三座坟墓和唱诗班的一些雕刻，这些艺术品我还没有在别处看见过。我当时所想到的是宗教艺术的可悲衰落。教堂里充斥着的无数艺术怪物，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惊讶，而是愤怒。”

众人万分惊愕。

“我忍受不了，”贝贝补充说，“那些涂漆抹朱的神像，它们活像七八岁大女孩玩的洋娃娃，请上帝宽恕我作这样的比较。对它们身上穿的戏装，我能说些什么呢？我看圣约瑟的神像披着斗篷，出于对这位圣祖和供奉它的教会的尊重，对它的容貌我不来形容了。祭坛上堆积着艺术品位极为低下的神像，大量的花冠、花枝、星星、月亮和其他金属或金纸饰物，看上去有如

一片破铜烂铁铺子，损伤宗教感情，使我们的精神昏眩。这远不能升华人们的宗教信仰，相反，却使它受到压抑，受到骚扰。一切伟大艺术品都赋予思想、教义、信仰和神秘感情以具体形象，从而实现了它们的崇高使命。那些充斥于教堂的趣味荒诞的怪物和粗鄙的作品，也在实现着它们的使命。不过，那是可悲的使命：激发迷信，冷却热情，迫使信徒的眼睛离开祭坛，从而使那些没有深厚和坚定信仰的灵魂也随之动摇。”

“看来，”小哈辛托说，“破坏神像者的学说在德国也是很盛行的。”

“我不是破坏神像者，尽管我主张毁掉我所说的那些丑陋雕像，”青年人继续说道。“看到这些东西，就应该努力使信仰恢复它古代的朴素。但是，不要，一定不要否认一切艺术的巨大作用，否认从诗歌到音乐这些沟通凡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辅助手段。艺术万岁，让宗教仪式的场面更热烈些吧。我主张场面热烈……”

“艺术家！艺术家！好一个艺术家！”神父一边说着，一边用惋惜的表情摇着头。“美丽的绘画，精美的塑像，动听的音乐……满足感情的需要。而灵魂，让魔鬼掠走吧。”

“说到音乐，”贝贝·莱伊说，没有注意他的话在姑妈和表妹身上产生了可悲效果，“我那时参观教堂时正在做大弥撒，风琴师奏了一段《茶花女》音乐。你们想想看，我的精神处在怎样的宗教修炼状态呀！”

“在这一点上，莱伊先生说得很对，”小律师强调说。“前一天，风琴师奏了同一歌剧中的祝酒歌和华尔兹舞曲；接着又奏

了《大公爵夫人》^① 中的回旋曲。”

“但是，有一刻最使我失望，”工程师严厉地说道。“那就是我看到一尊圣母像的时候。从神座前面汇聚那么多信徒，点燃那么多蜡烛来看，圣母似乎受到众人的尊敬。她身上穿着金丝天鹅绒长袍，其式样是那样怪异，连现在最时髦的奇装异服也显得相形见绌了。她的脸膛淹没在数不尽的花边里；冠冕足有一尺多高，金光闪烁，活像一座丑恶的停尸台压在头上。圣婴穿一条同样布料、同样刺绣的裤子……我不想说下去了，因为描绘圣母和圣婴的形象有可能使我犯有不敬神明的过错。我只想一点，我当时实在忍俊不禁。瞻仰了一会儿这尊糟糕透顶的神像之后，我不禁感叹地说：‘圣母，我的圣母哟，人们把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贝贝说完这番话后，观察在场听众的表情。虽然暮霭之中看不清每个人的神情，但他觉得看到一位先生的脸上挂着苦涩的惊愕之色。

“但是，堂何塞先生，”神父激动得喊了起来，微笑着，一副胜利者的表情，“那坐在您的哲学和泛神论的观点上看来滑稽可笑的神像，正是我们的救难圣母、保护神，欧巴霍萨的大救星。欧巴霍萨居民是那样敬慕她，以致有谁诋毁她，一定把这个人拉出去，在大街上拖着示众。亲爱的先生，史记和史书上记满了圣母显圣的奇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时时看到她保护我们的凭证。您还应该知道，您的姑妈堂娜佩菲塔夫人就是救

① 《大公爵夫人》是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 1868 年创作的歌剧。

难圣母的忠实仆从；那件在您看来怪异的衣服……对……我说了吧，那件在您那不敬神明眼睛看来怪异的衣服，正是出自这个家庭；圣婴的裤子也一样，出自您的正在倾听我们讲话的表妹罗莎里奥，那是她用灵巧的手和赤诚的心缝制的呀。”

贝贝·莱伊茫然不知所措。就在那一刻，堂娜佩菲塔夫人突然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向屋里走去。神父先生跟在她的后面。其余的人也都站起来。表情惶恐的青年人看到罗莎里奥在哭泣，急忙向她请求宽恕他的亵渎言词。罗莎里奥用友好和甜蜜的责怪目光望着表哥，大声说道：

“可是，你这是怎么了？……”

这时，传来了堂娜佩菲塔夫人变了调的喊声：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

罗莎里奥向屋里跑去。

第十章

分歧显然存在

贝贝·莱伊感到茫然、困惑，对别人、对自己都生起气来。他竭力避免的冲突终于发生了。他想找到导致他和姑妈朋友之间思想上发生冲突的原因。他疑虑、忧伤，预测着冲突将如何发展；把下巴垂在胸前，紧皱眉心，交叉双手，在凉亭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儿。他以为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忽然，他听到一个欢快声音在低声哼唱一支街头歌剧的曲子。他抬起头，看见堂哈辛托在凉亭的对面角落里。

“啊！莱伊先生，”小伙子突然说道，“伤害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感情，是不会得到宽恕的……您如果不信，请回头看看法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发生的事吧……”

听了那个小虫子的嗡嗡叫声，贝贝更加恼怒了。不过，他在心里并不憎恨这个娃娃博士。小博士像苍蝇那样骚扰他，仅此而已。莱伊觉得他和所有不知趣的人一样很讨厌，便像驱赶雄蜂似的说道：

“法国大革命和圣母马利亚的长袍有什么关系？”

他站起身来向屋里走去；但是，没有走出几步就又听见蚊

子的嗡嗡叫声：

“堂何塞先生，我有件事要和您谈谈，它和您有很大关系，有可能把您卷入一场冲突中去。”

“什么事？”青年人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说出来，我听听。”

“您也许会猜到的，”小伙子说着向贝贝走过去，脸上挂着笑容，那表情像商人正在谈论一桩重要生意一样。“我想和您谈谈那件诉讼案子……”

“什么案子？……我的朋友，您真是一个好律师呀，连做梦都在打官司，到处都看到盖着大印的案子。”

“可是，怎么！……您还不知道您的案子呀？”娃娃律师惊讶地问道。

“我的案子！……告诉你吧，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

“您还不知道呀，我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告诉您，要防范着点……先生，您得打一场官司呀。”

“和谁？”

“和利古尔戈大叔，还有其他一些跟您的亚拉米略的田产毗邻的业主。”

贝贝·莱伊一副茫然表情。

“是的，先生，”小律师补充说。“今天利古尔戈先生和我谈了好长时间。我是你们家的好朋友，不应该不把事情告诉给您。您如果觉得需要的话，赶快安排一下。”

“可是，我有什么好安排的？那个无赖想打我的什么主意呀？”

“可能是一条源头在您地里的小河改了道，冲了这位利古

尔戈大叔的瓦窖和另外一个人的磨坊，损失很严重。我的委托人……一定要我帮助他摆脱这种困境……我是说，我的委托人让您把河水重新纳入故道，不要让它再泛滥成灾，要田产所有者赔偿因其疏忽造成的损失。”

“我是田产所有者？……我若打这场官司，那倒是我这辈子从亚拉米略那片有名的田地得到的第一次收成。亚拉米略原来是我的田产，但是现在却好像为大家所有了，因为利古尔戈本人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农夫年复一年地把它占为己有了。要想恢复我的田产的边界，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工程师说道，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要打真正的官司，应该是我告那帮无赖。很显然，他们是想拖累我，使我绝望，从而放弃田产，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窃据他们的赃物。我倒想看看有没有律师和法官敢出来包庇那些村民的蠢行；这些村民通晓法律，专门靠打官司过日子，像蛀虫一样盯着别人的田产。小先生，我十分感谢您把那些比贼骨头还坏的村夫乡民的卑鄙想法告诉给了我；我想告诉您，利古尔戈用来打官司的瓦窖和磨坊本来都是我的……”

“这得要查一查地契，看有没有规定的条款。”

“什么条款不条款……！那些混蛋别想愚弄我。我想欧巴霍萨的法院该是公正执法的……”

“噢，这还用说！”那个小文人带着颂扬的表情说。“法官的为人没有任何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可是，很奇怪，您连利古尔戈先生的企图都不知道。还没有传您去出庭？”

他们想调解一下。”

“还没有传我。”

“明天可能传您……总之，我很遗憾，利古尔戈先生抢先了一步。这使我对您爱莫能助，尽管我乐于为您辩护，这样做是我的最大荣幸。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呀！……利古尔戈一定要我帮助他摆脱困境。我要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个案子。这些狡猾的佃户在法律上是最难对付的了。”

贝贝精神沮丧地走进饭厅。他看见堂娜佩菲塔夫人正在和忏悔神父交谈着；罗莎里奥一个人坐在一旁，用眼睛注视着房门，无疑她在等待表哥的到来。

“过来，小伙子，”夫人说道，脸上挂着不很自然的微笑。“你辱骂了我们，伟大的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原谅你。我早就知道，我和我女儿都是粗鄙之人，不可能进入你生活的数学领域。不过，很可能有那么一天，你在我们面前跪下双膝，恳求我们向你传授教义的。”

贝贝支吾了几句，表示礼貌和悔悟。

“在我这方面，”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眼睛里露出一种谦恭、温柔之情，“如果在这场无谓的争论中说了什么话，从而得罪了堂何塞先生的话，那就请您原谅了。在这里，我们都是朋友……”

“谢谢。没有必要……”

“不管怎么说，”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脸上的微笑显得自然些了，“我总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侄儿的，虽然他的思想荒诞怪异，与宗教格格不入……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干什

么吗？我要设法打消利古尔戈大叔脑袋里令你讨厌的固执想法。我已经打发人把他叫来了，他在走廊里等着我。放心好了，事情由我来处理，尽管我知道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谢谢，亲爱的姑妈，”青年人回答说。他感到心中的宽容之情又露出了头，只好任其摆布。

贝贝·莱伊望着表妹，很想坐到她的身边；但是，神父总是提些狡猾问题，把他留在堂娜佩菲塔夫人身边。罗莎里奥表情哀伤，忧郁漠然地听着小律师讲话；此人坐在她身边，唠叨着一些令人腻烦的东西，还不时说些不合时宜的笑话和趣味庸俗的谐语。

“对于你，最糟糕的是，”堂娜佩菲塔夫人对侄儿说，发现侄儿脸上一副惊色——那是他看到罗莎里奥和小哈辛托呆在一起很不顺眼，“伤了可怜的罗莎里奥的心。你应该尽力消除她的气恼。这可怜的孩子心地多么善良……！”

“噢，是这样，心地是那样善良，”神父插嘴说。“我一点也不怀疑她会原谅她表哥的。”

“我想罗莎里奥已经原谅我了，”莱伊肯定地说。

“当然罗，在天使的心里，恼恨是不会长久存在的，”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道，语调十分甜蜜。“我对这姑娘还有点威信，我将设法消除她那颗宽厚之心对您怀有的一切怨恨。我只要对她说上两句话……”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

“我现在不和她说，”神父补充说，“因为她听小哈辛托的蠢话正听得入神呢……年轻人的怪脾气！一谈起来就没完没

了，不好打断他们。”

突然，一审法院院长、镇长夫人和大教堂主教先生出现在聚谈会上。他们都向工程师问候，从言谈和表情上看得出，他们见到工程师便满足了强烈的好奇心。法官是一个很机伶的年轻人，是那种每天出入官场，刚出“蛋壳”就希望在法律和政界弄个显要位置的人。他自命不凡，一谈到他自己和低下级别的制服，就流露出愤然不平的情绪来，因为没有把他一下子提拔到最高法院院长的位子上。国家把人类司法工作中最棘手、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那双毫无经验的手，交给了那颗空空如也的脑袋，交给了那个自负的小丑。他的举止完全是宫廷派头，至于他的外表，看得出是仔细修饰过的。他不时地把金丝眼镜摘下戴上，这对他说来已经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恶癖了。他在谈话中频频提及他不久将调到马德里，在司法部办公厅供职的事。

镇长夫人是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她唯一一个毛病是夸耀自己和宫廷关系密切。她向贝贝提了些有关时装的问题，提到非洲战争期间她最后一次旅行时在什么地方做了披肩或裙子；她还说了五六个公爵夫人和侯爵夫人的名字，对她们是那样亲切，仿佛是她的好朋友、好同学似的。还说M伯爵夫人（以喜欢聚谈而著称）是她的好友，1860年她去看望过她，伯爵夫人请她到皇家剧院的包厢里看戏；就是在那座剧院里，她看见穆列依·阿巴斯^①，身穿摩尔人服装，仆从守卫前后。镇

^① 当时的摩洛哥国王。

长夫人滔滔不绝地讲着，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口若悬河，其间不乏逗趣的笑话。

主教先生是位上了年纪的长者，身体肥硕（胖得仿佛皮囊都盛不下他的身子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是修士出身，言必称宗教，从一开始就对贝贝·莱伊露出鄙夷不屑的表情。贝贝·莱伊越来越感到无法跟这些与他趣味迥异的人相处了。他为人耿直、固执，不善机变；他憎恶虚伪，不会巧言逢迎；因而，在整个厌人的聚谈会上，一直板着面孔，硬着头皮领教镇长夫人的激昂演说。她不是法马^①，但很有一点名气，能用她的一百条舌头让人的听觉疲劳麻木。每当这位夫人给听众一点点喘息的时间时，贝贝·莱伊都想走到表妹身边去；但是，神父却像软体动物叮住岩石那样紧紧缠着他不放，露出神秘表情把他拉到一边，建议他和堂卡耶塔诺先生一起去“大世界”散步，或者到水流清澈的纳哈拉河垂钓。

聚谈会终于结束了，因为世上的一切都该结束了。主教先生告辞，客厅里骤然显得空荡荡的。不一会儿，镇长夫人也走了，只在人们的耳畔留下一种像似暴风雨过后残存的嗡嗡声。法官也从聚谈会上隐去他的身影。最后，堂伊诺森西奥也对他的侄孙作了动身的表示。

“喂，孩子，我们走吧，太晚了，”他微笑着对侄孙说。“你一定把可怜的罗莎里奥弄得昏头胀脑了！……是吧，姑娘？快，小伙子，回家去。”

^① 古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信使。

“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

“是工作的时候，”小律师回答说。

“我不知道对他说过多少次了，工作一定要在白天处理，”神父补充说。“他就是不听。”

“工作太多了！……太多了！”

“不对，不是工作太多，你应该说在忙着写你那本鬼书……堂何塞先生，他自己不愿意说出来。我替他说了吧，他在写一本《妇女在基督教社会中的影响》的书，还有一本是《略论天主教运动在……》，在什么地方来着了，我记不清楚了。什么‘略论’呀，‘影响’呀，你知道什么呀？……当今的这些孩子呀，什么都敢……哎，这些孩子呀！……好了，我们回家吧。晚安，堂娜佩菲塔夫人……晚安，堂何塞先生……罗莎里奥……”

“我要等一等卡耶塔诺先生，”哈辛托说道，“让他把奥古斯多·尼古拉斯给我。”

“总是抱不少书……唉！有时回家就像头驴子似的。好吧，等就等吧。”

“堂哈辛托先生可不是随随便便写东西的，”贝贝·莱伊说。“动笔之前总是做好各种准备，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学术名著。”

“可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那个孩子都要得头痛病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看在上帝份上，可千万注意呀。我可要限制他读书了。”

“我们既然等了，”娃娃博士带着傲气的语调说道，“就把《教令汇编》第三卷也带上好了。您说呢，爷爷？……”

“好，好，带上吧。亏你想得出！”

还好，堂卡耶塔诺先生——他一般在堂洛伦索·鲁伊斯先生家里聚谈——很快回来了。拿上书，祖孙二人离去了。

贝贝·莱伊看到表妹一副忧伤表情，意识到她一定很想和他说几句话，于是趁堂娜佩菲塔夫人和堂卡耶塔诺先生谈家务事时，走到表妹身边。

“你把妈妈得罪了，”罗莎里奥对他说。

她脸上露出惶恐表情。

“是的，”青年人说。“我得罪了你妈妈，也得罪了你……”

“不，你没有得罪我。我当时就觉得圣婴不该穿裤子的。”

“可是，我希望姑妈和你都能原谅我。你妈刚才对我那么和善……”

突然，堂娜佩菲塔夫人发出尖叫声，震撼了整个饭厅；侄儿犹如听到警报似的，不由地打了个寒噤。

“罗莎里奥，快睡觉去！”

姑娘茫然惶恐，在屋里踱起步来，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她从表哥身边经过时，悄悄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生气了……”

“可是……”

“妈妈生气了……”

她走了。随后，堂娜佩菲塔夫人也跟了出去；利古尔戈大叔正在等着她。有一阵子，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到夫人和农夫在亲切地交谈着。饭厅里只剩下贝贝和堂卡耶塔诺先生了；后者端起灯，说道：

“晚安，贝贝。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就去睡觉。我还要工作……可是，你为什么这样沉闷呀？怎么啦？……那好，我去工作了……我正在为《欧巴霍萨族系大全》做些辑录。我已经收集到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和信息。这事不能再拖了。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欧巴霍萨人一直以他们的贵族风度、高尚品格、勇敢精神、通情达理而著称。不然的话，征服墨西哥的战争，皇位战争，费利佩驱除异教徒战争……可是，您不舒服？……发生了什么事！……是呀，杰出的神学家，勇猛的斗士，征服者，圣徒，主教，诗人，政治家，各类英才都在我们这块卑微的大蒜土地上出现过……在基督教世界里，没有，绝对没有哪一个乡镇比我们的欧巴霍萨有名气了；它的美德、它的荣耀满满地写在了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而且还有余……噢，我看您是困了。晚安……是呀，就是拿世界上所有黄金来换取这块高贵土地之子的资格，我都不干。古人把欧巴霍萨称为‘可敬的土地’，而我今天把它称为‘至尊的土地’，因为现在同过去一样，欧巴霍萨继承和发扬着贵族风度、豪放气概、勇敢精神、高尚品格……好了，晚安，亲爱的贝贝……看来您是不舒服。晚饭吃坏了？……阿龙索·冈萨雷斯·德·布斯达曼特在《优美的园林》一书中说得好：‘仅仅欧巴霍萨的居民，就足以为一个国家争得地位和荣誉。’您说不是吗？”

“噢！当然罗，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贝贝·莱伊说着，蓦地向他的房间走去。

第十一章



分歧在加深

在以后的几天里，莱伊结识了镇上好几个人，还走访了赌场，和几个在那儿大厅里混日子的人交了朋友。

但是，欧巴霍萨的青年人并不像游手好闲的人想象的那样整天呆在那里。傍晚，常常呆在教堂拐角处和督军大街与牛杂大街交叉形成的小广场上。有的绅士潇洒地披着斗篷，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看着来往行人。如果天气好，“神圣之城”的文化名流总是披件斗篷，到那条称做赤足修女林荫道的大街上去。大街两旁栽种着痨病鬼一样的榆树和颜色灰暗的金雀花。在那里，那些杰出的镇民们望着也是出来散步的某某家小姐或某某家闺秀。每天的傍晚就是这样度过的。一到夜晚，赌场里又挤满了人。有的常客沉浸在赌博中，寻找无穷的乐趣；有的阅读报纸；有的在咖啡厅里争论各种问题，什么政治呀，骡马呀，斗牛呀，小道新闻呀，无所不包。一切争论的结果不外是欧巴霍萨和它的居民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村镇及其居民。

那些显赫的男子都是这座伟大乡镇的精华，有的是财主，有的是穷光蛋，但无一例外的是些没有丝毫野心的人。他们像

乞丐那样，只要有块硬面包聊以充饥，有太阳可晒，就泰然度日，别无所求了。在赌场里，欧巴霍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一切来自这个乡镇以外的东西怀有强烈的敌意。每当有个外乡人要人出现在这庄严的大厅时，大家就都以为他是来怀疑大蒜之乡崇高形象的。

当贝贝·莱伊来到赌场大厅时，人们很是有些戒心的。由于赌场里有很多人爱说爱笑，这位新成员来了还不到一刻钟，关于他的种种笑话就传开了。人们一再向他提问题，他回答说到欧巴霍萨来是为了勘探纳哈拉河流域煤田，选择铁路走向的。他们听了以后，都说堂何塞先生是个说大话的人，编造什么煤田、铁路瞎话来哗众取宠。有人还说：

“可是，什么地方他都插一手。这些学者先生们以为我们的人都是傻瓜蠢蛋，得让他们开导启迪……他是来和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女儿结婚的。他说煤田那些话，全是骗人的。”

“今天早晨，”一个破产商人接着说道，“在多明戈斯女儿家里，我听说那位先生身上连一个比塞塔^①都没有，他是来向他姑妈讨饭吃的，还想趁机把罗莎里奥捞到手。”

“看来不是什么工程师，也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一个橄榄园主说（他把橄榄园以实际价格的两倍典押了出去）。“可是，看得出来……马德里的这些饿死鬼们的最大乐趣是要弄我们可怜的外省人，以为我们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我的朋友……”

① 西班牙货币单位。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肚子里没有食儿。”

“昨天晚上他半真半假地说我们是野蛮人，游手好闲。”

“说我们土里土气的，只知道晒太阳。”

“说我们靠幻想生活。”

“这倒说对了：我们是靠幻想生活。”

“他还说我们这儿和摩洛哥的乡镇没有什么两样。”

“他妈的，没有这么大的耐性听他胡说八道。除了巴黎，他在什么地方见过督军大街那样的街道？七幢房子排开去，从堂娜佩菲塔夫人家起，一直到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家为止，全是富丽堂皇的建筑……那些混帐以为谁都没见过世面，没去过巴黎……”

“他还拐弯抹角地说欧巴霍萨是座乞丐城，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没有意识到呢。”

“上帝保佑！他要是对我讲那一套，赌场里就有好戏唱了，”税务官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说我们欧巴霍萨去年产了多少阿罗瓦^①食油呢？那个混蛋不知道逢上好年成欧巴霍萨可以让全国，乃至全欧洲都吃上面包呀？也是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收成不好。可那并不是永恒的法则呀。对，看看大蒜的收成吧！那位先生竟然不知道伦敦博览会上，欧巴霍萨的大蒜使得评审先生们瞠目结舌？”

那些日子，赌场的大厅里一直可以听到这样的谈话。此类流言蜚语在这样的小镇里是少不了的。十个侏儒九个骄嘛。尽

① 西班牙的重量单位，1阿罗瓦约合25磅。

管如此，莱伊在这个博学者汇聚的地方还是找到了几个真诚朋友，因为不能人人都是搬弄是非的，总会有几个好心人。但是，工程师很不幸，如果可以称做不幸的话，那就是他过于直爽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正是这一点招惹了许多人的厌恶。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除了主教那些人的习俗使他自然感到不快之外，还有好几桩诉讼官司，当然都是些令人讨厌的官司，在他心中播下了沮丧的种子。在那些官司中，谁都会看到告状的人像黄蜂似的向他扑去。这当中，除了利古尔戈大叔之外，还有许多邻近的业主向他要求赔偿损失，或者向他索要其祖父经营的那些土地的细目。另外一些人提出索赔的原因是：他母亲签了一份什么分成合同，似乎没有履行。还有一些人要求他承认他姨父立下的一份有关典押亚拉米略田产的莫名其妙契约。这一大堆官司弄得他头昏脑涨。他原本打算放弃那些田产的所有权了，然而为了自己的尊严，他没有对那些狡猾奸诈的乡下人让步。而且，镇政府传问过他，说他的田产和一片邻近的公有山地界限不清。所以，这位不幸的青年人不得不消除对他田产所有权时时出现的疑问。他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要么把官司打到底，要么死去；除此，别无选择。

堂娜佩菲塔夫人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她答应帮助侄儿摆脱那些麻烦事，主要是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位典范夫人的调解依然毫无结果。诉讼官司犹如火暴急症那样一天紧似一天。他每天要呆在法院里好几个小时，回答种种问题，做种种说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气愤地回到家时，书记员那尖削粗鄙面孔又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

送来一大堆法院报表，让他填写。

人们认为他忍受不了这种挫折，很可能一走了之。在他头脑里，故乡这座神圣之城变成了一头可怕野兽；野兽用利爪抓住他，大口大口地吸吮身上的血液。他认为，只要离开那里就可以摆脱这头野兽的攻击；然而，有一件重要事，这件事一直悬在他心上，使他留下来，牢牢地捆绑在受难的岩石上。不过，在这座充满纠纷、平庸、妒忌和恶意的黑暗小镇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类，请让我们这样姑且地说；他一方面想尽快离开那里，另一方面又坚持实现把他召唤到那里来的想法。一天上午，他找到一个合适场合，在堂娜佩菲塔夫人面前提出了他的计划。

“亲爱的侄儿，”夫人用她那惯常的温柔声音说道，“你不要莽莽撞撞的。瞧，你像一团火。和你爸爸一个脾气。哎哟哟，你可真是一团火焰呀……我跟你讲过，我将十分高兴地称呼你为我的儿子。你就是不具有你现在这样的品格和才华——只是有点小毛病，不过，谁也免不了有——，就不是一个出众的青年，你父亲也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门亲事，让我欣然接受下来。要知道，我和女儿都非常感激他。我愿意的事，罗莎里奥不会反对。那么，还差什么呢？什么也不差了；都齐备了，只差那么一点时间。谁也不会像你那样仓促成婚的，那样做说不定招惹非议，败坏我女儿名声的……真的，你满脑子只装着机器，所以做什么都是快速的。等一等吧，我说，等一等吧……你着急什么？你在这卑微的欧巴霍萨感受到的厌烦心情，那是你的一种怪癖造成的。可以看得出：你只能生活在伯爵和

侯爵中间，只能生活在演说家和外交官中间……你是想马上结婚，把我和女儿永远分开呀！”夫人把一颗泪珠擦干，然后补充说，“事情既然是这样，毛头小伙子，你至少应该发发善心，把你那样渴望的婚期稍稍往后推一推……你太急不可耐啦！你的爱太炽烈啦！我没想到像我女儿那样的乡间姑娘能燃起如此炽烈的感情。”

姑妈列出了那一大串理由，但是并没有说服贝贝·莱伊；但是，他不想反驳。于是，决定尽可能地等待一下。他本来就感到十分苦恼，这时又有一大堆不快的事发生了。他到欧巴霍萨已经两个星期了，可这么长时间里还没有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不能埋怨欧巴霍萨邮局工作疏忽，因为邮局职员是堂娜佩菲塔夫人的朋友和被保护人，堂娜佩菲塔夫人每天都叮嘱他留意，不要把寄给她侄儿的信丢失了。夫人还经常去绰号叫卡瓦尤克的邮差家里；邮差的真名实姓是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人。堂娜佩菲塔夫人常常狠狠地责备和训斥他。一次，她这样说道：

“你们邮局干的好事！……怎么我侄儿到欧巴霍萨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收到一封信？……把邮差这职位交给这样的蠢才，事情还能办好！我得和省长先生说说去，让他知道知道，在邮局都安置些什么人。”

卡瓦尤克耸了耸肩膀，以全然无动于衷的表情注视着莱伊。一天，他拿着一扎东西走进来。

“感谢上帝！”堂娜佩菲塔夫人对侄儿说，“你父亲的信在那儿。高兴高兴吧，我说。我哥哥这么懒得动笔，可让我们

虚惊一场呀……他信上说什么？他身体一定很好，”她看见贝贝·莱伊兴奋而急切地打开信时，补充说。

工程师刚看了几行字，脸色就变得苍白。

“我的天，贝贝！……怎么啦？”夫人慌忙站起来，大声喊着说。“你爸爸身体不好？”

“这不是我爸爸的信，”贝贝回答说，脸上露出十分困惑的表情。

“可是，那是什么呀？”

“是发展部的命令，撤销了对我的任命。”

“那……怎么可能呢？”

“纯粹是撤职命令，措词很不客气。”

“谁看见过比这更卑鄙的事情？”夫人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这对我是多么大的侮辱呀！”青年人喃喃地说。“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事。”

“可是，政府这样做，上帝不会饶恕的！这不是丢你的脸吗！我给马德里写封信，好不好？我在那里有几个熟人，可以使政府对这个错误做法采取补救措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谢谢，姑妈。我不需要保荐！”青年人恼恨地说。

“这样不公正，是胡作非为！……就这样把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撤了职……！真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要把事情搞清楚，”贝贝异常激动地说，“是谁专门给我使坏。”

“一定是大臣先生……对这些不要脸的政客，有什么可指望的？”

“一定是这儿的人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青年人一副怒容，用肯定的语气说道。“这不是大臣干的……这次和以往我所遭受的种种不快，都是出自一个复仇计划，有人在暗地里捣鬼，和我势不两立。亲爱的姑妈，您别怀疑，这复仇计划、暗地捣鬼和不可调和的敌意，都在这里，在欧巴霍萨。”

“你疯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露出一副近似怜悯的表情。“你在欧巴霍萨有仇敌？有人要报复你？我说，贝贝，你这是失去理智了。你读那些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或鹦鹉的书读得太多了，把脑袋都弄糊涂了。”

夫人说完这后一句话，甜甜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又用亲切和蔼的语调规劝地说：

“我的儿哟，我们欧巴霍萨居民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粗鄙的农夫，不知礼节，不善词令。但是，说到忠诚和信仰，谁也胜不过我们，胜不过。”

“您不要以为，”莱伊说道，“我在辱骂这个家里的人。但是，我坚信我的势不两立、凶恶无比的敌人在这座镇子里。”

“我希望你告诉我，谁是这个悲剧中的叛徒，”夫人说完，又微微笑了笑。“我想你不是指控利古尔戈大叔和其他同你打官司的人吧，因为他们都认为在维护自己的权利。顺便说一下，他们这次打官司不是没有道理的。再说，路卡斯大叔，他很钟爱你。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一看到你，就喜欢上你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对你亲着呢……”

“是呀……亲着呢！”贝贝喃喃地说。

“你别犯傻了，”夫人一边补充说，一边把手放在侄儿的肩头，面对面地看着他。“不要胡思乱想了。你应该相信，你的敌人——如果说有的话——在马德里，在那个充满腐败、妒忌和敌意的地方，而不在这个和平、宁静的偏僻之地。我们这里到处是友善、和谐……无疑，一个半个妒忌你的才华的人……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如果想去那里查清这一不光彩事情的原委，要求政府做出解释的话，尽管去好了，不必惦念我们母女俩。”

贝贝·莱伊凝视着姑妈的脸，仿佛要洞察她灵魂最隐秘的深处。

“我是说，你如果想去的话，尽管去好了。”夫人又重复说了一遍，脸上显得很平静，最自然和最真诚的表情混杂在一起。

“不，姑妈。我不想去那里。”

“那也好。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尽管整天疑神疑鬼的，在这里还是可以安宁些。可怜的贝贝！你的才智，你的不寻常的才智，是造成你不幸的原因。我们，我们欧巴霍萨人，可怜的凡夫俗子，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中生活得很幸福。而你感到不快，我很难过。但是，你无缘无故地感到烦闷、失望，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没有把你当作儿子看待？我没有把你当作我们家希望的那样人接待你？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呀？尽管如此，你还是不喜欢我们，对我们冷漠无情，嘲弄我们的宗教，蔑视我们朋友的话，难道是因为我们待你不好吗？”

堂娜佩菲塔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亲爱的姑妈，”莱伊说道，感到满腔的仇恨烟消云散了，“自从我到这家做客以来，也有过一些过错。”

“你别说傻话了……什么过错不过错的！家人之间什么都可以原谅。”

“可是，罗莎里奥在哪里呀？”青年人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问。“我今天还不能见到她？”

“她好些了。她不想下来，你知道吗？”

“我上去好了。”

“啊，不要上去。这孩子的脾气很倔……她今天说什么也不出来。她把房门从里面反锁上了。”

“这么怪！”

“她会好起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把郁闷的心情从她头脑里驱除掉。我们搞个聚谈会，让她开开心。你为什么不到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家去一趟，告诉他晚上到这儿来，把小哈辛托也带来？”

“把小哈辛托也带来？”

“对。罗莎里奥心情郁闷的时候，只有这个小伙子能使她开心……”

“那么，我上去看看……”

“喂，你不能上去。”

“看来这家里还有一套规矩呢。”

“你这是在嘲笑我们。你得听我的话。”

“我想看看她。”

“不能去看她。你太不了解我的女儿了！”

“我认为我对她很了解……好吧，我不上去了……可是，我感到孤独，这太可怕了。”

“书记员先生不是在嘛。”

“他在。他比谁都坏。”

“我觉得代理人先生也来过……他可是个大好人。”

“送他上绞刑架好了。”

“喂，有关利益的事，而且与自己相关，谈一谈也会开开心心的。有人来了……好像是农业专家。这回你可以开会儿心了。”

“到地狱开心去吧！”

“喂，喂。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是利古尔戈大叔和帕索拉戈大叔进来了。很可能是来给你想解决办法的。”

“让我去投河……”

“你太不近人情了！大家都那么喜欢你！……喂，警察也来了，是来传你的。这回人都到了。”

“传我去上十字架。”

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一个个走进大厅里。

“再见，贝贝，好好开开心心吧，”堂娜佩菲塔夫人说。

“大地，吞下我吧！”青年人绝望地喊着说。

“堂何塞先生……”

“亲爱的堂何塞先生……”

“尊敬的堂何塞先生……”

“心爱的堂何塞先生……”

“尊敬的朋友堂何塞先生……”

听了这些裹着糖衣的称谓，贝贝·莱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投降了。他把灵与肉都交给了那些恶棍；他们挥舞着可怕的盖着大印的案子卷宗。贝贝·莱伊这个牺牲品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十分温情地自言自语道：

“上帝哟，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

第十二章



原来这里是特洛伊

爱情，友谊，供呼吸的健康空气，道德，照亮心灵的光线，同情，思想，乃至感情的交流，这一切正是贝贝·莱伊所迫切得到的。现在得不到这些东西，笼罩在他精神上的阴影更加阴沉了，心情更加惨淡了，言谈中流露出悲苦之情。

在前一章中谈及的那一幕幕情景发生后的第二天，他更为表妹那样神秘而长时间的关在房间里而感到悲痛了。表妹不露面，开始可能因为有点小病，后来则是难以理解的任性和神经质。

莱伊觉得很奇怪，罗莎里奥这样做，和他对她已经形成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都四天没有见到她了，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在她身边呆一会儿。如果采取主动而果断的行动还不能结束这种局面，事情将变得可笑，而且不可收拾了。

“我今天还不能见到我表妹吗？”吃完午饭，他没好气地问姑妈。

“不能。上帝知道，我对此感到多么遗憾呀！……我今天

已经开导过她一番了。下午再看看吧。”

他怀疑心爱的表妹如此无缘无故地关在房间里，并非出于主动和自愿，而是成了手无寸铁的牺牲品。想到这些，他控制住了自己，决定继续等下去。如果不是有这些怀疑，他当天就启程上路了。他毫不怀疑罗莎里奥很爱他；但很明显，他们中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两个人分离开。他觉得只有查明这股罪恶力量之来源，并且设法让自己的意志去战胜它，才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来。

“但愿罗莎里奥的怪癖不会持续很久，”他掩饰住自己的真正感情，对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

那天，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上，父亲抱怨没有收到一封寄自欧巴霍萨的信。由此，工程师更感到不安和困惑了。最后，他在果园里转悠了一阵子，便向赌场走去。他像一个绝望的投海自杀的人那样走进赌场。

中央大厅里，好几个人在聊天，争论着什么。有一堆人在运用严谨的逻辑学研究一些有关斗牛的难题。另一堆人则在考证驴子的品种，是欧巴霍萨种还是维利亚奥伦达种好些。贝贝·莱伊心情烦闷到了极点，无心听这类争论，于是向报刊阅览室走去；在那里，他百无聊赖地翻阅了几本杂志。过了一会儿，他从一个大厅出来，又走进另一个大厅，不知怎么一下子钻到了赌博大厅里。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置身于可怕的黄色魔鬼的利爪之中；魔鬼那亮晶晶的金色眼睛折磨着人，诱惑着人。但是，即使赌博中的激动情绪也丝毫没有缓解他内心深处的悲苦；开始驱使他来到绿绒桌面的那股郁闷心

情，现在又使他离开了那里。他逃离喧闹，走进一个供举行聚谈会的房间里；那时，那里没有一个人。他懒洋洋地坐在窗户旁边，望着大街。

这条大街十分狭窄，拐角和弯道比房子还多；街道的末端耸立着剥落黑墙的大教堂，整条街道都在它的阴影笼罩之下。贝贝·莱伊环顾四周、天上、地下，发现那儿像墓地一样寂静：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没有目光。突然，耳边传来奇怪的沙沙声，犹如女性在窃窃私语；然后是一阵拉开窗帘声、说话声；最后是轻轻哼歌声，小狗汪汪叫声和其他通报此地有人迹存在的、听起来十分特别的声音。贝贝·莱伊仔细辨听，发现这些声音源自正面一个百叶窗阳台。他还没有看完，一位赌场常客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笑着问他：

“怎么，是堂贝贝先生，淘气鬼！您一个人躲到这儿来，和人家姑娘眉来眼去？”

说这话的是胡安·塔费坦先生，人很和蔼可亲，赌场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莱伊表现亲切的友谊和真正的敬慕。他有一张红通通的小脸蛋，那撮胡子染成黑色，小眼睛活泼闪亮，身材瘦小，光秃秃的头顶被苦心梳理过的头发遮盖着。堂胡安·塔费坦先生的容貌和安蒂诺^①大相径庭；但是，他和蔼可亲，说话诙谐逗趣，擅长讲述引人发笑的冒险故事。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笑的时候从额头到下巴都堆满了奇形怪状的皱纹。虽说他的容貌如此可笑，常常引来别人的嘲弄，但他本人

^① 安蒂诺是古希腊的美男子，一向被认为是雕塑家的模特儿。

并不搬弄是非。人们都很喜欢他，贝贝·莱伊同他也谈得来。可怜的塔费坦先生曾经在省会的内务司当职员，而现在则靠慈善局的微薄工资过着清贫生活。每逢举行宗教巡行会、教堂盛大仪式和外地巡回演出队到欧巴霍萨献艺时，他都争着去当单簧管手，这样可以得到一些补贴。

但是，堂胡安·塔费坦先生身上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喜欢漂亮姑娘。在他还不必用两三根涂满发胶的头发遮掩秃顶时，在他还不必染黑胡子时，在他步履还十分轻盈、没有丝毫老态时，他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堂胡安·特诺里奥^①。听他讲述征服女人的故事，可以把你笑死。天下的特诺里奥一个赛过一个，而他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什么姑娘？我在什么地方都没看到姑娘，”贝贝·莱伊反驳说。

“您这是装蒜吧。”

说话间，阳台一扇百叶窗打开了，露出一张年轻姑娘的脸蛋，笑容可掬，充满魅力；但是立刻消失了，像蜡烛被风吹灭了那样。

“看见了，现在看见了。”

“您不认识她们？”

“根本不认识。”

“是特洛伊家的女孩子，特洛伊的女儿。看来您不识货……这三个姑娘生得漂亮极了，是一位上校的女儿。这位上校

^① 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堂胡安·特诺里奥，就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唐璜，其原型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喜欢追逐女性的人物。

曾在一座要塞参谋部供职，1854 年死在马德里的大街上。”

百叶窗又打开了，这次是两张脸蛋。

“她们在捉弄我们呢，”塔费坦说着对姑娘们作了个友好的表示。

“您认识她们？”

“我怎么不认识她们呀？这几个姑娘好可怜呀，生活很贫困，我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打发日子的。堂弗朗西斯科·特洛伊先生去世的时候，曾经弄到一笔募捐抚养她们，但是钱很快花光了。”

“可怜的姑娘哟！我想她们不是贞操的典范……”

“为什么不是呢？……镇上有关她们的传闻，我根本不信。”

百叶窗又活动了。

“下午好，姑娘们，”堂胡安·塔费坦先生一边注视着绝妙地相倚着出现在窗口的三个姑娘，一边大声喊道。“这位绅士说，美好的东西不应该隐藏起来，请你们把窗子全打开吧。”

但是，百叶窗却关上了，一阵欢笑声给这条悲凉的街道送来一种奇异的欢乐气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有群小鸟刚刚飞过。

“我们过去，好吗？”塔费坦突然这样说。

他的眼睛闪着光彩，紫色的嘴唇上漂浮着狡狴的微笑。

“可是，她们是什么人呀？”

“听我说，莱伊先生……这几个姑娘都是正正派派的。唉，真够可怜的，她们像变色龙那样喝西北风过活呀。可是，您说

说……没有饭吃的人，就一定不正派吗？这几个不幸的姑娘，是很守伦理道德的。退一步说，她们如果有什么不轨的地方，那天天吃不饱肚子，也会洗净良心的。”

“那好，我们过去。”

过了一会儿，堂胡安·塔费坦先生和贝贝·莱伊便走进了客厅。贝贝·莱伊看到那里用可怕的努力掩饰着的贫寒家境，心中很是难过。三个姑娘都很漂亮，特别是两个妹妹，头发乌黑，肤色白皙，眼睛黑亮，身材婀娜，要是好好打扮穿戴一下，一定会出落得像公爵小姐，王子会找上门来相亲的。

客人进来时，三个姑娘显得很羞涩；但是，她们很快显出欢快的天性来。她们生活在贫困之中，犹如小鸟关在铁笼里一般，但依然像在树林里那样无忧无虑地不停歌唱着。姐妹三人靠做针线活过活，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她们是正派的；但是，在欧巴霍萨没有一个和她们境况相仿的人与之交往。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摒弃、冷落、排斥在外了；这一点可能也使她们成了街谈巷论的靶子。不过，从尊重事实这一点上讲，应该说特洛伊家三姐妹的坏名声首先源自她们好说东道西，招惹是非，调皮淘气，举止随便。她们给欧巴霍萨的每个人都起了绰号，上自主教，下至地痞；向过路人扔小石子；躲在窗后发出嘘声，弄得行人茫然惶恐之后又是嘲弄的笑声；对镇上发生的事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她们常常打开天窗和房顶的通气孔窥视周围情况；夜间经常跑到阳台上引亢高歌；狂欢节上，戴上假面具闯进镇里大户人家嬉闹。还可以举出许多小镇上惯有的放荡不轨的例子来。不管是什么理由，总之，这娇美的特洛伊

三姐妹身上贴了标签，而这标签一旦被感情容易冲动的镇民贴上，就将无情地伴着她们走进坟墓。

“这位就是大家都说来这儿开采金矿的那位绅士呀？”一个姑娘问。

“是来推倒教堂，用它的砖头盖皮鞋厂的吧？”另一个姑娘说。

“是来叫欧巴霍萨停止种大蒜，改种棉花或桂树的吧？”

贝贝听了这些奇谈，不禁笑了起来。

“他是专门到这里搜罗漂亮姑娘，带到马德里去的，”塔费坦说。

“哎哟！我可愿意去！”一个姑娘喊了起来。

“三个，我把你们三个都带走，”贝贝说。“可是，有件事我可得知道知道，我坐在赌场窗旁时，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

“都是那两个傻丫头，”大姐姐说。

“因为我们说您配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女儿绰绰有余。”

“因为这丫头说您在白白浪费时间，罗莎里奥只爱信教的人。”

“你怎么了？我可没有说过那种话。而是你说这位先生是路德派人物，不信神，进教堂还抽烟，连帽子也不摘。”

“那可不是我编造出来的，”小妹妹说。“是叹气婆婆昨天对我说的。”

“谁是叹气婆婆？她可真会说瞎话呀。”

“叹气婆婆是……就是叹气婆婆呗。”

“好姑娘，”塔费坦露出甜蜜的表情说，“卖橘子的过来了，你们喊住他，我请你们吃橘子。”

一个姑娘喊卖橘人。

三个姑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那一大套，贝贝·莱伊听了很是不快，先前在那几个爱说爱笑姑娘中间获得的欢乐心情烟消云散了。不过，当他看到塔费坦取下一把小吉他，像年轻人那样潇洒而娴熟地弹拨起来时，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听说你们很会唱歌，”莱伊说。

“还是堂胡安·塔费坦先生唱一个吧。”

“我不唱。”

“我也不唱，”二姑娘说，随手把刚刚剥下的几瓣橘子递给工程师。

“马利亚·胡安娜，可不要把针线活扔在那儿呀，”特洛伊大姑娘说。“时间不早了，今天晚上一定把那件袍子赶出来。”

“今天不干活。让针和线见鬼去吧，”塔费坦喊着说，随即唱起歌来。

“街上好多人都停下了，”特洛伊二姑娘一边说，一边把身子探出阳台。“堂胡安·塔费坦先生的嚎叫声在广场都听得见……胡安娜！胡安娜！”

“什么事？”

“叹气婆婆在街上走呢。”

小妹妹飞也似地跑到阳台上。

“给她扔块橘子皮。”

贝贝·莱伊也把身子探出去，看见一个夫人从街上走过，

特洛伊小妹妹把橘子皮正正当地打在那位夫人的发髻上。然后，三姐妹急急忙忙关上窗子，前仰后合地憋住笑声，不让街上人听见。

“今天不干活了，”一个姑娘喊着说，一脚把针线盒踢翻了。

“你这是说，明天不吃饭了，”大姐姐一边把针线拾起来，一边说。

贝贝·莱伊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里。他很想给她们一点钱。太可怜了，这三个孤女只是因为轻浮就遭到世人的非难。如果特洛伊三姐妹的唯一罪过，唯一用以排遣她们的孤独、贫困和遗弃的放肆行为，只是往行人头上扔块橘子皮的话，那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也许因为她们居住的镇子人们处事谨慎严肃，才使她们免于堕落。但是，这几个不幸的姑娘不检点，不讲分寸，不注意公德和廉耻，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她们从窗口扔出的除了橘子皮以外，一定还有点别的东西。贝贝·莱伊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怜悯之情。他发现姐妹几个的衣服缝缝补补，左拼右凑，以便让人看上去如同新做的一般；他发现她们的鞋子已经破绽……他又把手伸进口袋里。

“这里完全可以变成道德败坏的地方，”贝贝·莱伊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是，姑娘们的外貌、家具，这里的一切，都向我表明她们是一个正派家庭的遗孤。假如这几个可怜姑娘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坏，决不会过着如此贫寒的生活，也不会如此勤奋劳作的。欧巴霍萨的阔佬可有的是呀！”

三姐妹一个个向他走过来。她们从他那儿走到阳台，又从

阳台走到他那儿，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说着轻松的俏皮话。我们必须讲清楚，她们在如此轻浮和放浪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天真无邪。

“堂何塞先生，堂娜佩菲塔夫人可是个大好人呀！”

“在欧巴霍萨只有她没有绰号，只有她不被人们讲坏话。”

“大家都尊敬她。”

“大家都崇拜她。”

听了三姐妹的话，青年人也对姑妈称颂了几句。但是，他还是想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并且说：“马利亚·胡安娜，把钱拿上买双靴子。贝帕，这钱给你买件衣服。弗洛伦蒂娜，这钱够你们吃一个星期的……”他正要按照这个想法去做的时候，三个姑娘跑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行人走过，而堂胡安·塔费坦又向他走过来，压低嗓子说：

“这几个姑娘多讨人喜欢呀！您说呢？……几个孩子怪可怜的！她们活得这么快活……可是，可以肯定她们今天还没有吃过一餐饭呢！说来真不敢相信。”

“堂胡安先生，堂胡安先生！”贝帕喊叫起来，“您的朋友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就是大蜡烛，来了，头上还戴着三角帽呢。他一定在低声祈祷，为被他的高利贷打发到坟墓的亡灵做超度。”

“你们不叫他的浑名呀？”

“当然可以叫啦！”

“胡安娜，关上窗户，让他先过去。等他走到街角时，我来喊：大蜡烛，大蜡烛！……”

堂胡安·塔费坦向阳台跑去。

“过来，堂何塞先生，您认识认识这个家伙。”

三姐妹和堂胡安先生在阳台上开心地大声呼叫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的绰号。惹得他暴跳如雷的时候，贝贝·莱伊小心地走到客厅里的一个针线盒旁，把刚才赌博剩下的半个盎司放进去。

接着，他跑到阳台上，那时两个妹妹正在发疯似地笑着，同时大声叫着：

“大蜡烛，大蜡烛！”

第十三章

战事的起因

这场戏闹以后，三姐妹和两位男士谈起欧巴霍萨的人和事来。工程师担心他干的勾当在他在场时被发现，于是想告辞离去；为此，特洛伊三姐妹感到很不快。其中一个从客厅外面走进来说：

“叹气婆婆正忙着晒衣服。”

“堂何塞先生一定想看看她，”另一个说。

“这位夫人很漂亮。现在把头发梳成马德里式的。你们过来看呀。”

她们把两位男士拉到饭厅——这间屋子很少使用——，从那儿可以通到一个平台上；平台上有几盆花，还堆放着好多破烂东西。从这个平台可以望见邻家的一个很深的庭院；院内有一道长廊，爬满了攀藤植物；还有许多盆精心侍养的鲜花，长得很漂亮。这一切都表明那儿住着一户俭朴、爱清洁、勤劳的人家。

特洛伊家三个女儿走到平台边上，仔细地察看着邻家，同时叮嘱两个男人保持肃静；随后躲到平台的一个角落里，从那

儿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被人看见的危险。

“她现在正从贮藏室出来，手里端着一锅鹰嘴豆。”马利亚·胡安娜伸长脖子，想看清楚一点儿。

“啪！”另一个姑娘喊道，同时扔出一个小石子。

立即传来石子打中长廊玻璃声，随后一个怒冲冲的声音喊了起来：

“又给我打碎一块玻璃，这几个姑娘……”

三姐妹藏在平台的角落里，两位绅士也躲在那儿。她们竭力控制着，不笑出声来。

“叹气婆婆生气了，”莱伊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称呼她？”

“因为她讲话时，说不上两句就要叹口气。虽说她什么也不短少，可整天长吁短叹的。”

下面那户人家沉静了一会儿。贝帕·特洛伊小心翼翼地张望着。

“她又出来了，”贝帕压低嗓子说道，同时叮嘱其他人别弄出声音来。“马利亚，递给我一块小石子……瞧，啪！打过去了。”

“你没打中。石子落在地上了。”

“喂……我来试试……等她从贮藏室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弗洛伦蒂娜，注意。”

“一，二，三！……啪！……”

下面传来痛苦的叫声、咒骂声和呼喊声，那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因为石子打在了这个人的头上。贝贝·莱伊清晰地辨听出这几句来：

“他妈的！把我脑袋打了个窟窿，又是那几个疯丫头……哈辛托，哈辛托！可是，这家邻居简直是群流氓！……”

“我的上帝！真糟糕，看我惹了祸！”弗洛伦蒂娜惊惶失措地喊道。“石子打在了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的头上。”

“忏悔神父！”贝贝·莱伊说。

“对。”

“他住在这儿？”

“不住在这儿，住在什么地方？”

“那叹气婆婆……”

“是他的侄女、女管家，谁知道还是他的什么呀！我们拿她开心，因为她很讨人厌。不过，对忏悔神父我们不常开玩笑。”

在这场对话一问一答快速进行的时候，贝贝·莱伊看见平台对面很近的地方有扇窗子打开了，这是挨石子轰炸的那户人家的窗户；从窗户露出一张笑盈盈的脸蛋。他认得那张脸，看见它心中不禁一惊，随之有些惊恐，面色苍白，浑身颤抖。那是小哈辛托，他中断重要的研究工作，打开书房的窗子，把笔夹在耳朵上，探出身来。他的洁净、鲜嫩、玫瑰色的脸庞从窗户显现出来，有如曙光女神一般。

“下午好，堂何塞先生，”哈辛托欢快地说。

下面的声音又喊了起来。

“哈辛托！可是，哈辛托！”

“这就去。我在和一位朋友打招呼……”

“咱们走吧，快！”弗洛伦蒂娜惊恐地说。“忏悔神父一定上楼到主格先生的房间去，给我念悼亡经的。”

“对，快走。把饭厅门关好。”

他们推推搡搡地离开平台。

“你们应该预料到哈辛托会从他的知识圣殿看见你们的，”塔费坦说。

“主格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一个姑娘说。“他总是从他的科学圣殿对我们悄悄地说些调情的话，还向我们送飞吻呢。”

“哈辛托？”工程师问道。“可是，你们怎么给他起了那么个鬼名字？”

“主格先生……”

三姐妹笑了起来。

“我们之所以这样叫他，是因为他很有学问。”

“不对，是因为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那时也很小。所以……对了，我们常常到平台上去玩，听到他高声朗读功课。”

“对，还整天唱个不停。”

“我说，那是在做语法变格练习。对，是这样练习的：主格，所有格，直接受格，间接受格。”

“我看我也得有个外号了，”贝贝·莱伊说。

“让马利亚·胡安娜给您说说吧，”弗洛伦蒂娜说完躲了起来。

“我？……还是你说吧，贝帕。”

“您还没有呢，堂何塞先生。”

“可是，我会有的。我留下话，我下次来时，你们要给我起一个，我来接受坚信礼，”青年人说，想告辞离去。

“可是，您要走呀？”

“是呀，耽误你们好长时间了。姑娘们，干活吧。向邻居和行人扔石子，可不是这么标致、这么出众姑娘干的……好吧，再见……”

贝贝·莱伊不等姑娘们回答，也不理会她们说的客套话，急急忙忙离开特洛伊家，把堂胡安·塔费坦先生一个人扔在了那里。

他刚才目睹的那场景，神父受的苦头，娃娃博士意外出现，这一切更增加了本来就存在着的困惑、不安和对不愉快事件的预感，可怜的工程师心情十分沉重。他对自己去了特洛伊三姐妹的家懊悔不已；他决定在忧郁症发作之前，更好地利用一下时间，于是在欧巴霍萨镇上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起来。

他逛了市场，也就是牛杂大街，主要商店都集中在这里。他观看了伟大的欧巴霍萨工商业成就的方方面面。由于看到的一切只能增加新的烦恼，他又向赤脚修女大街走去；但是，那儿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狗在游荡，因为风是那样讨厌，绅士和贵妇们都居家不出了。他走进一家药铺，那儿有好几个“高等”反当动物在聚谈，没完没了地咀嚼着同一个话题。他更加烦恼了。最后，他从教堂旁边走过时，里面传来风琴声和唱诗班的悠扬歌声。他走了进去，跪在大祭坛前面，记起了姑妈的告诫：在教堂里要举止严肃庄重。之后，他看了一座小教堂；正准备走进另一座小教堂时，一个侍童，或看守教堂的人，或看管家犬的什么人走过来，恶狠狠地操着粗鄙语言对他说：

“主教大人说，请您滚到大街上去。”

工程师觉得全身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上。他一句话没说，

照那话做了。他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或者说被自己的烦恼，从所有地方赶了出来；他只好去姑妈家，那儿有人等着他呢。

第一个是利古尔戈大叔，他是来告知他打第二场官司的；第二个是堂卡耶塔诺先生，他想把自己的有关欧巴霍萨族系的论文念一段给他听；第三个是卡瓦尤克，想和他谈一桩尚未触及的事情；第四个是堂娜佩菲塔夫人和她那慈祥的微笑，她找他说什么事，下一章里就可以知道了。

第十四章

分歧继续加深

傍晚，贝贝·莱伊又想去看表妹罗莎里奥，可是没有如愿以偿。他关在房间里想写几封信，一个固执的想法始终笼罩在他的头脑里。

“今晚或明天，”他说，“无论如何要结束这一切。”

仆人叫他去吃饭时，堂娜佩非塔夫人也来到饭厅里，走过去，劈头对他这样说：

“亲爱的贝贝，别着急，我去劝慰劝慰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事情我都知道了……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刚走，她把什么都讲给了我。”

夫人脸上闪耀着满意的光彩，仿佛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一样。

“什么？”

“听我说，我并不想责怪你。你大概在赌场多喝了几杯，是吧？这都是交友不慎的结果。堂胡安·塔费坦先生，还有特洛伊姐妹！……这太可怕了，令人毛骨悚然。你想过没有……？”

“姑妈，我都想过了，”贝贝回答说，决心不和姑妈争论。

“我给你父亲写信时，决不会把你做的那些事告诉他。”

“您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好了。”

“那么你是对我否认你做的事，为自己辩白呀。”

“我不否认。”

“那么，你应该承认，你去过那几个疯丫头家了……”

“去过。”

“你还给了她们半个盎司，因为据马利亚·雷梅迪奥丝说，今天下午弗洛伦蒂娜下楼到厄斯特列马杜拉人开的铺子去换那枚金币。她们做针线活，决不会挣那么多钱的。你今天去了她们家，后来还……”

“后来我就把钱给了她们。确有其事。”

“你不否认？”

“我有什么可否认的！我想那是我的钱，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你大概会说没有向忏悔神父先生投石子吧。”

“我没有投石子。”

“我是说，她们当着你的面……”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她们还欺侮了可怜的马利亚·雷梅迪奥丝。”

“这我也不否认。”

“你对你的行为又怎样解释呢？贝贝……看在上帝份上。你什么也不说，也不表示懊悔，也不解释……不……”

“没有必要，根本没有必要，姑妈。”

“甚至都不给我赔个不是。”

“我并没有得罪您。”

“好呀，你就差……你拿根棍子打我好了。”

“我不打。”

“你太放肆了！太……连饭也不吃了？”

“这就吃。”

寂静持续了十多分钟。堂卡耶塔诺先生、堂娜佩菲塔夫人和贝贝·莱伊默默地吃着。直到堂伊诺森西奥走进饭厅，寂静才被打破。

“我太感到遗憾了，亲爱的堂何塞先生！……请您相信，我真感到遗憾。”他说着拉起青年人的手，用怜悯的表情看着他。

工程师不知如何作答，茫然不解。

“我是指今天下午发生的事。”

“啊！……好。”

“您被从教堂赶了出来。”

“主教先生，”贝贝·莱伊说，“在把一个基督徒从教堂赶出去之前，应该好好想一想。”

“您说得对。不知道谁对主教大人说过您一身恶习。还有人对他说过您到处宣扬无神论，嘲弄圣神和圣物，甚至说您要推倒教堂，用它的石块建座炼油厂。我劝说过他，可是主教大人很固执。”

“谢谢您的好意。”

“可是，神父先生满可以不这样关照你的。今天下午你们险些让他当场丧了命。”

“怎么？……真是的，”神父笑着说。“那桩恶作剧，这儿都

知道了？……我敢打赌说，一定是马利亚·雷梅迪奥丝来这儿说的。我告诉过她，不要说，一个字都不要说。事情本身没有什么。是吧，堂莱伊先生？”

“您既然这样认为……”

“那是我的看法。年轻人会干出那种事情来的……年轻人，不管当代人怎么说，总是容易染上恶习，做出一些缺德的事来。堂何塞先生这样品德高尚的人，还不是完人呢……那些滑稽可笑的姑娘勾引他，敲诈他的钱，让他同她们一起去干欺凌邻居的不要脸的罪恶勾当，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我亲爱的朋友，我虽然成了今天下午恶作剧的受害者，”他说着用手摸了摸被打伤的部位，“但我并不恼怒，就是以后我也不会向您提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跟您过不去。当我得知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到这儿把什么都讲了时，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侄女太爱搬弄是非了……她一定把金币，您跟姑娘们在阳台上嬉闹追逐，以及堂胡安·塔费坦先生狂舞那些事也讲了，我们打赌，好不好？……也是的，这种事不该张扬出去。”

贝贝·莱伊不知道是什么最使他感到痛苦：是姑妈的严峻脸色，还是神父的伪善。

“为什么不能说出去呢？”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看那样子，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都不感到羞愧呢。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但是，唯独对我亲爱的女儿要严守秘密，因为她现在精神紧张，心情不安，可再不能生气了。”

“哪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夫人，”神父补充说。“我的意思是今后别再提那件事了，既然挨石子打的人都这样说了，其

他人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堂何塞先生，那家伙打在脑袋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我都以为脑袋上非打个窟窿，脑浆流出来不可。”

“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太遗憾了！……”贝贝·莱伊喃喃地说。“我难过极了，尽管我没有参与……”

“您去拜访特洛伊家那几个女人一定会引起镇上人注意，”神父说。“我们不是在马德里，先生们。我们不是在那个腐败、堕落的大城市……”

“你在那儿可以去最肮脏的地方，”堂娜佩菲塔夫人说，“而谁也不知道。”

“而在这儿，我们大家都十分检点，”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又说。“左邻右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在眼里。正是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公共道德水准才得以维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上……请您相信我，亲爱的朋友，请您相信我。我说这些，并不是让您感到难堪。您可是处在您这样地位的绅士中第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一个，对，先生……第一个在特洛伊登岸的人。”

他说完笑了起来，并且在工程师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表示友好和仁慈。

“我犯了罪，本应该受到……”工程师说道，尽量使用他认为最合适的语言掩饰心中的怒火，回敬那两个人的尖刻讥讽。“而您对我如此宽宏大量，我真是太欣慰了！”

“不然该怎么办？”堂娜佩菲塔夫人说。“对一个同一血脉同一姓氏的人，难道能像对待路人对待他吗？你是我的侄儿，是天下最优秀、最圣洁男人的儿子，是我亲爱哥哥胡安的儿子。”

子，而这一点就足够了。昨天下午，主教先生的秘书来过这里，他说大人对我把你留在家里很是不悦。”

“这他也管？”神父喃喃地说。

“也管。我回答他说，我对主教先生固然很尊敬，但是我的侄儿究竟是我的侄儿，我不能把他赶出家门。”

“这倒是我在这儿碰上的又一桩新鲜事，”贝贝·莱伊说，气得面色煞白。“看来，这儿的主教连别人家里的事也插一手。”

“他是个大好人。他很喜欢我，他认为……他认为你要把你的无神论、你的放肆言行、你的古怪思想都传授给我们……我不知道对他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心眼好。”

“对于才学高的人，总是应该关照一点嘛，”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

“今天上午，我去西鲁海达姐妹家时，哎哟哟！你想象不到她们对我说了些什么……竟然问我你是不是来推倒教堂的，你是不是英国新教派来西班牙宣扬异端的。说你在赌场里整夜整夜狂赌，而且每次都喝得烂醉……‘可是，夫人们，’我对她们说，‘你们想让我把我侄儿打发到客栈去呀？’说到酗酒，她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赌博的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贝贝·莱伊心境是那樣的坏，就是最审慎的人也会感到怒火中烧，有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鼓动他勒住对手，给他几个耳光，敲破他的脑壳，捣碎他的骨骼。但是，堂娜佩菲塔夫人是女人，又是他的姑妈，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是长者，又是神父。除此之外，使用武力不是高尚的事情，信奉基督教又受过良好教

育的人不应该这样做。这样，他只有一条路了，就是用得体的、不失自己尊严的语言宣泄压在心头的愤怒；然而，他觉得走这最后一条路为时尚早；在他看来，在永远离开姑妈家之前，不该那样做。于是，面对恶毒的攻击，他控制住了自己。

晚饭快结束时，哈辛托来了。

“晚上好，堂何塞先生，”他握着这位绅士的手说。“今天下午，您和您的女友们把我弄得无法工作，连一行字都没有写成。真没办法！……”

“哈辛托，我太遗憾了！不过，我听说，您常常和她们嬉闹、调逗。”

“我！”小家伙喊道，脸色涨得绯红，“没有的事！您知道得很清楚，塔费坦从来不说实话的……可是，堂莱伊先生，您要走，是真的吗？”

“您听说了？”

“对。我在赌场和堂洛伦索·鲁伊斯先生家都听说了。”

莱伊观察了一阵子主格先生的鲜嫩脸蛋，然后说道：

“没有那回事。我姑妈对我很满意，对欧巴霍萨人赠予我的诽谤之言，她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决不会把我赶出她的家门的，尽管主教先生坚持这么做。”

“赶你出去……永远不会。不然，你父亲会怎么说呀！……”

“尽管您有这份美意，姑妈，尽管神父先生对我怀有热忱的友谊，我也许决定离开这里……”

“你要走！”

“您走！”

堂娜佩菲塔夫人眼睛里闪耀着光彩。神父先生虽然是一个善于不露声色的人，这时也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

“是的。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走。”

“可是，孩子，你性子太急了！……怎么都等不到明天一大早？……喂……胡安，打发人去叫利古尔戈大叔准备马匹……我想你是要带点吃的……尼古拉莎！……橱里的那块牛肉……利勃拉达，少爷的衣服……”

“您突然做出这种决定，我真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堂卡耶塔诺说，觉得应该对那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但是，您会回来的……是吧？”神父问。

“早晨那趟火车几点过？”堂娜佩菲塔夫人问，眼睛里流露出迫不及待的神色。

“我今天晚上就走。”

“可是，孩子，晚上没有月亮呀。”

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心灵中，忏悔神父的心灵中，娃娃博士的年轻心灵中，“今天晚上就走”这句话就像天堂旋律似的回响着。

“当然，亲爱的贝贝，你会回来的……我今天给你父亲，你的好父亲写了封信……”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脸上的神情好像要挤出一颗泪珠来。

“我有些事情麻烦您代办一下，”学者说。

“高梅教士的著作中，我还缺一本手迹。这倒是个好机会，”小律师说。

“我说，贝贝，你真是个急性子，这么急着要走！”堂娜佩菲塔夫人笑着低声说着，同时用眼睛盯着饭厅门口。“我忘记告诉你了，卡瓦尤克在等着你，他想和你说几句话。”

第十五章



继续加深，以致宣战

大家都向门口望去。半人半马怪物的威严身影在那里出现，面孔严峻，紧锁眉心，好像有些困惑。他想在粗野的面膛上装出和善的表情来打招呼，不过为了表现得笑容可掬，步履稳健，将威武有力的双臂放在正确位置上。他那样用力，以致神态很不自然。

“请进，拉莫斯先生，”贝贝·莱伊说。

“不，不，”堂娜佩菲塔夫人反对地说。“他没什么要紧事对你说。”

“让他说好了。”

“我可不同意在我家里商讨这些可笑的问题……”

“拉莫斯先生找我有什事呀？”

卡瓦尤克吐出几个字来。

“好了，好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笑了起来。“别再打扰我侄儿了。贝贝，别理他，讨厌鬼……你们大家想不想让我告诉你们，伟大的卡瓦尤克为什么恼怒吗？”

“恼怒？我知道了。”神父说着靠在一张大椅子上，纵声大

笑起来。

“我想跟堂何塞先生说……”威武的骑手咆哮着说。

“喂，给我闭上嘴，看在上帝份上，别把我们耳朵闹聋了。”

“卡瓦尤克先生，”神父说，“北京的绅士们到我们这块野蛮之地，把我们的粗鄙骑手取而代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说穿了吧，贝贝，问题是这样的：卡瓦尤克先生吗，我也说不上是……”

他笑得说不下去了。

“我也说不上，”神父补充说，“是特洛伊姐妹中的马利亚·胡安娜的什么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他搞错了！除了他的马以外，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马利亚·特洛伊了。”

“上帝保佑！”夫人喊道。“可怜的克里斯托瓦尔！你以为我侄儿是这样的人……？对了，你想对他说什么来着？说吧。”

“我过一会儿再和堂何塞先生说吧，”欧巴霍萨的鲁夫说。

他没有再说什么，便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贝贝·莱伊从饭厅出来往自己房间走去。在过道上，和他的特洛伊情敌碰了个满怀；他看到这个被触怒的恋人那副气恼而严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只说一句话，”他说着便厚颜无耻地站在工程师面前，“您知道我是何许人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大手重重地、无礼地压在青年人的肩上，以致后者不得不用力把他的手推开。

“用不着为此大动干戈。”

鲁夫有些茫然，但很快恢复了过来；他用大胆挑衅的目光看着莱伊，又把那句口头禅重复了一遍：

“您知道我是何许人吗？”

“当然知道。我早就知道您是一头畜生。”

他说完，一下子把那人推到一边，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我们这位不幸朋友当时头脑里想到的行动计划，简而概之就是：敲碎卡瓦尤克的脑袋，马上用严肃的然而能够打动姑妈之心的礼貌理由向她辞别，向神父冷冷说一声再见，同朴实的堂卡耶塔诺先生拥抱一下；最后，作为这场戏的结局，给利古尔戈大叔一顿棍子，当天晚上就离开欧巴霍萨，走出镇子时还要把鞋子上的灰尘跺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处在这种痛苦境地的、处处受到围攻的青年人，一刻也忘不了另一个人的处境比他更为悲苦和焦虑。一个女仆在工程师身后走了进来。

“你把我的字条给她了？”工程师问。

“给她了，先生。她给了我一样东西。”

莱伊从姑娘手上接过从报纸上撕下的纸片，看到空白边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听说你要走了。我决定一死。”

他回到饭厅时，利古尔戈大叔从房门探进头来，问道：

“几点钟用马？”

“没有钟点，”莱伊愤愤地回答说。

“这么说，你今天晚上不走啦？”堂娜佩非塔夫人说。“那就明天走吧。”

“明天也不走。”

“那么，什么时候走？”

“再说吧，”青年人一边冷冷地说，一边十分镇定地望着姑妈。“我现在不想走。”

他的眼睛射出挑战的锋利目光。堂娜佩菲塔夫人的脸忽而通红，忽而煞白；她看了一眼正摘下金丝眼镜擦拭的神父，然后扫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卡瓦尤克，此人刚刚走进来，坐在一把椅子边上。堂娜佩菲塔夫人看了看他们，那样子犹如将军注视着他心爱的兵团一样。接着，她又审视着贝贝·莱伊的镇定、沉思的面容；她本以为这位战略敌人已准备羞辱地败逃了，然而却出其不意地重返战场了。

第十六章

夜

欧巴霍萨在沉睡。路口和胡同里的奄奄一息的街灯发出昏暗的光，犹如一只只劳累的眼睛无力战胜睡意。身上裹着斗篷的流浪汉、巡夜人和赌徒，在微弱的灯光下悄悄地穿街而过。那时，只有醉汉的哼哼声和恋人的歌唱声时而打破这座历史名城的宁静。突然，传来微带醉意的巡夜人的高喊“万福马利亚”的声音，恰似沉睡中的城镇发出痛苦的呻吟。

堂娜佩非塔夫人家里也一片宁静，只是从堂卡耶塔诺先生书房传出他与贝贝·莱伊的谈话声。学者舒舒服服地倚在写字台前的一张靠背椅上，写字台上堆满了纸张和本本，有摘录、笔记和参考材料。莱伊虽然用目光注视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東西，但是他的思想无疑飞到远离书房的地方。

“佩非塔，”这位古董专家说道，“是位杰出女人。不过，也有小毛病，就是遇到随便一件小事爱渲染张扬。我的朋友，在内地的这些小镇子里，稍稍疏忽大意，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去特洛伊姐妹家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指摘的，我总觉得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只是披着一件慈善家的外衣，实则是个搬

弄是非的家伙。事情和他有什么相干？”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堂卡耶塔诺先生，急需采取断然措施。我需要见到罗莎里奥，和她谈一谈。”

“那你就去见她好了。”

“问题是，他们不让我见到她，”工程师说着，在桌子上狠狠击了一拳。“罗莎里奥被软禁起来了……”

“软禁起来了？”学者怀疑地喊着说。“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她那张脸，也不喜欢她那样子，更不喜欢她那双漂亮眼睛显现出来的痴呆神色。她总是闷闷不乐，很少讲话，动不动就哭起来……堂何塞，我的朋友，我真担心那个姑娘也会像我们家很多人那样，成为那种可怕病痛的牺牲品。”

“可怕病痛？什么病痛？”

“疯癫……说得确切些，是躁狂症。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我是唯一一个得以脱身的。”

“您！……还是把什么躁狂症放在一边吧，”莱伊焦虑地说。“我想见到罗莎里奥。”

“这很自然。但是，她妈妈把她与外界隔离开来。这是一个保护措施，亲爱的贝贝，这是对我家所有成员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你想想，现在对罗莎里奥脆弱神经系统的最大刺激，莫过于见到她的心上人，听到他的声音了。”

“不管怎么说，”贝贝坚持说，“我要见到她。”

“佩菲塔也许不反对你那样做，”学者一边说，一边注视着他的笔记和资料。“我可不想插手别人的事。”

工程师看到从波伦蒂诺斯家族这位大好人那里得不到什

么帮助，便告辞准备出来。

“您还是工作吧，我不想打扰您了。”

“没关系。我还有时间。你看这堆我今天搜集到的十分珍贵的材料。你看呀……‘在1537年，欧巴霍萨一位名叫巴多洛美·德·奥约的人乘坐卡斯特尔—罗德里戈侯爵的大船去了意大利的奇维塔韦基亚。’另外一条这样说：‘同一年2月20日，欧巴霍萨的冈萨雷斯·德·阿尔科一家两兄弟胡安和罗德里戈，从马埃斯特利盖出发，航行到加莱海面时同一艘英国战船和冯欧文率领的佛拉明戈船队相遇……’总之，那是我们海军的一次重要战绩。我发现，一个叫什么马戴欧·迪亚斯·科洛内尔的欧巴霍萨人，是保安队少尉，他在1709年写了《安赫莱斯王后之韵歌、哀歌、牧歌、数字描绘、光荣的劳作、焦虑的光荣》，并在巴伦西亚出版。我有一本这部著作的珍贵样书，价值连城……另外一个欧巴霍萨人写了《关于希内塔的种种遭遇》，这本书很有名，我昨天给你看过。一句话，在这鲜为人知的历史迷宫里，我每走一步都能够碰到一两位大名鼎鼎的同乡。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埋在黑暗之中，被遗忘，我要把他们挖掘出来。亲爱的贝贝，恢复我们出生的这块土地之光荣和风采，无论是史诗上的还是文学上的，该是多么纯真的快慰呀！一个人把他从上天得到的一点点才智，把从父辈那儿继承的财富，把他活在人世间的短暂时间，用在这上面不是更有价值吗？……人们看到欧巴霍萨是西班牙天才之摇篮，应该功归于我。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人们不知道欧巴霍萨这一代贵族阶层、这一代绅士阶层的家世吗？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植物

和花木,能有比在这里更加不受罪恶之毒草侵扰,从而更加茁壮成长的地方吗?我认为很少很少。这里是和平世界,人们互相尊重,像基督徒那样谦恭朴实。在这里,人们如同在福音时代一样兴办慈善事业;在这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妒忌;在这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恶的欲望,你如果听谁说起盗贼和杀人凶手的话,你应该相信,这块高贵土地上的人决不会干那种勾当,或者说,是那些受了豪强蛊惑的不幸家伙干出来的。在这里,你会看到纯粹的民族特性:正直,豪放,廉洁,纯真,质朴,尊重师长,热忱,大方……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这远离城市迷宫、充满和平气氛的社会。唉!城市里,除了虚伪和堕落,还能有什么!所以,我在马德里的那么多朋友,都没能使我离开这里。于是,我生活在这里,以我忠厚的乡亲和书本为伴,每日呼吸着健康而正直的空气,而这种空气在我们的西班牙日渐稀薄起来,只有一些偏僻小镇,基督徒居住的小镇,靠着它们的美德还存在着,保存着。你不要以为,亲爱的贝贝,是这种平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使我幸免我家那先天的可怕疾病的缠绕。我年轻时,我和我的父兄一样,都不幸地染上了那最荒诞的躁狂症。但是,你看我今天多么健康呀,我只在别人身上看见过这种病。所以,我很担心我的小侄女。”

“我庆贺欧巴霍萨的空气保护了您,”莱伊说,无法抑制在极度悲苦之中奇怪地产生出来的嘲弄他人的情绪。“而这里的空气,我却感到很不适。我如果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不久也会染上躁狂症的。好了,祝您晚安,工作顺利。”

“晚安。”

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困，也不想休息，恢复体力；相反，一种强烈的兴奋使他心情激荡，坐立不宁，思前想后。他在房间踱起步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过了一会儿，他打开开向果园的窗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欣赏起无垠的夜幕来。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处在沉思状态中的人却能看到一切。莱伊注视着漆黑的夜，观看着他的不幸怎样一幅幅地从夜幕上闪过。黑影使他看不到地上的鲜花，也看不到天上的鲜花，也就是星斗。一点光线也没有，他觉得一丛丛果树在运动，忽而缓缓地离去，忽而卷成团返回，犹如阴影组成的大海波涛起伏一样，又似潮水一涨一落；那是两股尚看不清的力量在搏斗，从而使宁静的夜激荡翻腾。这位数学家一边注视着他的心灵如何映射在夜幕上，一边说道：

“斗争将是残酷的。谁胜谁负，我们拭目以待。”

夜间昆虫在他耳边讲着话，语言深奥。这里，一声尖利的叫声；那儿，喳喳声如同我们呶着舌头一样；那边，声音如怨如诉；更远一点，颤抖的响声酷似游荡牛群的脖铃声。突然，莱伊听到一个奇怪声音，瞬间即逝，那声音只有人的唇舌才能发出来；这声叹息像闪电一样从他脑际掠过。他感到转瞬消失的声音在他身上蠕动着，一遍遍地重复着，变得越来越亢。他环顾四周，举目向楼上望去，一扇窗户上似乎映出一个白色东西，好像一只白色小鸟扇动双翅。在贝贝·莱伊激荡的脑海里瞬间掠过了凤凰、鸽子、苍鹰的样子……然而，那只鸟儿只不过是一块头巾。

工程师从窗户跳到果园里，仔细观察着，看到了表妹的手

和脸。他也隐约发现表妹把手指放在唇边，做着人们惯常不让对方弄出声音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亲切的身影向下伸长胳膊，接着就消失了。贝贝·莱伊迅速返回他的房间，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慢慢地向前走着。他的心扑通扑通跳着，好像有把斧子在胸膛挥舞着。他等了一会儿……；最后，楼梯上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一下，两下，三下……是一双便鞋发出的轻柔响声。

他在深沉的黑暗中迎上去，伸着双臂，想挽下楼人。他内心深处激起了一股甜蜜的暖流。可是，在他那甜蜜感情之后，另外一种感情，即可怕的报仇愿望又油然而生。脚步声由上及下，越来越近了。贝贝·莱伊迎上去；那双在黑暗中摸索的手触到了他的双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噢，紧紧地握在一起。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

走廊又长又宽。它的一端是工程师卧室的房门；中间是饭厅的门；另一端则是楼梯，一扇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有一道台阶。那扇门内就是小教堂，里面供奉着波伦蒂诺斯一家人信仰的圣神。有时还在那里做弥撒。

罗莎里奥把表哥领到小教堂门口，无力地坐在台阶上。

“在这儿？……”贝贝·莱伊喃喃地说。

他从罗莎里奥的右手动作上判断出她在画十字。

“罗莎里奥，亲爱的表妹……你让我见到你，谢谢你！”他一边感叹地说，一边把她深情地搂在怀里。

他感到姑娘把冷冰冰的手指贴在他的唇上，不叫他弄出声音。他疯狂地吻着那些手指。

“你这么冷……罗莎里奥……为什么这样打哆嗦？”

她两排牙齿格格作响，全身痉挛。贝贝觉得自己的脸被表妹的脸烘烤着，惊惶地叫道：

“你额头像座火山……你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你真的病了。”

“真的……”

“那你还出来……”

“为了看你……”

工程师把表妹紧紧抱在怀里，给她一点儿温暖；然而，这样并不能获取足够的温暖。

“等等，”他激动地说着，站起身来。“我回房间把我外出斗篷拿来。”

“把灯熄了，贝贝。”

原来，莱伊没有熄掉灯，从而从房门射出一道微弱的光线来，照在走廊里。他很快回来了。到处漆黑一片。他摸着墙壁，才得以回到表妹所在的地方。两个人又贴在一起了。他小心地把表妹从头到脚裹起来。

“亲爱的，你现在感觉好了吧！”

“是的……好了！……和你在一起。”

“和我在一起……并且永远，”青年人激动地喊起来。

但是，他发现表妹在挣脱他，站起来。

“你干什么？”

他听到一阵金属响声。罗莎里奥把钥匙插进黑暗中的锁孔里，轻轻地打开他们刚才落坐门槛的那扇门。长久关闭的房间特有的微微潮湿味，从墓穴一般的黑屋子里散发出来。贝贝·莱伊被表妹拉着手，他听到她把嗓子压得低低地说：

“进来。”

他们向前迈了几步。他觉得被黑夜天使引到神秘的极乐

处所。她在前面摸索着。终于又响起了她那甜蜜声音：

“坐下吧。”

他们身边是一条木凳。两个人坐下。贝贝·莱伊又把她搂在怀里。就在那一刻，他的头碰到一个硬东西。

“这是什么？”

“脚。”

“罗莎里奥……你在说什么呀？”

“天神耶稣的脚，我家供奉着受难耶稣像，这是他的双脚。”

贝贝·莱伊觉得有只冷冰冰的长矛刺穿自己的心脏。

“你吻一下，”姑娘命令似地说。

数学家吻了圣像的冷冰冰的双脚。

“贝贝，”姑娘热切地握着表哥的手问，“你信上帝吗？”

“罗莎里奥……你在那里说什么呀？你在想些什么傻事呀？”表哥茫然地说。

“你回答呀。”

贝贝·莱伊感到手上湿了。

“你哭什么？”他十分惊惶地问道。“罗莎里奥，你那荒诞的怀疑，让我伤心得几乎死去。你问我信不信上帝！你怀疑这一点吗？”

“我，我不怀疑。但是，人家都说你不信上帝。”

“你如果对那种蠢话信以为真，那你在我的眼里就失去价值了，你那纯贞的光环也不复存在了。”

“听人家说你不信上帝，而我又没有任何理由确认你信上

帝，只好在心里抗议着，说那是诽谤。你不可能不信上帝。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你的宗教感情，和我的一样强烈。”

“你说得太好了！那么，你认为我信上帝，为什么还问我呀？”

“因为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听你亲口说信上帝，我会感到快慰的。这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多日如此沉静之后，重新听到你的声音，并且是说：‘我信奉上帝。’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吗？”

“罗莎里奥，连坏人都可以信奉上帝的。如果谁说有不信上帝的人，我不怀疑这一点，但他们一定是使世界不得安宁的诽谤者、阴谋家……就我个人而言，阴谋和诽谤无关重要。而你，如果能够凌驾这些流言蜚语之上，不让你的心让叛逆的手塞进不和的情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我们的幸福了。”

“可是，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贝贝，亲爱的贝贝……难道你信魔鬼？”

工程师没有回答。小教堂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罗莎里奥看不见表哥听了她那个奇怪的问题脸上掠过的微笑。

“大概应该相信魔鬼，”他终于说道。

“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妈妈不让我见你。可是，除了无神论以外，妈妈没有说你的坏话。她叫我等待。说你将要做出决定。说你要走，还会回来的……你坦率地对我说出来吧……你是不是对我妈妈印象不好？”

“决不是，”莱伊十分尴尬地说。

“你是否和我一样认为她很爱我，爱我们两个人，只希望我们幸福？说到底，我们必须从她那儿得到答应，同意我们的婚事。”

“你如果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你妈妈疼爱我们两个人……但是，亲爱的罗莎里奥，应该承认魔鬼已经闯入了这个家。”

“你不要冷嘲热讽，”她亲切地说。“啊！妈妈是个好心人。她一次也没有说过你不配做我的丈夫。她只是强调无神论……人们说我患有躁狂症，说我现在又患有新的躁狂症，就是全身心地爱着你。在我们家里有个规定，就是从不正面对我们先天的躁狂症说三道四。不然，会越闹越凶。”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好大夫给您治疗，亲爱的，他们会治好你的病的。”

“我不要他们治，不要，一千个不要！”罗莎里奥把额头依在未婚夫的怀里，感叹地说。“我情愿疯着和你在一起。我是为了你在受折磨呀，为了你在生病呀，为了你才置生死于度外呀，甘愿冒死的危险呀……我已经预见到了，我明天一定病得更厉害，更严重……也许死去，死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病，”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只是精神不安而已，当然罗，这使神经系统受到轻微影响。你只是因为受到可怕的粗暴对待，从而在内心深处感到十分痛苦。但你对这一点，由于心地纯朴和宽宏而不甚了了。你忍让，你原谅加害于你的人；你忍受着痛苦，而把不幸遭遇归咎于凶恶的超自然影响；你默默地忍受着，把你那清白无辜的脖颈伸给刽子手，任其宰割；

砍进你咽喉的屠刀，你还以为是偶然扎进的玫瑰花刺。罗莎里奥，抛掉那些想法吧，你要认识到我们的处境十分严峻。你要看到处境严峻的真正原因，不要胆怯，不要在强加于你的痛苦面前退让，不要让灵与肉病倒了。你应该获取你所缺少的勇气，勇气会还给你健康，因为你没有真的生病，亲爱的表妹：你是……我说出来，好吗？你是被吓坏了，恐惧了。古人对你身上发生的现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称做中邪了。罗莎里奥，鼓起勇气来，相信我！站起来，跟着我！我只想说这些。”

“唉，贝贝……亲爱的表哥！我觉得你说得对，”罗莎里奥说着，眼泪簌簌而下。“你的话在我心中回荡，狠狠地撞击我的心房，给了我新的生命。在这里，在黑暗之中，我们不能看到对方的面孔，但我感到有一丝难以描述的曙光从你身上射出来，照着我的灵魂。那么，你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我？我一认识你，就觉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没有见到你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以前的渺小卑微状态，回到怯懦恐惧状态。没有你，我就觉得生活在地狱里。亲爱的贝贝……我要按照你说的去做：站起来，跟着你。我们一起到你想去的地方。我现在感觉很好，知道吗？我不发烧了，我重新获取了力量，我想尽情奔跑，尽情呼喊，我在变成一个新人，变得高大，变得比以前大一百倍来拥抱你，来爱你，知道吗？贝贝，你说得对。我没有病，我只是被吓坏了，更确切地说，被迷惑了。”

“对，被迷惑了。”

“被迷惑了。一双双可怕的眼睛盯住我，使我说不出话来，浑身颤抖。我害怕。可是，怕什么呢？……只有你具有那种神

奇力量，使我获得重生。听到你讲话，我便复活了。我这样想，我如果死了，你在我的墓旁徘徊，我会从大地深处听到你的脚步声的。噢，现在如果能够看见你，那该多好呀！……但是，你在这里，在我身边，我不怀疑你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了！……这些日子我一直疯癫着，我孤独，度日如年……他们总是对我说，明天，明天，明天。入夜，我常常从窗子探出头去，看到你房间的灯光，就觉得得到了安慰。有时候，我看到你的身影映在玻璃窗上，就像看到神明显灵。我把胳膊伸到外边，流着眼泪，在心中呼喊，但是不敢喊出声音来。当我接到女仆转来的你的字条时，当她把信交给我，说你准备离去时，我悲伤极了，我觉得灵魂都要离开躯体，慢慢地死去。我一点一点倒下去，就像受伤的小鸟一边飞，一边坠下，一边死去……今天晚上，我看到你那么晚还没有睡，抑制不住和你谈话的强烈愿望，便走下楼来。我觉得我把一辈子可能拥有的胆量都花在、都用在了这个行动之中了，用在了我刚才做过的这个行动中了。我觉得我以后不能不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子……不过，你将给我勇气，你将给我力量，你将帮助我，是吧？……贝贝，我亲爱的表哥，你对我说是，对我说我有力量，永远有力量；对我说我没有生病，永远不会生病。我现在不在生病，身体很好，我都在笑我的那些可笑的病痛了。”

罗莎里奥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感到表哥在用双臂紧紧搂抱着。这时，听到一声“唉！”的叹息声，但那不是从她嘴巴，而是从表哥嘴巴发出来的，因为他低下脑袋时，和耶稣的双脚重重地碰了一下。黑暗中，眼睛里冒出来了金星。

在那黑暗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那样的情绪和那样的幻觉来。莱伊都觉得不是他的头碰在了圣像的脚上，而是圣像活动了，立刻狠狠地教训了他一下。他抬起头，半似认真半似玩笑地说道：

“上帝哟，你不要打我，我不会做出坏事来。”

在那同一刻，罗莎里奥拉起工程师的手，放在自己的心窝上，一个纯洁、庄重、天使般的激动声音这样说道：

“我崇拜的上帝，世界之主，我家的保护神，贝贝也崇拜的上帝，为我们的罪过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圣基督，在你面前，在你受难的身体面前，在你戴着荆冠的额头前，我宣誓：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除了你之外，他是我的心最疼爱的人；我宣誓：他是我的，我宁愿死去也不属于另外一个人；我的心，我的灵魂，都是他的。我求你不要让世人反对我们的幸福，成全我们的姻缘，这个姻缘在世人眼里，如同在我的心灵中那样，是美满的。”

“罗莎里奥，你是我的，”贝贝激动地说。“不论你母亲还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结合。”

表妹把漂亮的身体依在表哥胸前，一动不动。她开始颤抖了，像鸽子在鹰爪里，在情人的怀抱里颤抖了。

工程师的脑海像闪电一样掠过一个想法：有魔鬼存在。但是，那时的魔鬼是他自己。罗莎里奥害怕地动了一下，她那样惊恐地颤抖，像是预感到危险一样。

“你对我发誓决不退缩，”莱伊茫然地说，同时止住了她的颤抖。

“以我父亲的骨灰的名义发誓，他的骨灰在……”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脚下。”

数学家感到脚下的磁砖在慢慢掀起……；但是，磁砖并没有，并没有掀起。他尽管是数学家，但还是有那种感觉。

“我对你发誓，”罗莎里奥说，“以我父亲骨灰的名义，以正在注视着我们的上帝的名义……我们现在身体紧紧靠在一起，将来上帝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走时，我们也紧紧地靠在一起，躺在磁砖之下。”

“是的，”贝贝·莱伊说。他是那样激动，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慌乱感觉。

两个人默默地呆了一会儿。罗莎里奥站起身来。

“要走了？”

她又坐下。

“你又颤抖了，”贝贝说。“罗莎里奥，你又不好了，头滚烫。”

“我好像要死了，”姑娘绝望地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倒在表哥的怀里，失去了知觉。他抚摩着她，发现她满脸都淌着冷汗。

“真的病了，”贝贝自言自语地说。“事情闹得这样，真的显得太蠢了。”

他把表妹抱起来，想使她苏醒过来；但是，她依然颤抖不止，昏迷不醒。于是，他决定把她抱出小教堂，呼吸一点新鲜空

气可能会苏醒。结果真的是这样。罗莎里奥恢复了知觉，发现那么晚了还呆在她的房间外面，心中很是不安。教堂的时钟打了四下。

“这么晚了！”姑娘叹息地说。“放开我，表哥。我觉得我可以行走了。我真的病得很重。”

“我和你一块儿上去。”

“那无论如何也不行。我宁愿爬着回到房间去……好像有响声，听见没有？”

两个人沉静下来，急切地听着，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什么也没听见，贝贝？”

“什么也没有。”

“注意听……现在，现在又响起来了。我不知道那声音是在远处，很远的地方，还是很近，很近很近。也许是妈妈的呼吸声，也许是教堂塔楼上的风向标在响。啊！我耳朵可尖啦！”

“太尖啦……亲爱的表妹，我把你抱上楼吧。”

“好吧，把我抱到楼梯上面，然后我自己走。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可是，听见没有？”

他们停在楼梯的第一道台阶上。

“是金属响声。”

“是你妈妈的呼吸声吧？”

“不是，不是。响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是不是鸡叫了？”

“可能是。”

“好像有人说话：‘我去那儿，我去那儿。’”

“听见了，听见了，”贝贝·莱伊喃喃地说。

“是喊声。”

“是喇叭声！”

“是的。快上去。欧巴霍萨就要醒来了……听得清清楚楚的了。不是喇叭，而是号角。军队开过来了。”

“军队！”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军队开来对我有好处……我很高兴，罗莎里奥。快上去吧。”

“我也很高兴。上去。”

他一下子把她抱上楼，两个恋人分别时，那样小声地咬着耳朵说话，几乎听不出声音来：

“我在朝向果园的窗户上告诉你，我已经平安地回到房间。再见。”

“再见，罗莎里奥。注意，别碰到家具。”

“这里我熟悉，表哥。我们以后再见。你如果想收到我的电报，就从你房间的窗户探出来。”

贝贝·莱伊按照她说的做了。可是，他等了许久，罗莎里奥并没有从窗户探出来。工程师觉得楼上有人在激动地讲话。

第十八章

军 队

欧巴霍萨镇上的居民还在清晨的最后睡梦中便听到了响亮的号角声。他们睁开眼睛便说：

“军队！”

有些人半睡半醒着，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说：

“到头来还是给我们派来这帮无赖！”

有些人急急忙忙从床上爬起来，气呼呼地说：

“去看看这些该死的东西。”

还有些人骂咧咧地说：

“看样子我们得提前纳税了……他们开始抓丁、纳税，我们就给他们一顿棍子，棍子加棍子。”

有一家人却用兴奋的语调说道：

“我儿子该来了！……我哥哥该来了！……”

人们都从床上跳下来，急忙穿好衣服，打开窗户观看迎着晨曦乱哄哄开进镇上的队伍。全镇一片悲伤，寂静，死气沉沉；而军队却是欢乐，喧闹，生气勃勃。军队开进镇里，好像僵尸通过法术重新获得生命，闹嚷嚷跳出阴湿的墓穴来，在周围欢跳

着。那样舞动，那样喧闹，那样欢笑，那样兴奋呀！世界上再没有比军队更有趣的东西了。民族的青春活力表现在它的身上。从个人角度讲，这民族中间有或者可能有呆滞的或不安分的，有迷信的或不敬神明的，然而在铁的纪律压力之下，这一切都消失了，因为纪律把许许多多无名小人物汇聚成一个不同寻常的整体。兵士，或者说军队的一分子，听到解散的命令以后，从过着有规律的、有时甚至是崇高的生活的集体分离出来时，往往还可能保存着军队的某些特征。但是，这种情况不是最常见的，随着分离往往产生胡作非为现象。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一支军队是光荣和荣誉的代名词，那么一群士兵就可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灾祸。民众看到凯旋队伍开进他们的城镇会兴奋得流出热泪来，但看到那些散游的、自由行动的大兵先生则会恐惧得呻吟起来，忧虑得浑身颤抖。

发生在欧巴霍萨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可歌颂的荣耀，没有编织花冠和张挂欢呼胜利标语的缘由，也没有讲述我们将士丰功伟绩的动因，由此，军队的开来，对这座主教辖区小镇来说意味着恐怖和忧伤，因为它虽说很穷，但鸡呀，水果呀，钱呀，姑娘呀，还是有的。自从众所周知的战神之弟子们开来以后，这一切就处在了危险境地。除此之外，波伦蒂诺斯家族的故乡是个远离交通、报刊、铁路及其他带来繁荣和喧闹的地方——此刻，没有必要详细分析——，向来不喜欢有人来打扰它的恬静生活。

它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起来反对中央政府，不听其统治，然而这中央政府，不管是好是坏还是有权管理我们的。它

还翻出昔日享有特权的老帐，嘀咕个不停，像骆驼那样反刍着先前吃下的草料，炫耀其独立性，这种令人遗憾的事使省长伤透了脑筋。

再有，应该记住欧巴霍萨是有前科的，确切地说，是有暴乱传统的地方。毫无疑问，它在自己“体内”仍然保存着暴乱的、具有活力的细胞；堂卡耶塔诺曾经激情满怀地说过，在久远的年代，那些暴乱曾经使欧巴霍萨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而现在尽管已经衰败，仍然不时地想干一番事业，哪怕是野蛮的或者胡为的。过去，欧巴霍萨奉献给世界那么多英名盖世的人物，无疑，现在也希望它的当今子孙，如卡瓦尤克、梅伦盖、佩罗马洛之类胜过他们的先辈，创造新的功绩来。

每逢西班牙发生动乱，这个镇子就向人们表明，它存在在地球上不能不有所作为，虽然它从来没有成为真正大战的舞台。它的特性，它的地位，它的历史，使它在兴风作浪中只起个配角作用。诸如圣徒团时期（1827年）、七年战争时期、1848年以及在其他不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在西班牙全国的表现也只此而已。在欧巴霍萨，帮会和帮会分子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可怕现象产生于独立战争，这就是好事变成坏事的实例呀。“好人变坏会更坏。”一方面，帮会和帮会分子的群众基础越来越牢；另一方面，所有以中央政权的名义进驻欧巴霍萨的机构或人物却受到冷落。士兵在这里是那样被冷眼看待，以致老人们讲述偷、杀、奸一类的违法乱纪的罪行时，总要加上这么一句话：“这是军队开来时发生的。”

我们上面介绍了如此重要的史料，但还有必要补充一点：

在我们谈及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子里，部队开到欧巴霍萨并不是逛大街的，他们负有某种使命，这在以后会清晰而详细地知道的。另外，还有一个材料其重要性也不是不大的，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现在讲述的事情发生在那样一个年代，离现在不太近，但也不太远，如同欧巴霍萨——罗马人认为它的名字是由“城”和“圣”两个字组成的，而当代学者考证出，由最后两个音节组成的词尾和大蒜有关，因此把这个小尾巴加在“城”字之后，它便成了世界优等大蒜的故乡——离马德里不太近但也不太远一样，不过也很难说清楚这座光荣之城是坐落在北方还是南方，是东方还是西方，而只能说它在西班牙某个地方，在西班牙人眨眼可以看到它影子的地方，注意可以嗅到它大蒜味的地方。

镇政府分发住房卡以后，士兵们分头去寻找各自的住处。人们看见他们都拉长了脸，每户人家都把最不能住人的地方腾出来给他们。镇上的姑娘们，说句老实话，虽说不是最高兴的，但是对她们必须严加防范，再说对这帮无赖开进镇里表示高兴，也是有失端庄的。只有少数几个当地出身的士兵受到了热情接待，其余的都被视为异类。

早晨 8 点钟，一位骑兵少校拿着他的住房卡走进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家门。仆人们受夫人——她心情不好，不愿意下楼迎接那位军队长官——的委托接待了他，把家里看来唯一空闲的房间，也就是贝贝·莱伊住的房间派给他住。

“让他们凑合着住吧，”堂娜佩菲塔夫人没好气地说。“如果住不下，都滚到大街上去。”

她这样做是有意给她卑劣侄儿制造麻烦，还是家中真的没有空房？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就连产生这一真实故事的地方的报刊也没有对这一重大问题发表过只言片语。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他们两个人挤在笼子一样的房间里非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因为是老朋友倒分外高兴。两个人一见而又惊又喜，不停地互相询问对方情况，不时发出欢笑声，庆幸那么巧，在此时此地相遇。

“宾松……怎么到了这儿！……可是，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想到你也在这一带……”

“贝贝·莱伊，我早听说你在这边。可是没料到会在这可怕的、在这野蛮的欧巴霍萨见到你。”

“太巧了！……这样的巧遇，可是天意呀……宾松，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镇上可要干点大事了。”

“我们有时从长计议，”另一个人回答说，随即坐在工程师躺着的床边上。“因为看来我们两个人得住在一个房间里了。这座鬼房子是谁家的？”

“哼，是我姑妈的。你说话要更客气些。你不认识我姑妈？……可是，我得起来啦。”

“太好啦，你起来，那我就躺一会儿吧，我真得休息休息……路真难走！我的朋友贝贝，那是怎样的路，怎样的镇子呀！”

“告诉我，你们这回来欧巴霍萨，是打仗的吗？”

“打仗！”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许能帮你们一把的。”

“这是什么镇子呀！可是，是什么镇子呀！”军人喊道，摘下头盔，将佩剑、武装带、公文包和斗篷放在一边。“这是第二次派我们到这里来了。我对你发誓，如果还派第三次的话，我就绝对要求退役了。”

“你不能说这里好人的坏话！可是，你来得太是时候了！好像是上帝派你来帮助我的。宾松……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冒险的想法，你如果要这么称呼它的话，我有一个计划，我的朋友……没有你，我寸步难行。刚才我还疯了似地冥思苦想着，焦虑地说：‘我这里如果有个朋友，有个好朋友……’”

“想法、计划、冒险……我猜有两件事，数学家先生。”

“正经事，很正经的事。你躺下，先睡一会儿，我们以后谈吧。”

“我是躺下，但不睡。你把想说的话，都讲给我听好了。不过，我有个要求，尽量少讲欧巴霍萨。”

“可是，我正是想要对你讲讲欧巴霍萨……怎么，你对这个英才辈出的地方也有反感呀？”

“这些种大蒜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种大蒜的人……那么，你说的英才，就是这些种大蒜的人呀！可是，这些种大蒜的人，和这里生产的大蒜一样，那气味令我难以忍受。这个镇子被那样一些人统治着，他们教给人们的東西只是猜疑、迷信和憎恨所有人。我们得闲时，我要给你讲一件发生在这里的事……这件事既好笑又可怕，是去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你听了以后，会抑制不住大笑的，而我一提到那事，就气得眼冒金星……可是，总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而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点也不好笑。”

“不过，我对这个镇子之所以憎恨，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应该知道，1848年，我父亲在这里被一帮丧尽天良的帮会分子杀害了。他那时是少将，已经退役了。他奉政府之召去马德里，途经维利亚奥伦达时，被五六个歹徒抓住了……这儿有好几个帮会组织……阿塞罗呀，卡瓦尤克呀，佩罗马洛呀^①……全然是逃的劳役犯人，这样说再恰当不过了。”

“依我看，这两个团的步兵，外加骑兵到这儿来，不会是用来欣赏这里的肥土沃园吧！”

“哪能是干那个来的！我们是来这里扫荡的。这里有好几座弹药库。政府要不在这一带布置些兵力，根本不敢把镇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撤换掉。这一带骚乱不断，附近两个省在闹事，再加上欧巴霍萨这个市级县在每次内战中都有精彩表演，真怕这里的鲁夫粗汉出来拦路抢劫呀。”

“防备得好！可是，我认为，除非这些人死尽，重新投胎，除非石子也变个样，不然，欧巴霍萨就不会安宁。”

“我也这么看，”军人点着一支香烟说。“你没看到这些帮会分子在这儿很吃得开吗？所有在1848年和其他历史时期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人，或者他们的儿子，如果本人已经不在的话，都被安排了要职：税务官、镇门警官、镇府官员、邮局职员；还有的人当上了什么警察、执事、专员了；另外，还有的人成了土豪劣绅，操纵选举，在马德里都很有影响，到处封官许

^① 这三个帮会组织的名称，意为“钢铁勇士”、“野马”、“凶恶毛发”。

愿……总之，叫人不寒而栗。”

“你说这几天帮会分子会不会闹事呀？如果闹事的话，你们就可以横扫这个镇子，我愿帮助你们。”

“依我看……如果那样，当然好了！他们会轻举妄动的，”宾松说道。“因为附近两个省的骚乱闹得正凶，蔓延很快。莱伊，我的朋友，这是我们两个人谈，我认为要闹一阵子的。有人嘲笑我们，说再不会有过去那种内战了。他们不了解这个地方，不了解欧巴霍萨和它的居民。我认为现在开始的乱子会拖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残酷斗争，要流血呀，上帝知道要持续到何年何月。你说呢？”

“朋友，在马德里时，我嘲笑那些说会发生七年战争那样长、那样残酷内战的人，可是现在，我来到这里以后……”

“应该深入到这些神秘的地方去，就近对它们的居民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他们的薄弱环节。”

“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想法有什么根据，但我总觉得，到了这里以后就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了，从而认为可能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

“完全正确。”

“可是，现在，我更为关心的不是公众战争，而是私人战争，我已经卷了进去，我刚刚宣战。”

“你说这幢房子是你姑妈的。她怎么称呼？”

“堂娜佩菲塔·莱伊·德·波伦蒂诺斯。”

“啊！这个名字好熟呀！她可是一个大好人，是我唯一没有听到大蒜头们说她坏话的人。我上次来这里时，走到哪儿都

听到人们颂扬她的和善、仁慈，说她德高望重。”

“对，我姑妈是很和善，很和蔼可亲，”莱伊喃喃地说。

说完，他沉思了一会儿。

“我现在记起来了……”宾松突然喊起来。“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呀……！对，我在马德里听说你要和一个表妹结婚的。这一下子真相大白了。是不是那个长得天使一样漂亮的罗莎里奥呀？……”

“宾松，我们得好好谈谈。”

“好像不那么顺利吧。”

“不只是不顺利。斗争还很激烈呢。我很需要朋友的帮助，这些朋友应该有权势，机智果断，有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智勇双全。”

“我说，你说的可比决斗还严重呀。”

“严重得多。一对一地斗很容易。但是，对付女人，对付暗中算计你的无形敌人，难上加难呀。”

“好，说吧，我洗耳恭听。”

宾松少校在床上舒展了一下身子。贝贝·莱伊拉过一把椅子，把臂肘支在床边，用手托着头，讲了起来。说是交谈也好，咨询也好，阐述计划或别的什么也好，反正他谈了很长时间。宾松十分好奇地倾听着，一言不发，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要他补充一些材料，说明含糊不清的情节。宾松听完莱伊的话，面色十分严肃。他在床上甜甜地伸了伸懒腰，就像三天三夜没睡过觉似的，然后说道：

“你的计划很冒险，困难不小。”

“但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噢！你说得对，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你再好好想想。”

“我已经想过了。”

“那么，你已经下决心付诸行动了？我说，现在可不时兴干这种事了。一般说来，结果都不好，干这种事的人落得里外不是人。”

“我决心下定了。”

“好吧，虽说这事是冒险，严重，很严重，但你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将竭尽全力，不惜一切。”

“我就指望你了？”

“直至牺牲生命。”

第十九章

短兵相接——策略

第一次交锋没有过多久便发生了。贝贝·莱伊已同宾松就那项计划取得了共识，其首要条件是两个朋友装作素不相识。吃饭时，贝贝·莱伊走进饭厅；姑妈在那儿，她刚从教堂回来，她习惯在教堂度过整个上午。她独自一人，像是心事重重。工程师发现那张不失美丽的苍白得和大理石一样的脸庞上，笼罩着乌云般的神秘阴影。她看什么东西时，便重新放出凶狠的光彩。但是，她很少看什么。这时，善良的夫人迅速地扫了一眼侄儿的脸之后，面部又笼罩上了深邃莫测的阴影。

大家默默地等待上完饭菜。

他们没有等堂卡耶塔诺先生，因为他去“大世界”了。开饭时，堂娜佩菲塔夫人说：

“今天政府给我们派送来的那个当兵的，不来吃饭呀？”

“他可能饿了，但好像睡觉比吃饭更重要，”工程师回答说，看也没看姑妈一眼。

“你认识他？”

“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政府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宾客，真够我们开心的。我们这里准备了床铺，准备了饭菜，让那些马德里的无赖们随时享用。”

“那是担心帮会起来闹事，”贝贝·莱伊说，觉得周身像团火似的燃烧着。“政府已经下定决心镇压欧巴霍萨人，消灭他们，让他们粉身碎骨。”

“我说，好了，好了，别说了，看在上帝份上，”夫人冷嘲热讽地说。“我们多么可怜呀！我说，你可怜可怜我们吧，给这些不幸的人一条活路吧！怎么，你也要帮助军队镇压我们呀？”

“我不是军人。当我看到把内战、反叛、纷争、动乱、匪帮和野蛮这些我们时代、我们祖国的耻辱连根拔掉时，只是拍手称快。”

“让一切都看在上帝份上。”

“欧巴霍萨，亲爱的姑妈，除了大蒜和土匪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土匪借助政治或宗教思想每四五年就铤而走险一次。”

“谢谢，谢谢，亲爱的侄儿，”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脸色变得苍白。“你是说欧巴霍萨除了那东西什么也没有了？这里会有点别的什么，会有你所没有的东西，而你来我们这儿正是寻找那东西的。”

贝贝·莱伊觉得挨了一记耳光。他的心在燃烧。他已经很难顾及姑妈是女性、她的那种情绪和所处的地位了，满腔怒火就要喷射出来；他抑制不住，即刻向对方扑去。

“我之所以到欧巴霍萨来，”他说，“是您叫我来的，您和我

父亲商量好……”

“是这样，是这样，一点不错，”夫人一下子打断他的话，尽力恢复惯常那种甜蜜声调。“这我不否认。在这里，真正有错的是我。你的烦恼，你使我丢尽了脸，自从你来我们家后发生的一切不快事件，都是我的错。”

“您承认这些，我很高兴。”

“相反，而你却是位圣神。难道你还要我在你这个可笑人物面前求饶吗？”

“夫人，”贝贝·莱伊放下刀叉，板起面孔说，“请您不要这样肆无忌惮地嘲弄我。我不能这样呆下去……我只不过说是您叫我来欧巴霍萨的。”

“是这么回事。我和你父亲商定你和你表妹罗莎里奥结婚的。你来看她，我招待你，当然罗，像亲儿子那样……你装作很爱罗莎里奥的样子……”

“对不起，”贝贝反驳说，“我过去爱，现在仍然爱罗莎里奥。您说您像对亲儿子那样招待我，可那是装出来的。您那副热情样子，也是骗人的。您一开始就使用种种奸诈手段难为我，有意不兑现对我父亲许下的诺言。您从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使我绝望，使我烦恼。您嘴上总是挂着微笑，甜言蜜语，目的是用文火慢慢把我烤死。您躲在黑暗角落里，指使别人一窝蜂地找我打官司。您撤销了我带到欧巴霍萨的正式委任。您使我在镇上声名扫地。您把我赶出大教堂。您不让我心上人来见我。您用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手段把您女儿关起来，折磨她；如果不是上帝搭救，那样会断送她生命的。”

堂娜佩菲塔夫人面色通红。但是，她自尊心受到伤害，隐蔽的思想被揭露以后脸上燃烧的熊熊火焰很快逝去了，面色变得铁青。她的双唇抖动。她把手上的刀叉一扔，立刻站起身来。侄儿也站了起来。

“我的上帝！救难圣母哟！”夫人叹着气说，用双手抱着脑袋，全然一副绝望的表情。“我能忍受如此残忍的污辱吗？贝贝，我的孩子，这是你在讲话吗？……我如果做了你说的那些事，那我真是罪行累累了。”

她一屁股倒在沙发上，用两只手捂住脸。贝贝慢慢走到她身边，看到姑妈在悲伤地哭泣，眼泪簌簌淌下来。他尽管很自信，但还是不由地软下心来，变得胆怯了，为自己说得那样多、那样生硬而感到内疚。

“亲爱的姑妈，”他把手放在姑妈肩上说，“您如果用眼泪和叹气来回答我的话，只能打动我的感情，但决不能说服我。我需要的是说理，而不是动用感情。您应该对我说，应该这样对我说，我那样想是错了，你考验我好了，我会承认我的过错的。”

“饶了我吧。你不是我哥哥的儿子。你如果是的话，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辱骂我。你是说我是阴谋家，是骗子，是伪善的坏女人，是个在家庭纠葛中玩手腕、耍花招的人？……”

夫人说完放开双手，露出脸来，用慈祥的表情望着侄儿。贝贝有些茫然。他父亲的妹妹的眼泪和甜蜜声音，不能不打动他的心。请姑妈原谅的话在嘴边滚动。一般说来，一个有毅力的人，任何感情冲动，任何打动他心的东西，都能立刻使他变

成一个孩子。这正是数学家的弱点。据说牛顿就是这样。

“我要把你想知道的道理和原由告诉你，”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示意他坐在她身边。“我要向你道歉。让你看一看我是不是一个善良女人，是不是宽宏大量，是不是谦恭？……你以为我要反驳你吗？完全否认你指摘我的那些事实吗？……不，我不否认。”

工程师一副惊愕表情。

“我不否认，”夫人继续说道。“我所否认的是你说我做那些事时是出于害人目的。你有什么权利只凭一些表面现象和主观猜测就对你不甚了了的事下结论呢？你有那样高的天赋判断别人的行动，并对其作出结论吗？你是上帝，像上帝那样有权利知道别人的想法吗？”

贝贝越发愕然了。

“难道在生活中，为了某种光明正大的目的而使用个把间接手段，也是天律难容的吗？你有什么权利对我的你不懂的行为说三道四？亲爱的侄儿，我对你直截了当地说了吧，虽然你不配我这样做，我确实用了些托辞，以达到一个善良目的，达到一个对你和我女儿都有益处的目的……这你知道吗？看来你对此一无所知……啊！你那数学家和德国哲学家的伟大智慧也没有能力探测到一位处事审慎母亲的这些精细想法的。”

“我可越来越惊讶茫然了，”贝贝·莱伊说。

“你尽管惊讶茫然好了，可是你得承认你的粗野。”夫人说着，态度变得坚定起来。“你那样指摘我，必须承认你举止轻率、鲁莽。你只是读了几本书，对世态人情一无所知又无阅历

的毛孩子。你除了修铁路、造码头之外，什么都不知晓。唉，我的小少爷呀！人心是不能像修铁路那样钻个山洞就可以畅达的，也不能像开矿那样挖个矿井就可以到它的底部的。别人的良知是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显微镜观察探知的，也不能用经纬仪测量别人的思想，从而量刑定罪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姑妈！……”

“你不信奉上帝，为什么要提他呀！”堂娜佩菲塔夫人用庄重的语调说道。“你如果信奉上帝，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不会对我的行为妄加评论了。我是一个虔诚的女人，知道吗？我问心无愧，知道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上帝，你不信奉的上帝，看到你看不到、你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意图。我对你不再说什么了，我不想再费口舌了，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即使我对你说我想毫不声张地达到我的目的，不得罪你父亲，不得罪你，不给人们提供说三道四的口实，你也不会理解我的……这些事我都不去说它了，说了你也不懂。贝贝，你是数学家，你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仅此而已；只能看到原始的大自然，仅此而已；只能看到线、角、重量，仅此而已。你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信奉上帝的人，是不能知道所以然的。上帝是世界至高无上的意志。对上帝视而不见的人，必然像你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武断评判。比如说，这种人在暴风雨中只看到破坏，在火灾中只看到劫难，在干旱中只看到贫困，在地震中只看到毁灭。不过，骄傲的小少爷，在这些表面看来是灾祸的事件中，应该寻找它们的善良用意

……，对，先生，寻找不可能做出任何坏事的人的永远是善良的用意。”

这套玄妙、复杂的辩证理论并没有说服莱伊；但是，他不想跟姑妈沿着这条崎岖的辩论小路走下去，只是冷冷地说：

“好吧，我尊重这些用意……”

“现在看来你承认了你的过错，”虔诚的夫人说道，越来越大起胆子来。“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吧，就是说我渐渐明白了，我不该用这种做法，尽管我的用意是再好不过了。我知道你脾气暴躁，又不可能理解我，我本应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对你直说了：‘亲爱的侄儿，我不愿意你做我女儿的丈夫。’”

“您应该从第一天起就用这种语言对我讲话，”工程师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万重担。“我非常感谢你说了这些心里话。在遭到从暗地射来的毒箭之后，现在挨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来的耳光，倒觉得很舒服了。”

“那么，侄儿，我再打一记耳光吧，”夫人拉长了脸，断然说道。“你已经知道了，我不愿意你和罗莎里奥结婚。”

贝贝默然不语。在长时间的沉寂中，他们两个人互相注视着，仿佛每个人的面孔对对方说来都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作品。

“你还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夫人重复说道。“就是说一切都结束了，婚礼不复存在了。”

“姑妈，”青年人斩钉截铁地说，“请您不要这样恫吓我。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您拒绝这门亲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说什么？”堂娜佩菲塔夫人暴跳起来。

“我说什么，您已经听到了。我一定和罗莎里奥结婚。”

堂娜佩菲塔夫人站起来，怒容满面，不可一世，那样子委实可怕。她的态度简直是诅咒的化身。莱伊仍然端坐在那里，镇定泰然，毫不畏惧，信心坚定，决心坚不可摧。姑妈如此盛怒，如此威胁他，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怯懦之态，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是这样的人。

“你是个疯子……我不同意，你敢和我女儿结婚，敢和她结婚？……”夫人双唇颤抖，用悲剧声调说出这两句话来。

“您不同意！……可是，她和您的想法完全相反。”

“我不同意！……”夫人又说了一遍。“是的，我刚才这样说，现在还这样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可是，她和我都同意。”

“卑鄙！难道世界上只有你和她？难道没有父母，没有社会，没有良知，没有上帝？”

“正因为有社会，正因为有良知，正因为有上帝，”莱伊严肃地说着，站起来，举起胳膊，指着天空。“我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一定和她结婚。”

“卑劣！你胆大包天！你目空一切！你这样蛮不讲理，难道没有法律管制你吗？”

“正因为有法律，我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一定和她结婚。”

“你什么也不尊重。”

“我不尊重不值得尊重的东西。”

“那我的权威，我的意志，我，我难道什么也不是？”

“对我来说，您的女儿就是一切。其他什么也不是。”

贝贝·莱伊如此坚定，如同在炫耀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炫耀自己的信心。他狠狠地进攻，毫不留情，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他的语言，如果允许比喻的话，就是一枚枚重型炮弹。堂娜佩菲塔夫人又身不由己地坐在沙发上，但是没有哭，只是四肢紧张地抽搐着。

“看来对这个不要脸的无神论者，”夫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了，大喊起来，“不存在社会公德了，有的只是各行其是了！这是利欲熏心。我女儿可是有钱的。”

“亲爱的姑妈，您如果想用特殊武器伤害我，颠倒是非，曲解我的感情，污辱我的人格的话，那您就大错而特错了。您说我利欲熏心，贪图钱财好了，不过上帝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

“你还有人格！”

“这个看法和任何其他看法是一样的。人们可能把您看做永远不会有错的人。可我不那样看。我远不能相信您的话在上帝面前不受到谴责。”

“但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但是，我拒绝了以后，你还坚持？……你践踏一切。你是魔鬼，是强盗。”

“我是人。”

“卑鄙的人！我们的话到此为止。我不让我女儿和你结婚，不让她和你结婚。”

“但是，我要得到她！我只带走属于我的东西。”

“你从我面前滚开！”夫人喊着，一下子站起来。“蠢蛋，你

以为我女儿还记得你吗？”

“她爱我就像我爱她那样。”

“胡说，胡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这次，如果我对她的话比对您的话更相信的话，真的请您原谅我了。”

“她什么时候对你说的？你可是好几天没有见到她了！”

“我昨天晚上见到她了。她在小教堂的基督像前发誓做我的妻子。”

“哎呀呀，真不成体统，太放肆了！……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呀？上帝哟，太丢人啦！”堂娜佩菲塔夫人喊道。这一次，她用双手紧紧抱住脑袋，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昨晚罗莎里奥从她房间跑出来了？”

“她出来是想看我。她这样做正是时候。”

“你的行径太卑鄙了！你简直是强盗，勾引女人的流氓。”

“我是按照您的学说行事的。我的用意是好的。”

“她竟然下楼来了！……噢！我一直是有怀疑的。今天早晨天亮时，我发现她穿得好好的呆在房间里。她说刚才出去干……原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你，是你……这是丢人的事呀，贝贝，我对你什么都估计到了，唯独没估计到你会这样污辱人……一切都结束了，你走吧，你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你只要走，我就宽恕你……这件事我对你父亲只字不提……太自私了！是的，在你身上不会有爱情，你不爱我女儿！”

“上帝知道我爱她，这就够了。”

“你别把上帝挂在嘴边，你这个褻渎神明的，给我住

嘴，”堂娜佩菲塔夫人喊着说。“我信奉上帝，我可以向他祈祷。我以上帝的名义对你说，我女儿永远不会做你的妻子。贝贝，我女儿会得救的，我女儿不会活着进地狱的，因为和你结合就是进地狱。”

“罗莎里奥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数学家带着悲苦和镇定的表情说。

虔诚的夫人看到侄儿那样镇定自如，更加气愤了；于是，喘着粗气说道：

“你不要以为用威胁可以把我吓倒。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怎么，难道一个家，一个家庭，可以随便践踏的？难道人权和神权，可以随便践踏的？”

“我践踏一切，”工程师说道，开始失去平静，声音有些激动了。

“你要践踏一切！啊！这不看得更清楚了吗，你是个野人，是蛮子，是靠暴力活着的人。”

“不对，亲爱的姑妈。我很温顺、正直、诚实，我是暴力的敌人。可是，在您我之间，在您，代表法律的您，和我，必须尊重法律的我之间，有一个遭受折磨的可怜生灵，有一个上帝的天使遭受着不公正的摧残。这种情形，这种不公正，这种闻所未闻的暴力，正是它们把我的正直变成野蛮，把我的理性变成武力，把我的诚实变成暴力，变得和杀人凶手、抢劫犯一样。亲爱的夫人，正是这种情形促使我不尊重您的法律，促使我超越法律，践踏一切。这种看来荒诞的东西，正是无法回避的法律。我所做的，也就是人类社会被不合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东

西阻挡前进时做的，冲击，摧毁。此刻，我也许就是这样的：我已经辨认不出我自己了。我以前有理性，而现在莽撞；我以前毕恭毕敬，而现在蛮横无礼；我以前有文化修养，而现在野蛮凶狠。是您把我推到这可怕边缘的，是您激怒了我，是您把我拉出正路的，而我沿着这条路走得好好的。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是我的，还是您的？”

“你的，你的！”

“这个问题不是您也不是我所能解决的。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都有不对的地方。您是，从暴力到不公正；我是，从不公正到暴力；我们两个人，您也好，我也好，都变成野人了。我们互相斗，无情地斗，两者俱伤，这是上帝让这样做的。我使您感到悔恨，您使我也感到悔恨。够了，夫人。我说的都是废话，我不想打扰您了。我们现在该行动了。”

“行动！好吧！”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那声音与其说在说话，毋宁说在吼叫。“你不要以为在欧巴霍萨没有保安队。”

“再见，夫人。我要离开这个家。我想，我们会再次见面的。”

“滚！滚！给我滚！”她凶狠狠地指着房门喊着说。

贝贝·莱伊出去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语无伦次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她气愤的最明显表示——之后，倒在一把大扶手椅上，那表情像是疲惫，又像神经受到刺激。女仆赶了来。

“去叫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她喊道。“现在就去叫！……快！……快让他来！”

接着，用嘴咬住手帕。

第二十章

流言——恐惧

在这场可悲的争吵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全欧巴霍萨——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处到另一处，从赌场到药铺，从赤脚修女大街到巴德霍斯门——都可以听到关于贝贝·莱伊的种种流言。大家都在传说着，各种议论是那样多，如果堂卡耶塔诺先生收集整理以后，一定会写成一部欧巴霍萨大仁大慈的巨作。在纷纭的流言中，有几点是一致的，其中一点是这样的：

堂娜佩菲塔夫人拒绝把罗莎里奥嫁给一个无神论者贝贝·莱伊以后，这位工程师盛怒之下竟对姑妈动手打起来。

现在，青年人住在库斯科寡妇的客栈里。按照人们的说法，这座客栈不是瞄准当地高水准，而是低水准修建的，各种设施陈旧落后。宾松少校经常去拜访他，两个人一起策划、研究那项计划的细节。这位军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他不时想出新的花招和计谋来，兴致勃勃地急着采取行动，然而他对朋友却总是这样说：

“我现在扮演的角色，亲爱的贝贝，不能说是最令人惬意的。但是，为了给欧巴霍萨一点颜色看，我爬着走也愿意。”

我们不知道这个精明的军人——杜撰计谋的世界大师——搞了些什么名堂。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他寄居堂娜佩菲塔夫人家只三天，就博得了这家人的好感。他很会待人接物，由此堂娜佩菲塔夫人是那样高兴，每每听到他花言巧语地颂扬夫人的宽厚、仁慈、端庄时都激动不已。他和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也不分彼此。无论堂娜佩菲塔夫人还是这位忏悔神父先生都不阻拦他和罗莎里奥——她在凶恶的表哥离去以后，得到了自由——交谈。他彬彬有礼，说话甜蜜，阿谀奉承，老奸巨猾，在波伦蒂诺斯家里赢得了信任，甚至被视为家人。但是，他的全部手腕之目的是指向一个名叫利勃拉达的年轻女仆，引诱——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个词，没有任何邪念——她为他传送字条和短信给罗莎里奥，装作爱上这个姑娘的样子。女仆没有拒绝甜言蜜语加金钱的贿赂，因为她不知道这些信件的来历和它们的真正意义；当然，如果她得知那一切是堂何塞先生新的诡计的话，就是把全世界的所有金钱都送给她，她也不会干那种背叛女主人的事的，尽管她很喜欢堂何塞先生。

一天，堂娜佩菲塔夫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哈辛托和宾松在果园里散步，大家谈起了军队和军队驻扎欧巴霍萨的使命；这时，忏悔神父先生找到了抨击政府作风独断的机会，不知怎么一来提到了贝贝·莱伊。

“还住在小客栈里，”娃娃律师说。“我昨天看见他了。他让我给您带好来，堂娜佩菲塔夫人。”

“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啊！宾松先生，我用这种语

言说我的亲侄儿，请您不要见怪……您都知道了……就是住在您现在这个房间的那位绅士。”

“对，我知道！我和他没有来往，但是见过面，听说过。他是我们旅长的好朋友。”

“旅长的好朋友？”

“是的，夫人，就是率领这里驻军的旅长。这个旅散驻在各个村镇里。”

“他在哪儿？”夫人问道。

“在欧巴霍萨。”

“好像住在波拉维埃哈家里，”哈辛托说。

“您的侄子，”宾松继续说道，“和巴达利亚旅长是好朋友。他们两个很要好，总看见他们形影不离在镇上大街散步。”

“那么，小朋友，我对这位长官先生的看法就很坏了，”堂娜佩非塔夫人说。

“他吗……不怎么讨人喜欢，”宾松说道，那语调好像出于尊敬而不敢来用很重字眼似的。

“倒不是我当面夸奖您，宾松先生，除了您以外，”夫人说道，“不能否认西班牙军队里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旅长迷上招魂术前，可是一位出色的军人呀……”

“迷上了招魂术！”

“所谓招魂术，就是用桌子腿召唤幽灵和鬼魂！……”神父笑着说。

“我托人去马德里买亚兰·卡德克^①的著作了，”小哈辛

① 亚兰·卡德克(1804—1869)，法国招魂术研究家。著有《幽灵》等书。

托强调说。“这是为了猎奇，只是为了猎奇。什么都应该知道一点。”

“可是，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上帝哟！宾松先生，请您告诉我，我侄子会不会也信桌子腿招魂呢？”

“好像还是他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巴达利亚旅长迷上这个的呢！”

“可是，我的上帝！”

“是这样，他的怪癖发作时，”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着，忍不住笑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和苏格拉底、圣徒保罗、塞万提斯和笛卡尔交谈起来，就像我现在和利勃拉达说话，让她递给我一根火柴一样。可怜的莱伊先生哟！看见了吧，我早就说过，他的脑袋有问题。”

“如果，”宾松继续说道，“如果排除这一点，我们旅长可是一位优秀军人呀。如果说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是过分严厉了。执行政府的命令是那样一丝不苟，如果这里有人触怒他，他一定让欧巴霍萨变成废墟的。是的，我提醒你们小心些。”

“可是，这个魔鬼要砍我们大家的脑袋了。唉！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军队的多次造访使我记起来了，在描写圣徒殉教书上讲到罗马总督在一座基督教徒村里……”

“这个比较再恰当不过了，”忏悔神父说着，从眼镜上方注视着那位军人。

“情况有些不妙，但是这是事实。我必须讲出来，”宾松说，脸上一副仁慈表情。“现在，诸位先生，你们可得听我们的了。”

“地方政权，”哈辛托反驳说，“还在正常行使权力。”

“我看您错了，”军人说，夫人和忏悔神父十分注意他的表情。“一个小时之前，欧巴霍萨镇长被解除职务了。”

“被省长解除的？”

“省长也被解除职务了，由政府一位代表接替他。这位代表今天上午就应该到达的。各地政府今天都将停止行使权力。这是大臣的命令，因为他担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不支持中央政府。”

“好呀，我们有好看的了。”神父一边喃喃地说，一边皱起眉头，把下嘴唇撅得老高。

堂娜佩菲塔夫人沉思不语。

“有几个一市法官也被解职了，其中有欧巴霍萨法官。”

“法官！佩利基多！……佩利基多已经不是法官了！”堂娜佩菲塔夫人惊叫起来，她的声音和表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样。

“他过去是欧巴霍萨的法官，现在已经不是了，”宾松说。“新法官明天就来。”

“谁？”

“不认识。”

“说不定是个无赖……前任法官多么正直呀！……”夫人不安地说。“我要求他办的事，从来没有不立即去办的。您知道谁是新任镇长吗？”

“听说是另一个地方的长官。”

“好呀，您还不如一下子说洪水来了呢！让我们同归于尽吧，”神父说着站了起来。

“这么说我们的命根子都捏在旅长先生的手心里了？”

“最少也得有几天吧。你们可不要生我的气。我尽管身着军装，但很讨厌军人执政。不过，既然派我们来镇压，我们也只好镇压了。我们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卑鄙的职业。”

“说得对，说得对，”夫人说道，已经掩饰不住满腔怒火。“既然您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这么说，无论是镇长还是法官，都被……”

“连省长也都……”

“干脆把主教先生也给我们撤了，派个侍童取代好了。”

“就差这个了……如果这儿听任他们摆布，”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低下眼睛，喃喃地说，“连小虫子也不会放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担心欧巴霍萨发生动乱，”夫人说着把双手交叉起来，从上到下，从下巴到膝盖摇晃着。“说句心里话吧，宾松先生，说到动乱，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石头也不动起来，不乱起来。我不是为你们诅咒，可是你们喝了水，让水把你们化为稀泥，那才是最应该的呢……您说我侄子是旅长的好朋友？”

“他们好得整天形影不离。两个人同过学。巴达利亚把他当做亲兄弟，什么都满足他。我要是您呀，夫人，一定惶惶不可终日了。”

“噢！我的上帝！敢对我下毒手！……”夫人喊着说，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

“夫人，”神父激动地说，“如果有人对这个正直之家下毒手，如果有人敢动这个贵族之家的一根毫毛，我……，我的侄孙……我们欧巴霍萨所有人……”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没有把话说完。他是那样气愤，话都被噎在嗓子里了。他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踱了几步又坐了下去。

“我觉得，”宾松说，“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需要，我……”

“还有我哪，”哈辛托重复说。

堂娜佩菲塔夫人看了一下饭厅的玻璃门，门后面露出一个可爱的身影。夫人看看她，脸上本来就挂着的恐惧阴云更加阴沉了。

“罗莎里奥，进来，罗莎里奥，”夫人说着迎上去。“我看你今天脸色好多了，也有笑容了，真的……你们说罗莎里奥脸色是不是好多了？好像变了一个人。”

大家都说她脸上洋溢着最幸福的喜悦。

第二十一章

冲上去

那几天，马德里报纸登了这么几条消息：

所谓欧巴霍萨一带发生了动乱的消息，实属讹传。据那边来信称，欧巴霍萨没有什么动乱迹象，由此认为巴达利亚进驻那里已经没有必要。

据说巴达利亚旅将撤出欧巴霍萨，因为那里不需要驻扎军事力量；该旅将开赴维利亚胡安·德·纳哈拉，那儿发生了几起动乱。

已经证实，阿塞罗匪帮已派出骑手在欧巴霍萨县附近的维利亚胡安煽风点火。某省省长已电告政府，称佛朗西斯科·阿塞罗已经进入罗盖塔地区，在那儿征赋税，收给养。多明戈·阿塞罗（绰号叫‘钱口袋’）在胡必列欧山区一带东藏西躲，保安队正四处搜捕他，已击毙和俘获各一名匪徒。巴多梅罗·阿塞罗烧毁了路加诺布莱的户籍

档案馆，将该地镇长和两个大财主扣为人质。

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欧巴霍萨一片平静。人们正忙于农事，准备收获大蒜，丰收在望。而邻近的几个县却动乱不断，但巴达利亚旅会平息的。

的确，欧巴霍萨平静无事。阿塞罗匪帮，这个某些人认为应该永垂青史的战乱帮会，已经占据了邻省；但是，动乱还没有波及这座主教辖管的小镇。看来现代文明终于战胜了这座伟大自由之城的动乱传统；此刻，它正在享受着持久和平的无穷乐趣。这一切都是那样确凿的，就连欧巴霍萨动乱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卡瓦尤克本人也对所有人公开宣布，他已不再与政府为敌，不再参与代价昂贵的动乱。

不管怎么说，拉莫斯的暴躁性格确实随着岁月的推移平和了下来，他从父辈和祖辈——横扫过大地的货真价实的匪首——继承下来的火性也稍稍冷却些。还有人说，那些天新任省长与这个重要人物长谈过，从他嘴里得到百分之百保证，为维护公共平静气氛，避免任何骚乱做出积极贡献。目击者称，他与军人打得火热；在酒馆里，与这个或那个军曹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将给他在省府安排一个好差事。噢！这也真够难为自称公允的历史学家了，怎能从这些比比皆是的杰出人物之见解和思想中澄清出真理来呀！真让人无所适从，而且由于缺乏真实材料，常常产生可悲的谬误。面对雾月事件、波旁王朝劫掠罗马、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些史实，哪位心理学家或历史

学家能知道波拿巴、卡洛斯五世和蒂托的脑袋里前前后后想些什么？我们的责任重大呀！为了多少减轻些责任，让我们引用一些这位欧巴霍萨皇帝的话语、词句和演说，以便每个人做出正确判断来。

毫无疑问，天黑下来时，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走出了家门，在穿过督军大街时看见三个农夫各骑一匹马，迎面向他走来；他问他们去哪里，回答说去堂娜佩菲塔夫人家，去送一些应季水果，缴付过期佃租。那三个人是：帕索拉戈先生，一个被唤叫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的小伙子，第三个人中等年纪，体格健壮，外号叫“老头子”，尽管他的真正名字叫何塞·埃斯特万·罗梅洛。卡瓦尤克同这几个人有着多年交情，在他们的央求下，返身一起走进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家。据最可靠的资料，这事发生在夜幕降临之际，即堂娜佩菲塔夫人与宾松谈话——至于谈话内容，读过前一章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之后的第三天晚上。进去之后，伟大的拉莫斯停了一会儿，把女邻——她相信拉莫斯记性好——托带的几个不甚重要的口信转告利勃拉达；当他走进饭厅时，那三个农夫和当时恰好在场的利古尔戈先生已经谈起了收成和家务。堂娜佩菲塔夫人心绪很坏，看什么都不顺眼，责怪他们不该弄得天那样干旱，耕地那样贫瘠；而这种事，可怜的农夫有什么过错呀。忏悔神父先生目睹了这一场面。卡瓦尤克走进来时，神父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把旁边的一把椅子指给他。

“大人物来啦！”堂娜佩菲塔夫人傲然地说。“如此大谈特谈这么一个没多大价值的人物，真让人不敢相信！告诉我，卡

瓦尤克,今天上午真的有几个大兵打了你耳光?”

“敢打我!敢打我!”那个半人半马怪物说着,气愤地站起来,仿佛受到了最大污辱。

“人家都这么说,”夫人补充道。“没有那么回事?可我相信,因为一个不被人尊重的人……你会遭人唾弃的,而你脸上挂着大兵的吐沫还觉得很光彩呢!”

“夫人!”拉莫斯激动地喊起来,“尽管我对您很尊敬,尽管我把您看做母亲,胜过母亲,我的主人,我的皇后……我是说,尽管我很尊敬给了我一切的人……尽管很尊敬……”

“怎么啦?……你似乎有好多话要讲,可是又什么也没有说。”

“我是说,尽管我对您很尊敬,所谓挨耳光的事不能不说是对我的诽谤,”他补充说,看样子十分困难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所有人都议论我:我进来了或出去了,我走了或来了……说这些,为什么呀?因为要把我当做闹事的首领。女士们,先生们,还是老实地守在家里吧。军队不是来了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我们能拿军队怎么办?……镇长、文书、法官不是都被撤职了吗?……事情糟透了……我甚至希望欧巴霍萨的石头都起来反抗他们。可是,我把话讲给省长听了,我直到现在……”

他抓了抓脑袋,皱起威严的眉心,以越来越粗鄙的语言继续说道:

“我可能很鲁莽、讨嫌、无知、呆傻、顽固,随你们怎么说好了。可是,作为骑士,谁也比不上我。”

“伟大骑士的悲剧哟，”堂娜佩菲塔夫人用最鄙夷的语言说。“忏悔神父先生，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认为，在欧巴霍萨已经没有一个看重廉耻的人啦？”

“您把问题看得太重了，”神父说道，没有看他的女友，也没有把托着沉思面庞的手从下巴下移开。“不过，我觉得这里的人已经屈服了，乖乖地接受了讨厌的军人统治。”

利古尔戈和那三个农夫纵声大笑起来。

“在大兵和新的当局，”夫人说道，“把我们最后一枚硬币掠走以后，在他们把我们的镇子蹂躏得体无完肤以后，我们要把欧巴霍萨的所有勇士都装在一个玻璃骨灰盒里，送到马德里，放在博物馆或大街上，供人瞻仰。”

“夫人万岁！”被称为老头子的农夫喊起来，表情激动极了。“这句话说得太对了。不要因为我就说没有勇士了，我之所以没有到阿塞罗那帮人那儿去，是因为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儿女，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就……”

“可是，你没有对省长许下诺言？”夫人问他。

“对省长许诺言？”名叫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的农夫喊道。“在我们这儿，再没有一个无赖比他更应该挨枪子儿的了。什么省长呀，政府呀，都是一路货。礼拜天，神父讲道时给我们讲了许多马德里人对宗教的攻击和污辱……噢！应该好好听一听他的话……最后，他在布道台上大声疾呼，宗教已经失去了卫道者。”

“伟大的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在这里呀，”夫人说着，在半人半马怪物肩上狠狠打了一巴掌。“跨上您的马，到广场走

上一圈儿，再到大马路上跑一程，让大兵他们看一看！看到您的威武英姿，一个个非吓得心惊胆战，抱头鼠窜不可。”

夫人说完，勉强地笑了笑，那笑声在听她讲话人的沉寂中显得越发刺耳。卡瓦尤克脸色苍白。

“帕索拉戈先生，”夫人继续说起来，表情严肃，“今天晚上叫您的儿子巴多罗梅到这儿来，呆在我们家里。我需要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是这样，说不定哪一天我和女儿一觉醒来，已经被杀死在床头上了。”

“夫人！”大家异口同声喊起来。

“夫人！”卡瓦尤克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您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老头子先生，帕索拉戈先生，”夫人又说起来，看也没看欧巴霍萨的勇士一眼，“我都不能保证我家的安全了。欧巴霍萨的居民，谁也保证不了自家的安全，我更不能。我整天忐忑不安，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来了。整夜不能合眼。”

“可是，谁敢……？”

“好了，”利古尔戈动情地说，“我，虽然年老多病，但如果有人敢碰夫人一根汗毛，哪怕面对整个西班牙军队，我也要拼……”

“卡瓦尤克先生一个人，”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说，“就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

“噢！不行，”堂娜佩菲塔夫人尖刻地说道。“你们没看见拉莫斯已经对省长许下诺言了。”

卡瓦尤克重新坐下，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双手交叉

起来放在腿上。

“我有个胆小鬼就足够了，”女主人的语调冷酷无情。“只要没有在省长面前许下诺言。说不定我的家要遭到洗劫，说不定把我女儿从我怀里夺走，说不定我本人也要遭到最凶残的蹂躏和侮辱……”

她说不下去了，声音在喉咙里窒息不响了，悲悲切切地哭起来。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平静些！……我说，现在还不至于……”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急忙说着，表情悲苦，声音凄凉。“我们也应该逆来顺受些，忍受上帝降给我们的灾难。”

“但是，谁……夫人？谁敢如此放肆？”四个人中有一个问道。

“全欧巴霍萨人都会起来保护夫人的。”

“但是，谁，谁？”大家问道。

“好了，别打扰夫人了，这个时候不该问这种问题，”忏悔神父献殷勤地说。“你们该走了。”

“不，不，让他们留下，”夫人一边大声说着，一边擦干眼泪。“这么多好朋友陪着，对我是个极大安慰。”

“我都把我祖宗的坟都掘了，”路卡斯大叔说着，在大腿上捶了一拳，“如果这些勾当不是夫人侄子一个人搞的鬼的话。”

“堂胡安·莱伊的儿子搞的？”

“自从我在维利亚奥伦达火车站上见到他以后，听了他的甜丝丝说话声，看了他城里人的矫揉造作表情，”利古尔戈说，“就断定他是一个大……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我不想把那个词

儿说出来了……可是，我认识了他……那天我就对您说了，常言说得好，从一根线可以抽出整个线团；买布，看样品就知道好坏；看爪子，就知道狮子是什么样子。”

“不要当着我面讲那个不幸青年人的坏话，”波伦蒂诺斯夫人严正地说。“不管他的过错有多大，我们都应该以仁厚待之，不能揭人之短。”

“但是，仁厚，”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不无激情地说，“并不禁止我们防范坏人，而我们现在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既然在不幸的欧巴霍萨，性格和勇气已经大大颓废了；既然欧巴霍萨人准备把脸伸过去，让大兵和军营肆意唾吐，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寻找自卫的法子。”

“我要设法保护自己，”堂娜佩菲塔夫人无可奈何地说着，把双手交叉起来。“听天由命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妈的！……这儿的人全是些鼠胆子！……”卡瓦尤克半似玩笑半似认真地说。“这位堂何塞先生好像被一群魔鬼缠住了似的。您不要害怕，我的夫人。我的小侄子胡安今年都13岁了，他给您看家。这下子，侄子对侄子，看谁厉害些。”

“我们大家都领教了你的胆识和勇气是什么货色了，”夫人反驳说。“可怜的拉莫斯哟，谁都知道你不值分文，还想充好汉呀！”

拉莫斯脸色有些苍白，对夫人投去敬畏的目光。

“是的，别那样看着我。你知道，我是被冒充好汉的人吓坏的。要不要我直截了当地对你说了呀？你是个胆小鬼。”

拉莫斯坐立不安，好像身上到处被针扎似的，这说明他心中十分不安。他的鼻孔有如骡马鼻翼那样一张一收着。在那个庞大的躯壳里，正在自我搏斗着，山呼海啸，摧枯拉朽，暴风雨、激情、冒险就要从体内爆发出来了。他哼了哼，又在牙缝里嘀咕了几句什么，站起来，吼叫着：

“我要把莱伊先生的脑袋砍下来！”

“你这么蠢：你既鲁莽又胆小！”她说着脸色变得苍白。“你在那儿说什么杀呀砍呀的！我可不要你们去杀任何人，更不用说我的侄子了。对他我是很疼爱的，尽管他作恶多端。”

“杀人！太残酷了！”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喊着说，有些坐不住了。“简直疯了。”

“杀人！……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杀人念头，我就毛骨悚然了，卡瓦尤克，”夫人说着闭上了那双温柔的眼睛。“不幸的人哟！自从你想显示自己的胆量，就一直像条恶狼似的嚎叫。拉莫斯，给我滚出去，你太让我胆战心惊了。”

“夫人不是说害怕吗？不是说全家要被洗劫吗？不是说女儿要被人夺去吗？”

“是的，我是害怕。”

“那种事只有一个人干得出来，”拉莫斯轻蔑地说着，又坐了下来。“只有贝贝那小子用他的数学公式干得出来。我说拿菜刀砍断他的脖子是不对。对那种长毛绒玩具一样的人，提着一只耳朵，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对，你现在笑吧，畜生。你说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令我恐惧的事，不可能全是我侄子一个人干的。如果只他一个人的

话，我不会这样恐惧了。让利勃拉达拿把笤帚把住门口……就足够了……不是他一个人，决不是。”

“那么，还有谁？……”

“你给我装会儿傻，好不好！你不知道我侄子和统帅那个部队的旅长勾结起来……？”

“勾结起来了！”卡瓦尤克喊起来，看样子他不明白什么是勾结。

“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干坏事，”利古尔戈解释说。“就是密谋干坏事。夫人说的事，我早有预感。”

“说穿了，那个旅长和军官们都成了堂何塞先生的朋友了。他想干的事，就是那些大兵想干的事，那些大兵什么坏事、野蛮的事都干得出来，那是他们的职业嘛。”

“我们已经没有镇长保护了。”

“也没有法官了。”

“也没有省长了。就是说，我们得任凭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欺凌了。”

“昨天，”老头子说，“几个大兵把胡里安大叔的小女儿拐走了。可怜的姑娘不敢回家，人们在老喷泉边上发现了她。她痛哭流涕，光着脚，水罐打得粉碎。”

“可怜的堂格莱戈里奥·帕罗梅盖！他是上纳哈里里亚的书记员，”弗拉斯基多说。“这些流氓把他家的钱全抢走了。可是，人家把这事告诉旅长时，他竟然说那是造谣。”

“这些心毒手狠的家伙，都是他妈狗娘养的，”另一个人说。“真险，我差一点点和阿塞罗们失去关系……”

“佛朗西斯科·阿塞罗有什么消息吗？”堂娜佩菲塔夫人温情地说。“他千万别发生意外。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告诉我，佛朗西斯科·阿塞罗是不是欧巴霍萨人？”

“不是，是维利亚胡安人。”

“我为欧巴霍萨感到遗憾，”堂娜佩菲塔夫人说。“这个可怜的镇子遭难了。您知道不知道，佛朗西斯科·阿塞罗是否给省长许了诺言，大兵拐骗姑娘、褻渎神明、胡作非为时也不干预？”

卡瓦尤克跳了起来。他现在不是感到针扎，而是大刀砍了。他脸色红涨，眼冒火花，喊着说：

“我对省长许下诺言，是因为省长告诉我，大兵来这儿没有任何恶意。”

“蛮子，别喊。你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好不好。慢慢说，我们听着。”

“我许诺说，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决不会在欧巴霍萨大地上闹事……我对所有被战争弄得蠢蠢欲动而走上大街的人说，‘去找阿塞罗他们吧，我们这儿的人都守在家里……’可是，我有许多正直的人，是的，夫人；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是的；他们胆大勇敢，是的，夫人；他们分散在各个村子，各个镇子，村外镇外，山上山下，在各自家里。知道吗？只要我一张嘴，知道吗？他们立刻从墙上取下猎枪，知道吗？骑上马或步行赶到我命令他们去的地方……谁也不能对我耍套套。我许下诺言，是因为我许了诺言；我不到大街上去，是因为我不愿意。要是我愿意，动乱马上会闹起来；如果不愿意，就

闹不起来，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从来都是这样的，这大家都知道……我再再说一遍，你们别跟我要套套，好吧……？你们不要对我说反话，好吧……？要是让我到大街上去的话，你们尽管开口好了。好吧……？上帝给我们舌头就是干这个的，说这个的，说那个的……夫人她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知道夫人的恩典，连我身上穿的衬衣，都是她给的；我吃的面包，以致我被赶走时吃的第一颗鹰嘴豆，也是夫人给的；我父亲死时，她出钱买了棺材；我生病时，她给买药，请大夫，从而很快病愈康复。夫人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她对我说‘卡瓦尤克，把脑袋撞碎了’，我马上跑到那个角落，对着墙把脑袋撞碎了。夫人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她现在对我说此刻是白天，我尽管看到是黑夜，也以为是自己搞错了，是大白天。夫人知道得很清楚，她和她的财产比我的命还重要，如果蚊子在我面前叮咬她，我可以原谅，因为它是蚊子。夫人知道得很清楚，我爱她胜过天底下任何东西……对一个如此有良心的人应该这样说：‘卡瓦尤克，你这个家伙，去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不要拐弯抹角，不要说反话，耍套套教训，不要这儿刺一下，那儿拧一下。”

“好了，我说，镇静些，”堂娜佩菲塔夫人露出慈善的面孔说。“你说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就像那些共和分子到这儿来宣讲什么宗教自由、恋爱自由、这个自由那个自由一样……给他端杯水来。”

卡瓦尤克把手帕团起来、叠起来或者说弄成球，擦拭额头和后脑勺渗出的颗颗汗珠。女仆端来一杯水，神父先生以教士

特有的温和姿态从女仆手里接过杯子，递到他面前，并且在他喝水时，一直端着盛杯子的盘子恭候。水从卡瓦尤克的喉咙流下去，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

“好，也给我端杯来，利勃拉达，”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
“我也有一点内火。”

第二十二章

醒 来 吧！

“至于动乱的事，”两个人喝完水之后，堂娜佩菲塔夫人说，“我只对你说，你要按照你的良心去做。”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按良心去做，”拉莫斯喊着说。“夫人怎么高兴我就怎么做好了。”

“在如此严重的事情上，我不能给你出任何主意，”夫人审慎而有分寸——这很适合她的身份——地说。“事情很严重，严重得很，我不能给你出任何主意。”

“但是，您认为……”

“我认为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一看；竖起耳朵，好好听一听。问问你的心……我承认你有一颗伟大的心……这颗心就是法官，就是顾问，你问问它吧，它无所不知。它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

卡瓦尤克沉思起来，一个武夫能够想到的他都想到了。

“我们上纳哈里里亚人，”老头子开腔了，“昨天计算了一下，一共十三个，都是干大事的人……可是，我们担心夫人发怒，没有做任何事情。现在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你先别操心行动的事，”夫人说。“时间还有。早晚要行动的。”

“我的两个儿子，”利古尔戈说，“昨天打起来了。一个要去找佛朗西斯科·阿塞罗，另一个说留在家里。我对他们说：‘别着急，孩子们，什么事都会解决的。等一等，这儿的面包和法国一样做得好。’”

“昨天晚上罗克·佩罗马洛对我说，”帕索拉戈大叔说，“只要拉莫斯先生一张口，他们就会拿起武器来。真可惜，布尔基利奥斯两兄弟去路加诺布莱耕地去了！”

“您去把他们找来，”夫人说道，声音有些激动了。“路卡斯，给帕索拉戈大叔准备一匹马。”

“我嘛，如果夫人打发我去，拉莫斯先生也打发的话，”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说，“我马上去维利亚奥伦达，看看守山人洛布斯蒂亚诺和他的弟弟彼得罗愿意不愿意……”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洛布斯蒂亚诺不敢到欧巴霍萨来，因为他还欠我一点钱。你可以告诉他，六个半杜罗^①的欠款我不要了……这些人好可怜呀，为了一种善良的信念可以牺牲一切，但是给一点点东西就心满意足了……您说，是吧？堂伊诺森西奥先生。”

“我们的好汉拉莫斯，”神父说，“对我说，他的朋友不满意他那样麻木不仁。不过，他一旦下决心，所有人都会背好子弹带，挎好枪的。”

① 杜罗，西班牙货币单位。

“可是，怎么你决定上大街了？”夫人对拉莫斯说。“我可没有让你那样做。你如果要上街，那是你自己的事。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也没有说一句让你上街的话。不过，你自己这样说了，那你一定有十分充足理由的……告诉我，克里斯托瓦尔：想吃晚饭吗？喝点什么？……尽管说好了。”

“至于我给拉莫斯先生出主意上大街，”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目光从镜片上方射出来。“夫人说得对，我作为神父，不能出那样的主意。我知道，有些人会那样做的，而且甚至拿起武器。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很不合适，我决不会学他们。我一直小心翼翼的，甚至对拉莫斯先生，我都没有对他闹事的那个棘手问题说一个字。我知道，欧巴霍萨希望这样。我知道这座高尚镇子的每一个居民都将为他祝福。我知道我们将看到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可是不过，请允许我保持审慎的沉默。”

“说得太好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补充说。“我不希望神父卷入这种事情中去。一个德高望重的神父应该有这种品格。我们大家都知道，遇到庄重而严肃的事情，比如，祖国和信仰都处在危险之中时，神父都站在他们的岗位上，号召信徒去战斗，甚至他们自己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因为上帝本人以天使或圣神的身份亲自参加过神圣战争，神父们当然可以那样做了。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中，有多少主教亲自率领卡斯蒂利亚的军队？”

“很多，有些成了杰出的将领。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夫人。不过，说句老实话，我们如果认真观察一下，现在

信仰比以前遇到了更大危险……占领我们欧巴霍萨和邻近村镇的那些部队，是代表什么的？到底代表什么的？它们除了充当马德里的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可耻工具，进行惨无人道的征服和消灭宗教信仰之外，还能代表什么？……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那个腐败堕落、丑闻百出、反对宗教、不信宗教的大都市，有些被外国金钱收买的坏蛋，专门在西班牙干那种捣毁信仰种子的勾当……你们大家怎么看？为了一点点残存的尊重和廉耻，他们会允许我们讲弥撒，让你们听弥撒……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我本人而言，我是平静得很的。我这个人决不干那种急功近利、充满世俗趣味的事。堂娜佩菲塔夫人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我镇静泰然，坏人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很清楚，可怕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这些身着教服的人的命运，如同一发千钧，因为西班牙，你们不要怀疑，一定会目睹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情景：数以千计的虔诚神父一天之内失去了生命……但是，我并不着急。要砍头，我把脖子伸给他。我已经活了不少年了。还活着干什么？没有用，没有一点用。”

“我们如果不能很快干掉那群狗强盗，”老头子一边喊着，一边伸出一只铁锤一样的拳头，“让狗把我吃了好了。”

“听说下星期开始拆教堂了，”弗拉斯基多说。

“我想他们一定用镐头和锤子拆，”神父笑着说。“有的工匠没有那些工具，但是，建起房子来很快。你们大家都知道，宗教史上写着，我们那座漂亮的圣体小教堂，摩尔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拆掉，但是当夜天使就重新修复了起来……让他们拆

吧，让他们拆吧。”

“前天晚上，”老头子说，“纳哈里里亚神父对我们说，马德里的教堂少得那样可怜，有的神父都到大街上讲弥撒了。他们挨打，挨唾吐，许多神父都不愿意讲弥撒了。”

“亲爱的孩子们，”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这儿还算万幸，没有发生那种情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十分虔诚，十分勇敢……我不会奖励首先对我们神父和我们信仰下手的人……当然罗，我把话说在前头，如果不及时制止他们，他们会胡作非为的。不幸的西班牙哟，神圣的、谦恭的、善良的西班牙哟！谁预料到你们会落到这步田地！……但是，我坚信，反对宗教的人不会得逞，先生，不会得逞。勇敢的人尚在，像过去那样勇敢的人尚在，拉莫斯先生，是不是？”

“尚在，对，先生，”拉莫斯先生说。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上帝的天律会取胜的。总会有人出来维护它的。这些人不出来，那些人会出来。胜利和随之而来的永恒荣耀总会有人摘取的。坏蛋们今天不死，明天也得死去。逆天律而动的人，注定灭亡，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他们；他们注定失败，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失败。他们怎么狡猾，怎么阴险，怎么狠毒，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上帝已经把手举在他们头上，早晚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怜悯，希望他们悔过自新吧……至于你们，亲爱的孩子，不要指望我对你们必然迈出的一步说一个字。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我知道你们那慷慨决心和指引你们的崇高目标将会

洗涤流血造成的罪恶污点；我知道上帝为你们祝福；我知道你们的胜利乃至你们的牺牲将使你们在人们眼里和上帝眼里变得十分高大；我知道掌声、颂扬、光荣应该属于你们。但是，尽管如此，孩子们，我不会用我的嘴唆使你们去拼搏；我过去没有这样做，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你们有一颗高尚的心，那颗心怎么跳动，你们就怎么行动吧。如果那颗心让你们呆在家里，你们就呆在家里吧；如果让你们走上大街，你们就择时而动吧。如果那个卑鄙的军队继续赖在这儿，我宁愿做个殉道者，把脖子伸给刽子手。但是，如果欧巴霍萨的儿女们用他们的侠义力量、沸腾热血、虔诚信仰为拔除残害祖国的祸根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我会只因为是你们的同胞而认为是最幸福的人。我虽然毕生求学、忏悔、忍让，但不如你们一日的英勇果敢那样有资格升入天堂。”

“这席话说得再好不过了！”堂娜佩菲塔夫人兴奋得大声说道。

卡瓦尤克坐在椅子上，向前倾着身子，把臂肘支在膝盖上。神父讲完话时，他抓起他的手，虔诚地吻起来。

“这样好的人天下难找呀，”利古尔戈大叔说着，用手抹起了或者说装作抹起了眼泪。

“忏悔神父万岁！”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说着，翘起脚尖，把帽子向屋顶扔去。

“肃静，”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道。“坐下，弗拉斯基多。你这个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少。”

“万能的上帝哟，他给了您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克里斯

托瓦尔万分感叹地说。“我面前是两位多么伟大的人物！有这两位人物活着，还要别人干什么？……全西班牙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现在有的只是流氓无赖，西班牙怎能会这样呢！法律和要员都是从马德里来的。在这座京城里，到处是抢劫和虚伪。不幸的宗教哟，把你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到处是罪恶……堂娜佩菲塔夫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为了我父亲的灵魂，为了我祖父的灵魂，为了拯救我的灵魂，我发誓：我愿意死去。”

“死去！”

“让那些狗娘养的无赖杀死我吧。我是说杀死我吧，因为我不能将他们碎尸万段。我非常渺小。”

“拉莫斯，你很高大，”夫人说道。

“高大，高大？……从我的心脏来讲，我非常高大。可是，我有坚固的碉堡吗，我有骑兵吗，我有炮兵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拉莫斯，”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笑了起来。“我可管不着。你所缺少的，难道敌人有吗？”

“有。”

“你把它夺过来就是了。”

“我们把它夺过来，对，夫人。当我说我们把它夺过来……”

“亲爱的拉莫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您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成为出众人物，站在那卑劣人群之上，像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一样……可以说：上帝在用他的手指导着你们的手……噢！多么伟大，多么荣光！亲爱的朋友，我这不是奉承。

多么典雅，多么礼貌，多么潇洒！……如此刚毅的人，不可能，不可能死去。上帝和他们在一起。敌人的子弹，敌人的刀枪，将变成一堆废物……不敢……异教徒用手放出的炮弹，敢炸谁呀？……亲爱的卡瓦尤克，看到您，看到您潇洒风度和骑士精神，我就不由地想起征服特拉皮松达王国^① 史诗中的诗句：

英雄罗丹气概多大
全身披挂
骑着‘布利亚多尔’
他的战马
还有‘杜林达纳’
挎在腰上
手握长矛
盾牌不怕扎
敌人吓破胆
他眼睛射着火花
长矛颤抖
如同细竹扎进敌人脑瓜
千军万马齐声呐喊
直捣你的老家。”

“太好啦！”利古尔戈拍着手说。“我来说一段堂莱依纳多

^① 中世纪的一个古国，位于土耳其境内。它存在于 1204 年至 1461 年间。

斯：

不要惹怒莱依纳多斯
假如你想得到恩赐
谁触犯了他
休想躲过棒子
噢，警告你们所有人
逃不出我的五指
除非粉身碎骨
或者承认我的胜利。”

“拉莫斯，该吃晚饭了，想喝点什么，是吧？”夫人说。

“不，什么也不想，”半人半马怪物说。“那么，给我端盘火药来吧。”

他说着，纵声大笑起来。接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在屋里踱了几步，停在大家身边，用眼睛盯着堂娜佩菲塔夫人，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喊道：

“我是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想高呼：欧巴霍萨万岁！打倒马德里！”

他在桌子上猛击一拳，用力那么猛，整幢房屋都震撼了。

“何等勇猛呀！”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

“他妈的，好一双拳头呀……”

大家看了看桌子；桌子被劈成两半了。

之后，大家又把目光转向从来没有受到很大尊重的卡瓦

尤克。毫无疑问，在他那漂亮的脸庞上，在他那猫一样炯炯有神的碧蓝眼睛里，在他那乌黑的头发上，在他那大力士般的身躯里，显露出某种伟大风度和气概，让人认起曾经称霸世界的英雄豪杰的风貌。但是，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发现那风度、那气概、那风貌在他身上令人遗憾地退化了，在他现在这副杀气腾腾的面容上很难找到崇高而果敢的品质。他很像堂卡耶塔诺先生的伟大人物，如同骡子和马相像一样。

第二十三章

谜

我们上面介绍的那一场面发生后，谈话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谈话内容对本书情节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略去不叙。最后，大家告辞离去，像往常一样，只留下了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一个人。夫人和神父还没有说上两句话，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闯进饭厅里，她是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心腹和左膀右臂。夫人发现她慌慌张张、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也慌了神，估计家里出了事。

“我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小姐。”女仆这样回答堂娜佩菲塔夫人的问话。

“天哪！罗莎里奥！……我女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救难圣母保佑！”神父一边喊着，一边拿起帽子，准备跟着夫人跑出去。

“再好好找找……可是，她不是和你一直呆在她房间吗？”

“是，夫人，”老女仆颤抖着说。“可是，我被魔鬼迷住了，后来睡着了。”

“你那该死的觉！……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呀？罗莎

里奥，罗莎里奥！……利勃拉达！”

他们端着灯，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再楼上，再楼下，把各个房间找了个遍。最后，楼梯上传来忏悔神父的声音，兴奋地说：

“在这儿，在这儿！”

过了一会儿，母女二人便在走廊里面对面地碰在了一起。

“你跑哪儿去了？”堂娜佩菲塔夫人一边操着威严声音问，一边察看女儿的脸色。

“去果园了，”姑娘低声说。听那声音，她不是活着，而是死了。

“这么晚了还去果园？罗莎里奥！……”

“太热了，我探身窗外，手帕掉了，我下去拾起来。”

“怎么不告诉利勃拉达，让她替你去拾起来呀？……利勃拉达！……这姑娘跑哪儿去了？也睡着了？”

利勃拉达终于出现了。她面色煞白，说明心里很慌张，“作贼心虚”嘛。

“这是怎么回事？你去哪儿了？”夫人问道，那副愤怒表情令人毛骨悚然。

“我……夫人，我下楼，到邻街那间屋子找衣服……后来睡着了。”

“你们今天都睡着了。我看，明天我家得有个女仆不能睡。罗莎里奥，你可以回去了。”

夫人和神父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断然措施；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调查，询问、威胁、央求、许愿，以期巧妙地探出事实

真相。结果没有在年老女仆身上发现任何嫌疑；但是，利勃拉达哭哭啼啼地和盘托出了她的“犯罪”事实。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宾松先生在家里住下不久，便对罗莎里奥小姐眉来眼去。据利勃拉达讲，他给她钱，让她传送字条和情书。小姐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很高兴。这样过了几天。最后，小女仆承认，那天晚上，罗莎里奥和宾松先生约好见面，在他开向果园的房间窗子密谈。他们对女仆无所不谈，由于当场给了她一笔钱，她答应保护他们。根据商定，宾松先生应该按照惯常时间走出，9点钟偷偷回来，进他的房间，过一会儿再秘密地从房间出来，离开家，等夜深时不穿斗篷回来。这样，如此进出不致于引起对宾松先生的怀疑。利勃拉达等候宾松先生，他进来时，身上裹着斗篷，一句话也没说。他走进他的房间里，小姐正好下楼去果园。他们两个人幽会时，女仆不在场，而是在走廊里放哨，有什么危险立刻通知宾松先生；一个小时之后，他走出来，像以前一样裹着斗篷，没说一句话。女仆讲完之后，堂伊诺森西奥先生问这个不幸姑娘：

“你肯定进来和出去的是宾松先生吗？”

女犯没有作答；从表情看，她很恐慌。夫人气得脸色发青。

“你看见他的面孔了吗？”

“可是，不是他还能是谁呀？”女仆说。“肯定是他。他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对路很熟悉。”

“这也怪了，”神父说。“住在家里，还用斗篷裹得那么严干什么……他完全可以借口生病，留下……是吧，夫人？”

“利勃拉达！”夫人喊起来，气得直发抖。“我在上帝面前对你发誓，你得服劳役去。”

她说着叉起双手，那样用力地把一只手的手指插到另一只手的手指中间，几乎流出血来。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她又补充说，“我们还是死了吧……只有死这条路了。”

接着，她死去活来地哭起来。

“坚强些，我的夫人，”神父操着悲伤声音说。“坚强些……现在正是应该坚强起来。需要镇定和胆量。”

“我的胆量够大的了，”波伦蒂诺斯女主人抽泣着说。

“我的胆量很小……但是，以后等着瞧吧。”

第二十四章

怀 悔

那时，罗莎里奥的心都碎了，哭不出声来，心里不平静，巨大的痛苦像根冷冰冰的钢杵插进她的心；脑海奔腾不止，从尘世到上帝，从上帝到尘世，反复不止。她失魂落魄，几乎处在半疯状态。那时已经夜深人静，她跪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赤着脚，双手交叉，滚烫的太阳穴搭在床边，周围漆黑一片，寂静无人。她动作十分小心，避免发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声响，引起妈妈的注意；妈妈在隔壁房间睡着了，也许是装作睡着了。她的心激荡不已，飞上云霄：

“主哟，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以前不会说谎，而现在竟然会了？为什么我以前不会隐瞒，而现在竟然会了？我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我现在感受到的和发生的是否就是那种堕落，堕落了就永远站不起来？我不再是好人、正直人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我现在在这里，是原来那样，还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短短的几天，竟然发生这么多可怕事情！感情如此变化万千？我的心想得那么多，是不是快熄灭了？……主哟，我的上帝！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是没有听到，从而我必须

无休止地祈祷下去?……我是好人,谁也不能让我相信我变坏了。爱,爱得深切,难道是做了坏事吗?……可是,不……这是一种幻想,是自欺欺人。我比世界上最坏的女人还坏。在我的体内,一条巨蛇在咬我,我的心中了毒……我感觉到了什么?上帝哟,你为什么不杀死我?为什么不永远把我下到地狱去?……太可怕了!可是,我忏悔,我独自一人向上帝忏悔,他在听着我;我还要在神父面前忏悔。我讨厌我的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真说不清楚。他没有说一句不利母亲的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我太坏了!魔鬼控制了我。上帝哟,快救救我吧,因为我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战胜自我……有一股可怕力量把我从家中推出去。我想逃走,我想跑到外边去。如果他不带上我,我要跟在他身后,爬着也要上路……在我心中,这是天国似的喜悦吗?它和巨大的痛苦交融在一起……主哟,我的上帝,给我启迪吧。我只想爱。我不是为了吞噬我的仇恨而生下来的。我不是为了隐瞒,不是为了撒谎,不是为了欺骗而生下来的。我明天要到大街上去,站在路中央,高声疾呼,我要对每一个过往行人说:‘我爱,我恨。’……我要把心里话全部这样倾述出来……能够使一切和睦相处,能够爱一切,能够尊重一切,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呀!万能的圣母哟,救救我吧……可怕的想法又出现了。我不愿意想它;可是,我在想。我不愿意感觉到它,可是,我感觉到了它。噢!在这件特殊的事情上,我不愿意欺骗自己。我不能铲除它,也不能冲淡它……;但是,我可以忏悔,现在在忏悔,对你说:主哟!我恨我的母亲!”

最后，她睡了过去。在蒙蒙眈眈的睡梦中，脑海中再现了她那天晚上所做的一切，场景变了，但主要内容依然如旧。她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打了九下；兴奋地看到老女仆甜甜地睡去以后，便慢慢地从房间里走出来，不弄出一点声音来。她绕过女仆的卧室和厨房，向果园走去；在果园里，她停下一会儿，看看布满星斗的天空。风渐渐停下来。夜是那样沉静，没有一点儿声音。夜好像静静地注意着，它的眼睛一眨不眨，耳朵倾听着一个伟大事件……夜，全神贯注。

接着，她走近饭厅玻璃门，但保持一定距离，注意观察，生怕里面的人看见她。她借助饭厅灯光，看见了母亲的背影。忏悔神父坐在右侧，从侧面望过去，他的脸奇怪地变了形：鼻子特别大，像一只怪鸟的尖嘴，整个身子像个黑色剪影，一个个棱角突现出来，滑稽可笑，尖削嶙峋。对面是卡瓦尤克，与其说像人，毋宁说像龙。罗莎里奥看到他那双碧蓝眼睛，像两盏用凸透镜反射的灯光。那炯炯目光，那野兽一样的粗壮身躯，令她不寒而栗。利古尔戈大叔和那三个人好像几个粗鄙的雕像。无疑，她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对了，集市小摊卖的泥娃娃就是那个样子，咧着嘴傻笑着，脸庞粗鲁，目光呆滞。那条龙挥舞着胳膊，但不是做手势，而是像两片风车叶子在转动，两颗碧蓝眼球在骨碌碌地转着，犹如药铺门前的彩灯。她眼睛看不清楚了……谈话好像兴味正浓。神父扇动着翅膀。他是一只高傲的小鸟，欲飞而不能。他的尖嘴拉得很长，歪斜着。羽毛竖立起来，那是发怒了；过一会儿又收拢来，怒气平息了，把那颗秃头藏在翅膀下面。接着，那几个泥塑像动起来，想成为大人物；

弗拉斯基多·冈萨雷斯极力装出人的模样来。

罗莎里奥看到那伙人亲亲热热的样子，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她离开玻璃门，一步一步往前走，左看看右瞧瞧，避免被人注意到。她没有看见任何人，但是觉得有百万双眼睛注视着……不过，她的恐惧和羞怯感突然消失了。宾松先生房间的窗户出现一个蓝色身影，身上的钮扣像一排灯光闪耀着。她走过去。那一瞬间，她觉得一双胳膊把她像根羽毛似的托起来，迅速塞到房间里。一切都在改变着。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一声清脆的撞击声，整个房子都震撼了。两个人谁也不知道那响声是怎么回事。他们全身颤抖，不作声。

那时正是那条龙捣碎饭厅桌子的时候。

第二十五章

意外事件

场景变了。请你们看看这个美丽的房间，明亮、朴素、惬意、舒适，并且干净得惊人。地板上铺着编织精细的灯心草席子，洁白的墙壁上点缀着精美的圣徒画像和艺术价值大可怀疑的雕塑品。古老的桃花心木家具，由于多年摩擦而闪闪发亮，祭坛上供奉着一尊身穿蓝色饰银衣服的圣母像——每天接受家人的朝拜；祭坛本身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粗劣小玩艺儿，有的是宗教的，有的则是尘世的。另外，还有一些小画片、圣水杯、刻着上帝羔羊的钟、复活节的芭蕉叶，好多花瓶插满没有任何香味的布制玫瑰。一只栎木大书架放着不少精选图书，那儿有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奥拉西欧^①；温存的维吉尔，在他的诗句中可以触摸到愤怒的狄多^②的脉搏和热恋着的心；淫邪、谄媚的尖鼻子奥维德^③；多言多语的格言派作家马西亚尔^④；热情奔放的迪布罗^⑤；伟大的西塞罗；威严的蒂托·利维

① 奥拉西欧(公元前 65—公元前 8)，拉丁诗人。

② 狄多，据古希腊神话称，她是迦太基的女王和建国者。

③ 奥维德(公元前 42—公元 8)，拉丁诗人。著有《爱情艺术》、《变形记》等。

④ 马西亚尔(43—104)，拉丁诗人。

⑤ 迪布罗(? 公元前 54—? 公元前 18)，拉丁诗人。

奥；令人望而生畏的塔西托^①，是杀害恺撒一家的罪魁祸首；泛神论者路克莱西奥^②；朱维纳尔^③，用他的笔四面出击；普罗托^④，转动风车大轮子从而获得灵感，创作了古代最优秀的喜剧；塞内加^⑤，人们都说这位哲学家一生中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死亡；金蒂利亚诺^⑥，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萨路斯蒂奥^⑦，是个张口道德闭口道德的无耻之徒；普利尼奥叔侄二人苏埃托尼奥^⑧和瓦龙^⑨；总之，那儿有拉丁语最伟大的作家，从这种文字起源时期的利维奥·安特洛尼克^⑩到最后消亡时期的路蒂利奥^⑪。

不过，当我们走马观花似地浏览这些作家的大作时，有两个女人走进屋来，我们没有察觉。那时，天还很早；但是，欧巴霍萨清晨就醒了过来。小鸟在笼子里争先恐后地唱着；教堂钟声呼唤人们去望弥撒；羊群传来欢快的脖铃声，它们停在家门口，等候主人挤奶。

那两位走进我们描绘过的那个房间的夫人，是来听弥撒的。她们身着黑装，每个人都在右手上拿着一本祈祷书，指头上缠着念珠。

① 塔西托(200—276)，罗马帝国皇帝。

② 路克莱西奥(公元前98—公元前55)，拉丁诗人。

③ 朱维纳尔(? 60—? 140)，拉丁讽刺诗人。他利用自己的笔无情地抨击罗马帝国的种种社会弊端和陋习。

④ 普罗托(公元前254—公元前184)，拉丁戏剧作家。

⑤ 塞内加(4? —65)，拉丁哲学家。

⑥ 金蒂利亚诺(? 30—? 100)，拉丁修辞学家。

⑦ 萨路斯蒂奥(公元前86—公元前35)，拉丁历史学家。

⑧ 普利尼奥·苏埃托尼奥(23—79)，拉丁历史学家。

⑨ 普利尼奥·瓦龙(62—? 114)，拉丁历史学家。

⑩ 利维奥·安特洛尼克，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最早的剧作家。

⑪ 路蒂利奥，罗马帝国消亡时期的诗人。

“你叔父很快会回来的，”其中一位夫人说。“是弥撒开始时我们让他走的。不过，他会很快办完事的，这个时候该在圣器室换衣服了。我很想留下听弥撒，可是今天是我受累的日子。”

“我今天只听了神父的弥撒，”另一个夫人说。“神父先生讲弥撒又快又不清楚，我觉得我没有受益，因为我心绪很乱，正在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总在脑海里转。”

“怎么会那样呢！……应该有耐心……看你叔父怎样对我们说吧。”

“唉！”第二个夫人深深叹了口气说，“我的血都沸腾了。”

“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一想到您这样一位夫人受到威胁，而这威胁是来自一个……真让人气愤！而他依然……昨天晚上，堂娜佩菲塔夫人，我按照您吩咐的回到库斯科寡妇的客栈，询问有没有新情况。堂何塞先生和巴达利亚旅长总凑到一起谈话……唉，耶稣，上帝，我的主哟！……一边策划阴谋诡计，一边成瓶成瓶地喝酒。肯定是在搞名堂。因为我对您很关心，昨天晚上我在小广场看到堂何塞时，便跟踪着他。”

“他去什么地方了？”

“去赌场了，是这样，夫人。是去赌场了，”另一个夫人说道，心中有些发慌。“后来，他回家去了。唉！我偷偷摸摸干这种事，很晚才回去，叔叔训斥了我一顿……；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神圣的耶稣哟，保佑我吧！我真没有办法，看到您这样的人面临着那样大的危险，我都疯了……没什么，没什么，

夫人；我总觉得那些坏蛋要洗劫这个家，把我们的罗莎里奥抢走……”

堂娜佩菲塔夫人垂着眼睛，沉思了好久。她面色苍白，锁着眉心，最后说道：

“我真找不到阻止他们的办法。”

“我找得到，”另外一位夫人兴奋地说。她是忏悔神父的侄女，哈辛托的母亲。“这个办法很简单。我跟您说起过，但是您不同意。唉，我的夫人哟！您的心太善良了。有时候，比如现在，心就应该少善良一点儿……不要顾虑重重……那有什么，难道上帝会为此发怒吗？”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夫人傲慢地解释说，“你不要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光凭您的智慧是不能使您的宝贝侄子老老实实的。还有比我出的那个主意更简单易行的吗？既然现在没有正义保护我们，我们自己去创造正义好了。您家里没有男人干事吧？那好，叫几个来，对他们说：‘喂，卡瓦尤克，帕索拉戈，或者别的什么人：今天晚上，你好好伪装一下，别让人看出来；带上一个知心朋友，守在圣法斯大街拐角处；在那儿等一会儿，当堂何塞·莱伊经过牛杂大街去赌场的时候……他是一定去赌场的，听懂了吧？他经过那里时，你们截住他，吓唬他一下……’”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你别犯傻了，”夫人露出一副严正的表情说。

“只是吓唬他一下，夫人。您听好，我是说：吓唬他一下。那

有什么关系，我还能出主意让人家去犯罪？……耶稣，上帝，我的救世主哟！只是有那种想法，我就毛骨悚然，好像都看到鲜血溅出来，子弹出膛了。决不能那样，我的夫人……只是吓唬他一下，只吓唬他一下而已，让那个无赖明白我们不是好惹的。夫人，他都是一个人去赌场，根本没有人陪着，到那以后去找他的大兵朋友。您想想看，他受了惊，断了几根骨头，没有什么致命伤，会意识到……这样一来，他或许老实些，逃出欧巴霍萨，或者缩在家里躲上十天半月。当然罗，要提醒他们不能吓唬过分了。决不能杀……一定注意这一点。不过，要打得狠一点。”

“马利亚，”堂娜佩菲塔夫人说，露出一副傲然表情，“你不会有高尚的想法，不会有伟大的救助办法。你给我出的那个主意，只有胆小鬼才能干出那种缺德事。”

“好吧，那我就不说话了……唉！我呀，真不幸，太傻气了！”忏悔神父的侄女委曲地嘟哝着说。“我现在把那些傻话收起来，等您失去女儿以后，再对您说吧。”

“我的女儿！……失去我的女儿！”夫人说道，又突然生起气来。“只要听谁这么说一句，我就疯起来。不，决不能让他们夺去。如果罗莎里奥现在还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憎恨那个混蛋的话，她终有一天会憎恨他的。母亲的权威总会管点用的……我们要拔除她的热恋……说得正确些，拔除她的任性，就像拔除还没有来得及扎根的嫩草那样……不，这不可能，雷梅迪奥丝。不管怎么说，不能那样做！就是对那个疯子也不能用最卑劣的手段。我宁愿她发生最坏的事，甚至死，也不能让她成为

我侄子的妻子。”

“甚至她死，她被埋葬，喂蛆虫，”雷梅迪奥丝说，把手交叉起来，犹如在祈祷一样，“也不让她落到……唉，夫人！我说出一件事来，您可不要生气呀。您如果往后退，那就说明您太软弱了，因为罗莎里奥已经和那个不要命的家伙秘密幽会好几次了。就说前天晚上吧，根据我叔父讲的看，像是堂何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耍的卑鄙花招。许多人都是那样干的……唉，神圣的耶稣哟！我真不知道竟然有人把脸蛋送到一个男人跟前，而这个男人并不是神父！”

“住嘴，住嘴，”堂娜佩菲塔夫人动情地说，“别跟我提前天晚上的事。太可怕了！马利亚·雷梅迪奥丝……我知道愤怒会毁掉一个人的灵魂……我心急如焚……我怎么这样不幸呀！遇到这种事，我又不是男人！……可是，如果一定要我说出前天晚上那事的真相的话，我还是有些疑问的。利勃拉达发誓，一再发誓进来的人是宾松……我女儿什么也不承认，我女儿可从来没有撒过谎呀！……我一直怀疑那件事。我觉得宾松不是好东西，有鬼。但是，只此而已。”

“我们回到老话题上来吧。我是说，一切坏事都是那个讨厌的数学家干的……哎哟哟！我的心没有让我弄错，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好吧，我的夫人，您如果还不下决心去叫卡瓦尤克，并且对他说：‘卡瓦尤克，我想让你……’您就得看到更为可怕的事发生。”

“我呢，还是那句老话：你这个人太简单……”

“噢！如果说我头脑简单的话，那我承认。但是，我再没有

别的本事了，有什么办法呀？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考虑得不周。”

“你想出来的，打一顿棍子呀，吓唬一下呀，那些野蛮蠢笨的法子，谁都能想得出来。你的脑袋太笨，雷梅迪奥丝。这个问题十分重大，你用那种笨法子怎能解决呀！我要想出一个更适合高尚人、出身高贵人的办法。用棍子去打！太笨了！另外，我也不愿意我的侄子由于我的命令而碰破一点儿皮。那种事，决不能做。上帝会选择合适办法惩罚他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让上帝的旨意顺利实现。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对于这种事情，应该直接弄清楚原因……而你，却不知道原因……你只看到表面现象。”

“也许是这样，”神父侄女卑恭地说。“为什么上帝把我造就得这样愚蠢，对这种微妙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懂！”

“应该追根究底，追根究底，雷梅迪奥丝。现在还不明白？”

“不明白。”

“我侄子已经不是我侄子了，知道吗？他亵渎神明，不敬神明，推崇无神论，蛊惑人心……你懂得什么是蛊惑人心吗？”

“就是煽动闹事的人，就是那种用汽油烧毁巴黎、推倒教堂、枪击神像的人……我们的看法到此是一致的。”

“我侄子这些事都干……唉！如果在欧巴霍萨只有他一个人，该多好呀！……可是，孩子，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交了厄运，灾难一个个跟踪而来，上帝派我侄子来惩罚我。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支军队，是政府的权威，是镇长，是法官。我侄子已经不是我侄子，而是国民，雷梅迪奥丝；是所谓的第二国民，是

由统治马德里的那些无赖组成的，它掌握了物质力量；是那种伪装的国民，因为真正国民不敢讲话，只是缴纳税赋，忍受痛苦；他们签署命令，发表演说，组织假政府、假政权，什么都是假的。我侄子今天就是这种人。你应该学会看到事物的真相。我侄子就是政府，就是旅长，就是新镇长，就是新法官，因为所有人由于思想一致而都偏向他一边，因为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是一丘之貉……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防范所有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一个人，一个人代表所有人；应该向他们那个整体发动进攻，不是站在街角用棍子打一顿，而是要学习我们祖辈反抗摩尔人，反抗摩尔人的样子，雷梅迪奥丝……孩子，必须弄懂这一点；让脑袋开开窍，凡是不是庸俗的想法都应该接纳进去……；飞起来吧，想得高远一点儿，雷梅迪奥丝。”

面对如此深刻的见地，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的侄女现出一副惊愕表情。她张开嘴巴想对那个奇妙的想法说点什么，但是她只叹了一口气。

“要像反抗摩尔人那样，”堂娜佩菲塔夫人重复了一句。“这是摩尔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问题。你竟然以为吓唬一下我的侄子就什么都解决了！……你怎么这样愚笨呀！你没看见他的朋友都在支持他吗？你没看见我们被那群无耻之徒掌握在手心里了吗？你没有看见随便一个小军官只要心血来潮就会烧毁我的家吗？……可是，你还没有看到这一切？你不明白应该追根究底吗？你不明白我的敌人庞大、可怕，他不一个人，而是整整一派吗？……你不明白我侄子，就是我今天面对的

侄子，不只是一个灾难，而是祸患？……要反抗它，亲爱的雷梅迪奥丝，我们这里得有一队上帝士兵，来消灭马德里那帮魔鬼。我告诉你，这将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如果最后……”

“可是，你还在怀疑呀？我们今天就将看到这里发生可怕的事……”夫人十分焦虑地说。“今天，今天。几点钟了？7点钟了。这么晚了，还什么也没有发生！……”

“也许我叔父知道点情况，他该来了。他在上楼，我听见脚步声了。”

“感谢上帝……”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站起来，准备去迎接忏悔神父先生。“他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急匆匆地走进来。他脸上失常的表情说明这位献身宗教和拉丁文研究的人此刻不像往常那样平静。

“坏消息，”他说着把帽子放在椅子上，解开斗篷。

堂娜佩菲塔夫人面色苍白。

“在抓人呢，”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把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个士兵似的。“看来他们是疑心这里的人不会听任他们的倒行逆施，正在挨家挨户搜捕那些反抗他们的人。”

夫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拳头握得紧紧的，放在扶手上。

“怎能白白让人家逮住呢，”雷梅迪奥丝说道。

“好多人……对，好多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转过身去，

用颂扬的语气对夫人说，“及时逃出来了，拿上枪，骑上马到维利亚奥伦达去了。”

“拉莫斯呢？”

“我在教堂听人家说，他是重点搜捕对象……噢，上帝哟！就这样搜捕那些还什么都没有做的不幸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善良的西班牙这么有耐心。我的夫人，堂娜佩菲塔，说到逮人的事，我忘记告诉您，应该马上回家去。”

“对，马上回去……那些狗强盗也要搜查我家呀？”

“说不定，夫人。今天是我们倒霉的日子呀！”堂伊诺森西奥语气庄严而激动地说。“但愿上帝对我们发发善心呀！”

“我家里有六七个全副武装的人，”夫人忿然地说道。“多么野蛮呀！还能把他们也抓去呀？……”

“肯定要抓的。宾松先生不会忘记告发他们的，夫人。我再说一遍，今天是我们倒霉的日子。但是，上帝会保护无辜的。”

“我走了。别忘了去我那儿一趟。”

“夫人，我上完课就……镇上这么紧张，今天孩子们肯定逃学了。不过，无论上不上课，我都要去看看。过一会儿去您那儿……夫人，您一个人走，我真不放心。那些混帐大兵在大街上胡乱……哈辛托，哈辛托！”

“用不着。我一个走吧。”

“让哈辛托陪您，”哈辛托母亲说，“他现在该起来了。”

传来了娃娃博士的急促脚步声，他毫不延迟地从楼上赶下来，红涨着脸，气喘吁吁。

“什么事儿？”叔爷问他。

“在特洛伊姐妹家，”小青年说道，“在她们家……对了……”

“痛痛快快说出来。”

“卡瓦尤克在那儿。”

“在那儿？……在特洛伊姐妹家？”

“是的……他在平台上跟我讲话来着。他说，他怕那些人去那儿抓他。”

“噢，畜生！……那个家伙会让人逮去的，”夫人使劲儿跺着地板说。

“他想到这儿来，让我们把他藏到家里。”

神父和侄女面面相觑。

“叫他来吧！”堂娜佩菲塔夫人的语气十分激动。

“到这儿来？”堂伊诺森西奥说道，脸色变得很难看。

“到这儿来，”夫人回答说。“这儿比什么地方都安全。”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我房间窗户跳出去”，哈辛托说道。

“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夫人说，“如果他们把这个人给我们抓走，就一切都完了。”

“我真傻，真简单，”神父的侄女说着，把手放在胸部，把准备向大家叹的一口气咽了下去。“不过，他们抓不到他。”

夫人很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半人半马怪物那庞大的身躯勉强在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常常落坐书写训戒的扶手椅上坐下来。

我们不知道事情传到了旅长巴达利亚的耳朵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那个勤勉的军人得知欧巴霍萨人改变了主意，于是那天早晨下达了逮捕令，按照我们习惯上使用的起义词汇，逮捕那些典型分子。而伟大的卡瓦尤克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躲到了特洛伊姐妹家里。不过，他觉得那儿不安全，便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来到了好心神父的不被人怀疑的神圣之家。

军队占领了镇上许多要地，夜晚对进出人员严加监视；但是，拉莫斯还是骗过——或者说根本没有使用欺骗手段——士兵的警戒。这件事终于燃起人们的热情，维利亚奥伦达附近的村镇许多人蠢蠢欲动，他们夜里聚集在一起，白天分散开来，准备动乱，大干一场。拉莫斯跑遍了村村镇镇，搜罗人马和武器；由于部队在维利亚胡安一带忙于追击阿塞罗他们，我们的骑士英雄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起来了。

入夜，他利用狡猾手段，也许使用贿赂，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欧巴霍萨。他在这个镇子还有些基础，从而得到保护，这样他感到有一定的安全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对这个冒险家就不像对无名小卒那样严厉。在西班牙，特别是战争期间，这种宽容大人物的败坏军纪的现象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对小人物却残酷地追杀。卡瓦尤克就是这样倚仗他的胆量，使用贿赂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其他手段，潜入欧巴霍萨，招兵买马，筹募钱物。为了自身安全，或者为了给军事当局台阶下，他从不踏进自己的家门，就是商讨重大事情也很少去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家；他常常在朋友家吃晚饭，而最喜欢去神父，主要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家里，正是在那里他躲过了那天上午的

大搜捕。

那时，巴达利亚已经电告政府，称已经破获一起阴谋活动，逮捕了首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逃，我们的部队正全力追捕。

第二十六章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

追寻有趣事物——这些事物令我们惊愕或迷惘——的原由比什么都开心，而找到这个原由就更让人乐开花。当我们看到人们在明争暗斗中迸发出极大热情，在观察别人行动表现出猎奇天性时，便能够发现那条湍急河流的隐蔽源头，从而感到一种类似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喜悦之情。

现在，上帝把这种喜悦赐予了我们，因为我们在探查在本书跳动的那几颗心脏的秘密角落时，发现了一个事实；无疑，我们这里讲述的最重大事件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这个事实就是欲望，也就是我们正在观察着那条不平静河流里的第一滴水珠。

那好，我们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为此，我们先把波伦蒂诺斯夫人丢在一边，不去理会她和马利亚·雷梅迪奥丝谈话那天早晨可能发生的事情。她忐忑不安地走进家里，不得不听着宾松先生的道歉和客套；他保证说，只要他在，夫人的家绝不会遭到查抄。堂娜佩菲塔夫人高傲地回答了他，都不看他一眼。于是，他彬彬有礼地问夫人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她回答说

要他离开那里，并且把在她家里干的见不得人的事都讲清楚。这当口儿，堂卡耶塔诺先生来了。两个男人礼貌地交谈了几句；但是，由于我们更关心另外一件事，还是让波伦蒂诺斯家人和少校处理他们的事，我们来察看一下上面提到的历史之源吧。

我们来看看马利亚·雷梅迪奥丝这位可敬的女人，对她写上几行字。她是一位夫人，一位真正的夫人；她出身虽然卑微，但她的同样出身卑微的做神父的亲叔父——也就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的高贵品德、学识和声望，给整个家庭增添了光彩。

雷梅迪奥丝对哈辛托的爱是母亲心中所能包容的最强烈感情之一。她疯狂地爱着儿子，把儿子的幸福摆在世间一切事物之上；她认为儿子是上帝创造的美与才的最完美典范。为了看到儿子荣华富贵，她宁愿献出自己的一生，甚至死后的一部分永恒光荣。母亲的感情无论多么圣洁和高尚，都容易走向极端，而且不会因为疯狂的溺爱而蜕变。但是，有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那就是母爱如果不能与心地绝对纯洁、百分之百的正直相一致的话，就常常变得迷惘，演化成可悲的癫狂，像其他任何一种强烈欲望一样，铸成大错和灾难。

在欧巴霍萨，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可以称为美德的典范和侄女的楷模，也许事实果真如此。不管多少人需要她帮助，她都热情地尽力满足他们，从来没有给人留下闲话和议论的话柄，也不参与任何阴谋诡计。她十分虔诚，甚至有些过分，而

有假仁假义之嫌。她乐施好善，把叔父的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她整日长吁短叹，怨天尤人，但还是到处受到欢迎、尊敬和款待。

然而，在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家里，这位出色夫人就像矮了一截似的。在善良的忏悔神父一家很久以前被厄运缠身时，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对，那是事实，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曾在波伦蒂诺斯家里当洗衣女仆。别以为这样堂娜佩菲塔夫人对她就很傲慢，绝不是的。对她没有一点傲然之态，而是热情友好；她们同桌吃饭，一块儿做祈祷，互相倾述苦衷；在行善、祈祷以及家务事上……都互相帮助。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在“老”夫人和“新”夫人之间总有点什么，总有一道无形但不可逾越的线横在那里。堂娜佩菲塔夫人对马利亚以你称呼，但马利亚从来不敢不用些礼貌的尊称。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的侄女感到在她叔父的女友面前是那样渺小，以致她那天生的卑微也蒙上了一层奇怪的悲惨阴影。她看到好心的神父成了堂娜佩菲塔夫人家的最高顾问，看到宝贝儿子哈辛托和这家的小姐亲热得像恋人一样，然而可怜的母亲兼侄女还是尽量少去那里。

应该指出，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在堂娜佩菲塔夫人身旁没有很多夫人样子——请允许我使用这样的字眼——，而这一点正是令她不快的，因为在这个长吁短叹的人身上，像其他人一样也有一点傲气……看到儿子和罗莎里奥结婚，看到儿子当官发财，看到儿子跟堂娜佩菲塔夫人攀亲！……哎哟哟，这些对马利亚·雷梅迪奥丝来说就是大地和苍天，就是她的

今世和来世生命，就是她的今天的希望和明天的渴求，就是她生存的最大意义。许多年来，她的脑海和她的心就充满着这种希望的甜蜜之光。正因为如此，她是个好女人，又是个坏女人；正因为如此，她既虔诚又卑顺，或者说，她既可怕又胆大；正因为如此，她成了一个多面人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念头，马利亚——她自己计划的真正化身——就不存在了。

说到她的身体，马利亚·雷梅迪奥丝是最不值得描绘的了。她身体惊人的健康，看上去不像那么大岁数。她总是身着孝装，尽管她已经守寡多年了。

自从卡瓦尤克进了神父先生的家，已经过去五天了。这一天，天刚擦黑，雷梅迪奥丝端着灯，走进她叔父房间；她把灯放在桌子上，坐在老人面前；她叔父从后半晌就一直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沉思着，犹如被钉在那里一样；他用手托着腮，下巴的黝黑皮肤皱了起来。他有三天没有刮胡子了。

“卡瓦尤克今晚来这儿吃饭吗？”他问侄女道。

“来。在这样受人尊敬的家里，可怜的卡瓦尤克感到更安全些。”

“可是，我并不感到安全，虽说我的住宅受到尊重，”忏悔神父说。“勇敢的拉莫斯真够冒险的！……听说维利亚奥伦达一带有很多人……谁知道有多少人呀……你听见什么没有？”

“说军队胡作非为……”

“这些野人没来搜查我家，真是奇迹！我对你发誓，我如果看见穿红裤子^①的人进来，我肯定来不及说话就昏过去。”

① 当时西班牙士兵穿肉红色的军装。

“我们不是好好的嘛！”雷梅迪奥丝说道，恐惧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我一直想着堂娜佩菲塔夫人在忍受着煎熬……唉，叔叔，您应该到那儿去一趟。”

“今天晚上去那儿？……街上可有军队巡逻呀。你想想看，大兵心血来潮……夫人那儿受到很好的保护。那天搜查了她的家，把她那儿六个全副武装的人带走了。但是，后来放了回来。我们如果遭到搜查，可没有人保护呀。”

“我打发哈辛托去那儿了，让他陪夫人一会儿。卡瓦尤克如果来，我们叫他也去……我总觉得那些混帐东西在搞什么阴谋，对我们的女友下毒手。可怜的夫人哟，可怜的罗莎里奥哟！……我还在想，如果夫人采纳我前两天对她提出的法子，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的……”

“亲爱的侄女，”忏悔神父冷冷地说，“我们已经做了人间一切努力，以实现我们的英明想法……我们无能为力了。我们失败了，雷梅迪奥丝。你应该相信这一点，别再固执了：罗莎里奥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小宝贝哈辛托的妻子。你的黄金梦，你的美好理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是可以实现的，而我，作为一个好叔父，也为此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但到头来成了神话，成了泡影。困难重重呀，有个男人插了进来，姑娘又那样痴情，还有其他我不愿挑明的原因，把事情翻了个儿。我们本来正逐渐走向胜利，却突然被打败了。唉，我的侄女哟！有件事你必须确信不疑。就今天而论，哈辛托要比那个疯丫头强得多。”

“又任性又固执，”马利亚说，那表情很不高兴，也不很尊

重。“叔叔，您现在说些什么呀！伟大的头脑会想出办法的……堂娜佩菲塔夫人以她的崇高品格，您以您的老练多谋，能有什么办不到。可惜上帝把我造就得这样笨拙，正如夫人说的，我的脑袋像木头疙瘩，像砖头。不然的话，这问题我自己就解决了。”

“你？”

“如果她和您同意我去干，事情早解决了。”

“用棍子？”

“别害怕，也别把眼睛睁得那么大，因为这不是说去杀谁……唉！”

“用棍子，”神父笑着说，“也等于用刀子……知道吗？”

“哼！……那您也说我残忍，杀人不眨眼好了……我连踩死小虫子的胆量都没有呀，这您很清楚……应该明白，我绝不想要那个人的命。”

“总之，我的侄女，不管你怎么想办法，堂贝贝·莱伊先生是要带走罗莎里奥的。这已经无法改变了。他会使出一切手段，甚至不光彩的手段。如果罗莎里奥……她那张稳重的面庞，那双天使般的眼睛，真把我们骗了！不是吗？……如果罗莎里奥不爱他……这样……什么事都好办了。但是，唉！她爱他犹如罪人爱魔鬼那样，她在罪恶之火中焚烧着。侄女，她，她坠入了淫邪的深渊之中。我们应该正直，站在正义一边；把眼睛从那对不道德的男女身上移开吧，不再去想他和她了。”

“叔叔，您不懂得女人的事，”雷梅迪奥丝装出奉承的表情说。“您是个圣洁男人，您不知道罗莎里奥只不过一时任性，只

消打几个耳光或揍几棍子，就会好的。”

“侄女，”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庄重地告诫说，“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所谓的任性该是另外一回事呀。”

“叔叔，您在说什么呀？！”侄女说道，脸色顿时涨红了。“怎么，您认为罗莎里奥身上出了什么……？太可怕了！我要保护她，对，保护她……她像天使一样纯洁……是的，叔父，我一听说那种事就脸红，您竟说让我生气的话。”

听完这话，好心神父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悲伤阴影，这看上去使他老了 10 岁。

“亲爱的雷梅迪奥丝，”他说，“我们真是仁至义尽了。从良心上讲，我们做了一切可能做而应该做的事。我们希望看到哈辛托和欧巴霍萨第一望族攀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希望看到他成为镇上七幢房屋，‘大世界’的牧场，阿里瓦和恩科米恩达庄园的三处果园，以及这姑娘在镇上和乡下的其他产业的主人，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的儿子很有出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罗莎里奥过去喜欢他，他也喜欢罗莎里奥。看来事情已经成了。就连夫人本人也默认了，尽管由于我们出身卑微她不太热心，但我是她的忏悔神父和知心朋友，她尊重我……可是，那个倒霉鬼突然冒了出来。夫人对我说，她对她哥哥许了诺言，现在不好再拒绝哥哥的建议了。严重的冲突！面对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呀！唉！有些事情你不太了解。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好了：如果莱伊先生是个正派人，能够使罗莎里奥幸福的话，我也就不插手这事了。可是，那个小子是一大灾难，我作为这个贵族之家的精神向导，应该过问一下了，而且

我也这样做了。你知道，我像俗话说的那样，把他当作死对头。我揭露了他的丑恶面目，抨击了他的无神论。这样，大家对那颗唯物主义心灵已经腐烂到什么程度，看得一清二楚；夫人也确信，让女儿和他结婚，等于把女儿推到火坑里……唉！我费了多少精力和口舌呀。夫人犹豫了，我又趁热打铁，劝她使用正当手段把那个讨厌侄子悄悄赶走。我给她出了些好主意。她那颗纯洁心灵很不安，我就安慰她，给她解释我们用来对付那个凶恶敌人的手段，到什么程度是属于正当范畴。我从来没有劝她使用暴力和流血手段，没有劝她使用凶狠和残忍手段，而是一些和罪恶毫无关系的小计谋。我问心无愧，亲爱的侄女。不过，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斗争了，我像黑奴那样使出了全身解数。唉！那时，我每天晚上回到家，说：‘亲爱的马利亚，我们进行得很顺利，很顺利。’你听了以后便欣喜若狂，拼命吻我的手，还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可是，你现在为什么怒容满面？莫非你的高尚品格、平和性子不复存在了？为什么责怪我呀？为什么你要发火，骂我是木偶？”

“因为您，”那个女人依然气呼呼地说，“突然变成了胆小鬼。”

“原因是事情变得对我们不利，侄女。那个该死的工程师得到军队帮助，决心干到底。小丫头又爱他。小丫头……我不想说下去了。没有希望了，我告诉你，没有希望了。”

“军队！您的想法也和堂娜佩菲塔夫人一样呀，都认为将有一场恶战，要把堂贝贝先生从这儿赶走，非得半个国家起来打另外半个国家不可……夫人发疯了，您也快了。”

“我的想法是和她一样。由于莱伊和军队的关系极为密切，私人问题变大了……唉！侄女，前两天我还对我们的英雄好汉把军队踢走抱有希望呢。但是，自从看到事情急转直下，自从看到大部分人在动手之前就被逮了起来，卡瓦尤克也躲了起来，一句话，自从看到大势已去，我就没了一点信心。善良的原则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粉碎谬误的进攻……唉！侄女哟，忍受吧，只好忍受了。”

这时候，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也用了他侄女表达感情的方法，一连大声叹了两三口气。马利亚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沉默。在她脸上看不到——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怒色，也没有她平时的那种淡淡的怨气，只有深沉的忧虑。好心叔父长篇大论地讲完之后，侄女红润的面颊上滚落下两颗泪珠。接着就听到一阵欲罢不能的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大海波涛了；马利亚的痛苦波涛滚滚而来，她号啕大哭了。

第二十七章

神父的痛苦

“忍受，忍受吧！”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又说了一遍。

“忍受，忍受！”侄女擦着眼泪重复说。“既然我儿子要做一辈子穷光蛋，那就让他从现在做起吧。现在，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少，很快有那么一天，做律师的等于没有事可做。才学有什么用？读那么多年书，费那么多脑筋，有什么用？唉！我们是穷人。总有那么一天，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我儿子都没有枕头可枕了。”

“你这女人！”

“怎么！……不然，您告诉我：您闭上眼睛那一天，想给他留下点什么财产？几枚硬币，几本破书，贫困，再没有什么了……以后的日子……以后日子怎么过呀，叔父大人？……我可怜的儿子身体越来越弱，根本不可能工作……念不上一本书就头昏眼花，晚上学习时又恶心又偏头疼……他得向人家乞求个小差使。我呢，也得给人家缝缝补补的，谁知道，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去讨饭呀。”

“你这女人！”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日子就要来了，”那个绝好的女人补充说，话语中夹杂的哭声越来越响了。“我的上帝哟！我们该怎么办呀？唉！只有母亲的心能够感受到这些事……只有母亲才能为儿子的幸福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您怎能理解呀？不会的。生儿育女，为他们含辛茹苦是一回事；在大教堂念丧门经，在神学院教拉丁文是一回事……您看，我儿子给您做侄孙，得了那么多优异分数，是欧巴霍萨的光荣，这对他值几个大钱……他非饿死不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干律师这行赚不了钱，要不找议员在哈瓦那安排个差事，可是，在那儿说不定染上黄热病死掉……”

“可是，你这女人！”

“好了，我不难为自己了，我不说了，我不再打扰您了。我很笨拙呆傻，爱哭，爱唉声叹气，您忍受不了，因为我爱子心切，为他的幸福操心。我要死了，是的，先生。我要默默地死去，把痛苦咽到肚子里，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不再麻烦神父先生……可是，我的宝贝儿子会理解我的，不会像您现在做的那样塞起耳朵来……我好苦呀！可怜的哈辛托知道我会为他死去的，我会不惜生命为他创造幸福的。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头肉呀！他这么有才学，而命里注定过贫寒生活，注定地位卑微。为什么不这样呢，叔父大人，您不要那么傲气了……不管我们怎样自以为了不起，您永远是黑暗^①大叔的儿子，是圣贝纳尔多教堂的执事……而我永远是您的卖砂锅的哥哥、黑暗家族的

^① 复活节前一周的最后三天，举行纪念耶稣受难的晨祷。届时熄灭蜡烛，教堂黑暗。

女儿，我儿子永远是你们黑暗家族的孙子……我们的血统里那十五根大蜡烛^①总是熄灭着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走出黑暗，永远看不到那样一块地，在上面写着“这是我的”，永远不能为自己的羊剪羊毛，永远不能为自己的奶羊挤奶，甚至都不能拥有半袋自己田里产的、自己场里扬的麦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怯懦、糊涂、软弱……”

“可是……可是，你这个女人！”

神父每次重复这句话时，都抬高一度嗓门。他用手捂住耳朵，痛苦而绝望地摇晃着脑袋。马利亚·雷梅迪奥丝的说话声和哭声也越来越尖利，犹如利箭射进不幸的、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神父脑海里。但是，那个女人突然收起了哭丧脸，号哭变成了嘶哑的强硬声音；她面孔苍白，双唇抖动，握紧拳头，几绺蓬乱头发垂在额头；胸膛中的怒火燃烧得那样旺盛，湿漉漉的眼睛立刻变干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像女人而像女妖似的，喊起来：

“我离开这儿，我和我儿子离开这儿！……我们到马德里去，我可不愿意我儿子烂在这个鬼镇子上。我看我儿子在您的黑袍子的掩护下，今天不能，永远不能出息个人，我感到厌倦了。叔父大人，您听见没有？我和儿子这就走！您永远别见我们，永远别见。”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把双手交叉起来，像一个在刽子手面前绝望的罪犯那样，惊恐地忍受着侄女射出的愤怒火焰。

^① 纪念耶稣受难的晨祷，先点燃、后熄灭十五根大蜡烛。

“看在上帝份上，雷梅迪奥丝，”神父用痛苦的声音喃喃地说，“看在圣母份上……”

性格一向平和的侄女这次神经发作，射出可怕的怒火来，是不多见的，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已经五六年没有看到雷梅迪奥丝如此暴怒了。

“我是母亲！……我是母亲！……既然谁也不关心我儿子，那我来关心，我亲自关心吧，”她吼叫着，突然变成了一头母狮。

“看在圣母份上，你不要这样激动……你这是在造孽呀……我们来祈祷一次，看你能不能平静一会儿。”

神父说着，身子不停颤抖起来，汗珠直往下淌。这下子，可怜的小鸡落到了秃鹰的利爪里！怒不可遏的女人威胁他说：

“您一点用也没有，真是老废物！……我和儿子永远，永远离开这里。我给儿子找个有地位的工作，找个合适工作，您懂吗？如果为了给儿子挣口饭吃，而需要我用舌头当笤帚去扫大街的话，我也心甘情愿；当然罗，为了给儿子找个有地位的工作，让他高升、发财，成为大人物，成为绅士，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需要我去用镐头翻地的话，我也心甘情愿。”

“但愿上帝对我们开恩！”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说道，身不由己地坐在椅子上，把头垂在胸前。

沉寂了一会儿。其间，只能听到那个愤怒女人的急促抽泣声。

“侄女，”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终于说道，“你使我少活 10 年

呀。你使我的血液熊熊燃烧，你使我变成疯子……但愿上帝让我平静下来，不然，我真忍受不了你了！主哟，耐心，耐心，我需要耐心。你，侄女，你行行好，哭吧，流眼泪吧，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上它十年八年吧。你那倒霉的哭脸虽然惹我生气，但总比你这样发怒发狂好忍受些。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心地是好的，那……！你今天早晨做了忏悔，向上帝做了祈祷，而现在这么闹个没完没了。”

“我是做了忏悔，我是向上帝做了祈祷，但那是为了您，为了您。”

“因为在罗莎里奥和哈辛托的事情上，我对你说了‘忍受’？”

“因为在事情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您后退了，让莱伊先生把罗莎里奥抢到了手。”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堂娜佩菲塔夫人说得好，你的脑袋像块砖头。难道你让我拔剑上街，一夜间把所有士兵剁成肉酱吗？难道你让我指着莱伊的鼻子，对他说‘你要么把姑娘给我放下，要么我砍掉你脑袋’吗？”

“不是。但是，在我劝夫人吓唬她侄子一下时，你不但和我一起劝她，反而反对那样做。”

“你这是想吓唬想疯了呀。”

“因为只有打死疯狗，才能消灭狂犬病。”

“我可不能劝夫人去干你称为吓唬的那种事，那可不是小事。”

“我是暴徒，是吗，叔父？”

“你应该知道，动手可是小人干的事。再说，那个人乖乖让你吓唬吗？他朋友呢？”

“他夜晚都是一个人出来？”

“你知道什么呀？”

“我什么都知道。他每走一步，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知道吗？库斯科寡妇给我通风报信。”

“好了，你别再让我发疯了。谁去吓唬他呀？……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把握呀。”

“卡瓦尤克。”

“那么说，他准备好要……”

“没有。可是，只要您一声令下，他一定去干。”

“好了，你这个女人，让我安静些吧。我可不能让人去干那种惨无人道的事。吓唬一下！怎么吓唬？你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先生。但是，他没有理会我，或者说，拒绝了。在欧巴霍萨，只有两个人能够做到一声令下，决定一切。这两个人就是您和堂娜佩菲塔夫人。”

“那么，如果夫人愿意，就让她命令他去干好了。我永远不会劝人家使用暴力野蛮手段。卡瓦尤克和几个他的人想拿起武器，可是没有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唆使他们流血的字来，这你知道吗？我绝不干那种事，绝不干……如果堂娜佩菲塔夫人愿意干的话……”

“她也不愿意。今天下午，我和她谈了两个小时，她说她赞成打仗，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支持打仗，但是她绝不打发人去从背后伤害别人。如果说是伤害人的话，她反对吓唬是对的……

可是，我不想发生伤害人的事……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那么，如果堂娜佩菲塔夫人不敢命令吓唬工程师的话，我也不敢，知道吗？别的不说，我的良心就不答应。”

“好吧，”侄女说，“您告诉卡瓦尤克今天晚上陪我……您只对他说这句话就够了。”

“你晚上还出去？”

“出去，对，先生。怎么，我昨天晚上没有出去呀？”

“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夫人，我可要发火了，是的，一定发火。”

“您只对卡瓦尤克说这些就够了：‘亲爱的拉莫斯，我很器重你，我侄女今天晚上有点事要办，你陪她去一趟，如果遇到什么危险，保护她一下。’”

“这我能办得到。陪你……保护你。唉！你这个女人呀！你是想欺骗我，让我做你的同谋。”

“好了……您怎么想？”马利亚·雷梅迪奥丝说。“今天晚上，我和拉莫斯砍掉许多人的脑袋！”

“别开玩笑。我对你再说一遍，我只能命令他不能干坏事。好像他……”

临街大门有响声。接着传来卡瓦尤克的声音，他在和仆人讲话。过一会儿，欧巴霍萨英雄走了进来。

“消息，拉莫斯先生，快，消息，”神父说。“你在这儿吃晚饭，受到热情款待，该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呀……维利亚奥伦达有什么动静？”

“有一点儿，”鲁莽的好汉说，脸上露出一副倦态。“看吧，

也许我们很快有点作为了。”

像所有重要人物或者说自命为重要人物一样，拉莫斯说话很有保留。

“今天晚上，我的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带上这钱，这钱是人家给我用来……”

“正缺钱呢……军队的人嗅觉很灵敏，不会让我通过的，”拉莫斯说着粗野地笑起来。

“喂，别出声……我们知道，只要你想走，是畅通无阻的。别那么说。军人都是宽宏大量的……万一变脸，就给几个钱，听见了？好，我看你是来者不善呀……只是缺一门八十毫米的大炮了。手枪吗，怎么样？……还有匕首。”

“防备万一，”卡瓦尤克说着，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白刃锋利。

“看在上帝和圣母份上！”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喊了起来，然后闭上眼睛，恐惧地把脸移开。“你把那家伙收起来吧，我一看见就害怕。”

“你们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拉莫斯说，“我们现在吃饭吧。”

马利亚·雷梅迪奥丝忙碌起来，免得这位大英雄着急。

“喂，有件事，拉莫斯先生，”大家开始吃饭时，堂伊诺森西奥对客人说，“你今天晚上很忙吧？”

、“有点事要办，”蛮汉子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到欧巴霍萨来，最后一个晚上。我要把留在这儿的几个小伙子召集起来带走，还要去西鲁海达家，看看能不能取走硝石和硫磺。”

“我刚才想说来着，”神父一边慈祥地补充说，一边给他朋友的盘子装满菜，“因为我侄女想请你陪她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办什么事，一个人出去，有点晚了。”

“去堂娜佩菲塔夫人家？”拉莫斯问道。“我刚刚去过她家，我不想在那儿久留。”

“夫人怎么样？”

“提心吊胆的。今天晚上我把她家的六个小伙子带了出来。”

“怎么，你以为那儿不需要人了？”雷梅迪奥丝不安地说。

“维利亚奥伦达更需要人。把好汉们关在房子里，会困死的，不是吗，神父先生？”

“拉莫斯先生，夫人家可不能没人呀！”忏悔神父说。

“有仆人在，绰绰有余了。但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您以为旅长会洗劫别人家呀？”

“是的。可是，你清楚知道，那个满肚子坏主意的工程师……”

“对付他呀……有几把笤帚就够了，”克里斯托瓦尔洋洋得意地说。“如果到头来不得不让他们成亲的话……！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丝突然怒容满面地说，“我觉得你在结婚这种事情上，并不太内行。”

“我这么说，是因为今天晚上，就是不多会儿以前，我看见夫人和女儿一副和解的样子。堂娜佩菲塔夫人吻着罗莎里奥，说些温存亲切的话。”

“和解！你搞枪支弹药，简直弄昏了头……可是，你到底陪不陪我？”

“她去的是不是堂娜佩菲塔夫人的家，”神父说，“而是去库斯科寡妇的客栈。她刚才说她不敢一个人去，害怕遭到不测……”

“什么不测？”

“事情明摆着的呀。那个满肚子坏主意的工程师会……昨天晚上，我侄女在那儿看见了他，骂了他几句，所以她今天晚上有些放心不下。那小子好报复，不知羞耻。”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卡瓦尤克说。“我现在不能抛头露面，不好向堂何塞那小东西挑战。我如果不是像现在这种情况，蒙上半边脸，露着半边脸，早把他的脊梁骨砍断三十次了。可是，如果我向他扑过去，会发生怎样的事呀？我暴露了自己，大兵还不把我抓起来呀；于是，卡瓦尤克，永别了。说到暗箭伤人，我可不会干那种事。我不是那种人，夫人也不会答应我去干那种事。我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明人不干暗事。”

“可是，我说，我们都疯了吧？……你在说些什么呀？”忏悔神父不胜惊讶地说。“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叫你去干伤害那位绅士的事呀。我宁愿让人割掉舌头，也不会让你去干那肮脏事。行不义，必自毙。这是真理。不过，决定这一时刻到来的，是上帝而不是我。再说，这也不是让你去打棍子。我宁愿自己挨几十棍子，也不会让一个基督徒去用棍子打别人。我只对你说一件事，”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眼镜上方望着鲁莽大汉，“问题是我侄女去那儿，可能会，很有可能会，是吧，雷梅迪奥丝？”

……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她骂那个男人几句，从而有可能遭到不测……这是请你保护她一下。”

“我今天晚上有不少事要办，”卡瓦尤克冷冷地说。

“雷梅迪奥丝，怎么样，那就明天去吧。”

“不行。我一个人去吧。”

“不行，我的侄女，不能去。我们别吵了。拉莫斯先生不能陪你。你想想看，你会遭到那个粗野男人欺……”

“欺凌……欺凌，一位夫人被那个……！”卡瓦尤克大喊起来。“走，不能让他欺凌。”

“你如果不忙……唉，唉！我放心了。”

“我是有事，”半人半马怪物说着站起身来，“可是，您这样一再……”

沉默了一会儿。忏悔神父闭上眼睛，沉思着。

“拉莫斯先生，我是一再坚持了，”神父终于开了口。

“那么，没有什么说的了，我们走吧，堂娜马利亚夫人。”

“亲爱的侄女，”堂伊诺森西奥半似认真半似玩笑地说，“现在，我们吃完了饭，给我端盆水来。”

他向侄女投去一道锋利目光，与此同时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洗洗手。”

第二十八章

贝贝·莱伊致 胡安·莱伊的信

亲爱的爸爸：

我没有离开这里，也没有放弃我的目的；如果我这是第一次违背了您的意见的话，请您原谅我。您的规劝和要求，是出自一个善良而正直的父亲的心；而我的固执，则是蠢儿的天性。不过，我碰上了一件奇异的事：固执和自尊已经那样熔铸和混合在一起，以致一想到退却和让步都感到羞辱。我变化很大。我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怒火煎烤着。过去，我总是耻笑一切暴力举动，耻笑鲁莽汉子的过激行动，把这些看做是坏人的野蛮行为。而现在，我对此已经一点儿也不感到荒诞，因为我也时时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着做出邪恶事情的可怕力量。我现在对您讲话，犹如人们单独同上帝讲话一样，把良心袒露出来。我对您可以说，我是一个可鄙的人，因为只有可鄙的人才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克制自己，克制感情，凭良心去生活。我缺乏基督徒的顽强精神，他们能超越遭到的侮辱和给

自己造成这种侮辱的敌人，把盛怒溶解在美好的升华状态中。我有个弱点，发起怒来不能自控，把自己降到诽谤者的水平上，用他们对付我的办法对付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太遗憾了，您不在我身边，不能把我从这条路上拉开！现在已经晚了。激情是不能等候的，激情的性格是暴躁的，抽搐着高喊抓住猎物。我降服了。我不能忘怀您多次对我说的话，暴怒可以说是激情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会瞬间改变我们的脾气，酿出一切祸端，从而一起被毒焰吞没。

但是，叫我走到这种地步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一种日渐强烈的感情：对我表妹深切、真情的爱，它是唯一赦免我罪过的。如果不是爱，那应该是怜悯促使我同您可怕妹妹的愤怒和阴谋搏斗，因为可怜的罗莎里奥夹在无法抑制的爱和她母亲中间，今天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之一。她对我的、还报与我的爱，难道没有赋予我权利去打开她家的大门，使用一切手段，法律允许的和不允许的，把她从那儿解救出来？我认为，您出于道德的种种忧虑，不会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不过，我已经不是循规蹈矩的纯正的人了，已经不是科学理论一样永远正确无误的人了，已经不是受过几乎完美教育、感情正统的人了。我现在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我一步就迈进了既错误又邪恶的地域。请您准备听着我将要做出任何一件残忍的事端。我一定把我干的事情一一告诉您。

但是，并不是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就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要事端不负责任了。也不是说，无论我如何辩解，责任会落在了您的妹妹身上。当然罗，堂娜佩菲塔夫人的责任是

重大的；那么，我的又有多大呢？唉，亲爱的爸爸！请您不要轻信关于我的流言，而是只能听我对您讲述的情况。如果有人说我干了一件预谋的丑事，您要回答他说那是谣言。我现在置身于那种茫然状态中，我自己都很难，很难对自己做出判断了；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我没有存心干过任何丑事。您知道得很清楚，爱情在有利条件激励下可怕地燃烧起来以后，会走得多么远。

最令我一生痛苦的是，我使用了虚伪、欺骗和卑鄙的隐瞒手段。我，一直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呀！但我现在却失去自己的本性……可是，这是不是灵魂所能坠入的最大邪恶深渊？我刚刚开始坠入，还是已经坠到深渊之底？我不得而知。如果罗莎里奥不能用她天使的手把我从良心的地狱里拯救出来，我希望您来拯救我。我表妹是个天使，她为我遭受不少悲苦，她教给我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我写得语无伦次，您不要感到奇怪。各种感情缠绕在一起。与我灵魂同样不道德的想法不时向我袭来。但是，可悲的是我也时时变得软弱起来，想到怯夫懦汉。您曾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些人的卑劣行径，使我对他们憎恨不已。今天，我是处在那样一种境地，可以做好事，又可以做坏事。让上帝怜悯我吧！我知道什么是祈祷：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严肃而深思熟虑的祈求，而不是背诵公式和定理；是灵魂的自我扩展，在寻找它的根；是内疚的反义词，因为内疚是灵魂在收缩，把自己包起来，藏起来，以达到可笑的目的：不让别人看到。您教了我许多很好的东西；用我们工程师的话说，我处在实习阶段；

我现在在研究地形，扩展和巩固我的知识……我在想，我并不像我自己想得那样坏。真是这样吗？

我匆匆写完此信。我要托几个去维利亚奥伦达火车站的士兵带走寄出去，因为不能相信这里人掌管的邮局。

4月12日

于欧巴霍萨

亲爱的爸爸，如果我能使您了解这个鬼镇子的人有着怎样的思想方法，您一定感到很有趣。您大概已经得知，几乎全镇都拿起武器，暴动了。这是预料中的事。如果政治家们认为这一切会两三天结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欧巴霍萨人对我们和对政府的仇恨，犹如他们的宗教信仰一样，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具体讲到我与姑妈之间的私人问题，我要告诉您一件奇怪的事：可怜的夫人封建思想侵入了骨髓，竟然以为我要袭击她的家，劫走她的女儿，如同中世纪的人围攻敌人碉堡，胡作非为一样。您不要笑，这是实情。这里的人都这样想。不消说，他们把我看成怪物，看成异教的摩尔王一类的人；在这里，我的军人朋友们在他们眼里也并不比我好多少。在堂娜佩菲塔夫人的世界里，所有人都认为我和军队结成了反宗教的魔鬼同盟，要把欧巴霍萨的财富、信仰和姑娘洗劫一空。我很清楚，您的妹妹认定我要洗劫她的住宅；她家门后无疑修筑了防御工事。

可是，又能怎样呢。这里，对社会、对宗教、对国家、对财产

的盛行看法是最陈腐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使用武力反对政府，以保卫一种政府竭力攻击、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的信仰，同时也在他们头脑里唤起了封建怪癖。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采用暴力、火与血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采用了同样办法，把所有有不同想法的人砍头示众。

我远不想在那位夫人家里做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而是尽量使她避免遭受麻烦，而其他邻里却被这些麻烦缠身。由于我和旅长关系密切，没有强迫她像别人那样交出她家男仆参加动乱的名单；就连对她的搜查，也是走走形式而已。如果说把她的六个男人解除了武装的话，过后又给她安排另外六个人。对她没有做任何事情。您看，我对夫人的敌视只不过是这些东西。

说句老实话，我得到了军官们的支持；但是，我依靠他们支持，只是为了不被这里狠毒居民欺凌或殴打。我之所以可能成功，原因在于军事当局新近任命的长官都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从而使敌对分子胆战心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必须使用武力；但是，您不要害怕，所谓袭击和占领夫人的家纯系您妹妹的一种可笑的封建想法。无巧不成书，这倒使我处于有利地位。愤怒，我心中燃烧的情火，将鼓励我利用这种形势。我不知道我要走得有多远。

4月14日

于欧巴霍萨

您的信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是的，我只须使用其效力毋庸置疑的法律手段就能达到我的目的。我请教了这里的长官，他们无一例外地肯定您对我说的是正确的。我高兴极了。我在我表妹脑海里灌输了叛逆思想，当然罗，要起码做到遵守社会法律。我将按照您说的去做，就是说，放弃我的朋友宾松的不甚正确的合作；中断我与军人们建立起来的令人恐惧的友谊；不再倚仗他们的权势保持自己的虚荣；不再冒险；选择合适时机镇静、审慎、尽量友善地行事。还是这样好。我与军队结下的既严肃又令人嘲弄的联盟，只是为了使我免遭欧巴霍萨人、我姑妈家仆和亲戚的野蛮进攻。再说，我一直反对我们称之为武装干涉的想法。

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已经被迫离开了姑妈家，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失去与表妹的联系。可怜的姑娘在极度痛苦中表现出了坚强的勇气，她会听我安排的。

至于我个人安全，您放心好了。我无所惧怕，我很泰然。

4月17日

于欧巴霍萨

我今天只能给您写两行字。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几天之内一切都将结束。您不要再往这鬼地方写信。您的儿子贝贝很快会高高兴兴地拥抱您了。

4月20日

于欧巴霍萨

第二十九章

贝贝·莱伊给罗莎

里奥·波伦蒂诺斯的信

请把果园钥匙交给埃斯特万，并叮嘱他看好家犬。这孩子对我是完全忠诚的。你不要害怕。你如果像那天夜里那样不能下来，我会很难过的。你要想方设法下来。午夜一过，我就到那儿。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心和你应该怎样做。你放心好了，亲爱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抛弃了鲁莽、野蛮手段。我将把我的想法讲给你听。事情还多着呢，应该好好谈一谈。我一想到来到你身边，就好像看到了你的恐惧、焦虑面容。可是，我们已经八天没有见面了。我相信你远离我的日子很快会结束的，结束的。我的心在对我说，我将看到你。怎能不见到你呢。

第三十章

跟 踪

10 点过后，一男一女钻进库斯科寡妇的客栈；11 点半，他们从那里走出来。

“现在，堂娜马利亚夫人，”男的说，“我送您回家，因为还有别的事。”

“等一会儿，拉莫斯，看在上帝份上，”女的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赌场，看看他是不是出来？你都听说了……今天下午他跟看果园的男孩埃斯特万嘀咕了好一会儿。”

“可是，您要找堂何塞先生呀？”半人半马怪物没好气地问道。“他和我有什么相干？他和罗莎里奥小姐的关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现在，夫人只好让他们结婚了。我是这样看的。”

“你这个畜生！”雷梅迪奥丝气愤地说。

“夫人，我得走了。”

“怎么，你这个鲁汉子，你把我扔在大街上呀？”

“您不是不马上回家吗，夫人？”

“不马上回去……你怎能把我一个人扔下，遭受不测呢

……喂，拉莫斯，堂何塞先生现在就要从赌场出来了，他平时总是这个时候出来。我想看看他是回家还是到别处去。我这是好奇，没有别的意思。”

“都快 12 点了，我有急事要办呀。”

“小点儿声，”雷梅迪奥丝说。“我们快藏到街角后面去……有个人从牛杂大街那边走过来了。是他。”

“堂何塞先生……看那走路样子，我就能认出来……”

他们藏了起来。那个人走了过去。

“我们跟上去，”马利亚·雷梅迪奥丝焦急地说。“跟紧点儿，拉莫斯。”

“夫人……”

“我们只看看他是不是回家。”

“只一小会儿，堂娜雷梅迪奥丝夫人，我得马上走。”

他们走了三十几步，盯着那个人，保持一定距离。最后，忏悔神父的侄女停下来，说道：

“他不回家。”

“可能去旅长家。”

“旅长住在那头儿，堂贝贝先生却往另一头儿走，那是夫人的家。”

“堂娜佩菲塔夫人！”卡瓦尤克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起来。

但是，他们搞错了：被监视的男人从波伦蒂诺斯家前走了过去，继续往前走。

“您看，他不进去。”

“克里斯托瓦尔，我们再跟他一会儿，”雷梅迪奥丝抽搐着抓住半人半马怪物的手说。“我预感到了。”

“我们这就知道了，都到镇子边了。”

“别走那么快……他会看到我们的……拉莫斯先生，我是想，他会从那个该死果园的门进去的。”

“夫人，您是疯了！”

“快，咱们看个究竟。”

夜漆黑如墨，跟踪的人看不清莱伊先生从什么地方进去的；不过，他们听到生锈的大门折页吱呀响了一下，围墙外边又看不见那个青年人，便断定进了果园。卡瓦尤克茫然地望着他陪伴的女人，就像傻子一样。

“你在想什么？……还怀疑呀？”

“怎么办？……”鲁莽汉子困惑地问道。“我们吓唬他一下……？我不知道夫人她是怎么想的。我这样说，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去看过她，我觉得母女俩和解了。”

“你别犯傻了……你为什么不去？”

“我想起来了，那几个带武器的小伙子不在了，我吩咐他们今晚走了。”

“你这个木头疙瘩，还犹豫什么。拉莫斯，别那么胆小，进去呀！”

“门都关上了，从哪儿进去呀？”

“从墙上跳过去……真没用，我要是男人的话……”

“快上去呀……这儿有几块砖断了，小孩子们经常蹬着上去，偷果子。上去，快！我到正门去叫夫人，她说不定已经睡

了。”

半人半马怪物不无吃力地蹬着上了去，骑在墙上呆了一会儿，不久便消失在黑乎乎稠密树木中。马利亚·雷梅迪奥丝疯也似地向督军大街跑去；一手抓住正门门环，叫起门来……她可着嗓门地叫了三声门。

第三十一章

堂娜佩菲塔夫人

你们看，堂娜佩菲塔夫人正在镇定、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请你们走进她的房间，不要考虑那时已经是深夜；你们一定会发现她在从事一项严肃工作，她有力地握着笔杆，用端正的字体全神贯注地写着几封长信，时而停下来沉思一会儿。灯光从正面射在她的脸上、上身和双手；灯罩把夫人的脸和整个房间收拢在柔和的阴影中。看上去她好像一尊记忆从模糊的恐惧阴影里呼唤出来的明亮雕像。

很奇怪，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肯定地说出这位重要人物是谁。对了，那是堂娜佩菲塔夫人，她很漂亮，或者说，依然很漂亮，面庞上仍然保留着美貌的风韵。乡下生活，不爱骄矜，不爱穿饰，不爱打扮，憎恶时装，鄙夷虚荣，这一切使她固有的姿容没有或者很少显露出来。当然罗，她容易动肝火，从而蜡黄的面容也使她减色不少。

她眼睛又黑又大，鼻子标致，前额宽广开阔，随便一个有眼力的人都会认为她是人类的完美模特儿。但是，在她那端正的五官上透露出一丝严厉高傲表情，由此招惹一些人的反感。

别的人尽管长相丑陋,但千方百计地招引他人的注目;堂娜佩菲塔夫人呢,倒想把那些目光拒之五里之外。她的目光,乃至说着仁慈的话语时,也把她和对方中间的距离拉得那样大,都无法逾越,使人敬而远之。不过,对家里人,换句话说,对远近亲戚,她却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她善于抓住人的心理,谁也没有她那样的讲话艺术,使人入耳中听。

她脾气暴躁,与教士和圣事又牵连过多,精神常常徒劳无益地亢奋,这一切使得她过分地衰老了;年纪还不算大,但显得苍老。可以说,生活习俗在她身上织造了一层外衣,一层石头样的没有感觉的外衣;她把自己裹在里面,恰如蜗牛缩在它的“活动房屋”里一样。堂娜佩菲塔夫人很少从她的壳里走出来。

她有着无可指摘的习俗,她那自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这部小说时就交待过了的众所公认的慈善心肠,使她在欧巴霍萨享有崇高的声誉。另外,她和马德里的一些贵妇有着良好关系,她正是通过她们撤销了她侄子的公职。我们已经说过,她现在坐在写字台前。这张写字台是唯一了解她各项计划的“贴心人”,写字台里也保存着与佃农的结算地租的经济帐目,与上帝和社会待结的精神帐目。在那里,她每三个月给哥哥写一封信;在那里,她起草便条,送给法官和书记员,让他们用官司纠缠贝贝·莱伊;在那里,她设置骗局,让贝贝·莱伊失去政府的信任;在那里,她常常同堂伊诺森西奥先生长谈。为了了解另一些活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活动的后果——的舞台,最好跟随她到主教的府上和她的几个朋友家里。

我们不知道堂娜佩菲塔夫人表达爱时是个什么样子。她表达憎恨时，那个火暴性子同专门在人们中间制造不和的天使一样。这是宗教激情在她刚硬本性中造成的后果；而那宗教激情不是从良心，不是从美好朴实的真理中寻找营养，而是从盲目服从教会利益的狭隘规则中汲取力量。为了使假仁假义不伤害他人，就应该让这种假仁假义存在于非常纯净的心灵中。的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假仁假义也不会对真善结出好果子。但是，那些不是生来就有天使纯洁——这种纯洁在尘世早早地划出一片净界——的心，却十分注意在教堂神像面前，在唱诗班，在教堂接待室，在圣器间发火示怒，假如在这之前还没有在心灵中竖起祭坛、讲道台和忏悔室。

夫人不时停下手中的笔，走到隔壁房子。罗莎里奥在那儿，母亲已经吩咐她入睡。但是，罗莎里奥决心沿着叛逆的悬崖走下去，并没有睡意。

“怎么还不睡？”母亲问女儿。“我今天夜里不想睡了。你知道，卡瓦尤克把我们家的那几个人带走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我得提高警惕……不这样，你我将会怎样呀？……”

“几点啦？”姑娘问。

“都快 12 点了……你不害怕……我可害怕呀。”

罗莎里奥浑身颤抖；一切都表明她心中十分焦虑。她用眼睛望着天花板，犹如在做祈祷；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母亲，面色是那样恐惧。

“可是，你怎么啦？”

“您是说已经 12 点了吗？”

“对。”

“那么……可是，都 12 点了？”

罗莎里奥想说点什么；她摇晃着脑袋，脑袋上早已压着一个世界。

“你是不舒服了……发生了点什么事，”母亲说着，用那双机敏的眼睛注视着女儿。

“是……我想对您说，”小姐说话结巴起来。“我一直想对您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该睡了。”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你的心事如同写在书本上一样，你妈妈一目了然，”堂娜佩菲塔夫人严肃地说。“你现在心情很不安。我对你说过，我随时准备原谅你，你如果表示悔改，做一个好姑娘，正派姑娘……”

“可是，怎么，我不是好姑娘？唉！妈妈！亲爱的妈妈呀，我还不如死了呢！”

罗莎里奥是那样痛苦，放声哭起来。

“为什么哭呀？”妈妈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如果是悔改的眼泪，那我欢迎。”

“我不悔改，我没有什么悔改的，”姑娘喊起来，绝望之情使她变得越发漂亮了。

她仰起头，脸上瞬间染上一层激奋表情，头发垂在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叛逆天使有她这样漂亮的形象。

“可是，你疯了，还是怎么了？”堂娜佩菲塔夫人说着，把双手搭在她的肩上。

“我要走，我要走！”姑娘梦呓一般地喊起来。

她即刻从床上爬起来。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我的女儿呀……看在上帝份上！你是怎么啦？”

“唉！妈妈！夫人，”姑娘又说，用力抱住母亲。“您把我捆起来吧。”

“真的，早该把你捆起来……这疯成什么样了？”

“您把我捆起来吧……我要走，和他一块儿走。”

堂娜佩菲塔夫人觉得火焰从她的心底直扑双唇。她控制住自己，只是用那双漆黑、比黑夜还黑的眼睛回答她的女儿。

“妈妈，我的妈妈，我憎恨除了他以外的一切！”罗莎里奥喊着说。“您现在听我的供词。我要向所有人供认，首先向您。”

“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在要我的命呀！”

“我把什么都供认出来，让您原谅我……这个沉重包袱，我身上的这个沉重包袱，不让我继续活下去……”

“你是说罪恶那个包袱！……那再加上一个包袱，就是上帝的诅咒。这些包袱压在你身上，看你能不能行走，倒霉丫头……只有我能够为你卸下这些包袱。”

“不，您不能，您不能，”罗莎里奥绝望地喊起来。“不过，请您听我说：我想把一切都供认出来，把一切……然后，您把我赶出这个家，赶出我出生的这个家好了。”

“把你赶出去！……”

“我要走。”

“别想。我要告诉你，做女儿的应该尽些什么义务。你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

“那我就逃出去，他会带我走的。”

“他跟你说过了？劝你那样做，叫你那样做？”妈妈问道，她的话像闪电一样击在女儿身上。

“他劝我那样做……我们商量好了，一定结婚。妈妈，亲爱的妈妈，只能这样，我的妈妈。我永远爱您……我知道我应该爱您……如果不爱您，我将下地狱。”

罗莎里奥弯曲着胳膊，跪下去，吻母亲的双脚。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堂娜佩菲塔夫人喊起来，声音十分可怕。“站起来！”

沉寂了片刻。

“那个男人给你写信来着？”

“对。”

“那天夜里之后，你又看见他了？”

“对。”

“那么，你……？”

“我也给他写了。噢，夫人！您为什么那样看着我？您不是我的母亲。”

“但愿不是。你把我折磨得好苦呀，可你还在幸灾乐祸。你这是在要我的命呀，一下子把我置于死地呀，”夫人喊着说，她是那样激动，难以用语言表达。“你刚才说那个男人……”

“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属于他，这是法律保护的……您不是女人……怎么那样看着我呀？您的目光令我毛骨悚然。妈妈，我的妈妈，您不要诅咒我。”

“你已经自己诅咒自己了。好了，听我的，我会原谅你的

……告诉我，什么时候收到那个男人的信的？”

“今天。”

“真不像话！不要脸！”夫人喊起来，与其说她在讲话，毋宁说在吼叫。“你们想见面？”

“对。”

“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

“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在这儿。我把一切，把一切都供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罪过，我做得不光彩。但是，您，您是我的母亲，完全可以把我从这个地狱里拯救出来。只要您同意……您只需对我说出一个字，仅仅一个字。”

“那个男人到这儿来，在我家！”堂娜佩菲塔夫人喊道，跳着向房间中央走了几步。

罗莎里奥跪着跟在她的身后。那当口儿，传来三下拍击声，三个爆炸声，三个炮弹一样的声音。那是马利亚·雷梅迪奥丝的心声，她在拼命地摇着门环，敲击大门。整个房子可怕地颤抖起来。母女二人惊如雕像。

仆人下去开门。不一会儿，马利亚·雷梅迪奥丝便来到了堂娜佩菲塔夫人的房间。那时，马利亚·雷梅迪奥丝根本不像个女人，而是一条发怒的蛇，身上裹着斗篷。由于焦急而涨红了的脸，时时射出火光来。

“在那儿，在那儿！”她刚进来就这样说道。“从小门钻进果园去了……”

她每说出一个音节，都要喘口气。

“我懂了，”堂娜佩菲塔夫人怒吼起来。

罗莎里奥瘫在地板上，昏了过去。

“我们快下去，”堂娜佩菲塔夫人说，毫不理会昏过去的女儿。

两个女人像蛇一样从楼梯滑下去。男女仆人们聚在走廊里，不知怎么办。堂娜佩菲塔夫人从饭厅穿过去，走进果园；马利亚·雷梅迪奥丝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万幸，卡……卡……卡瓦尤克在，”神父的侄女说。

“在哪儿？”

“也在果园里……从……从……墙上跳进来的。”

堂娜佩菲塔夫人用充满怒火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寻着。愤怒使她的眼睛像猫眼一样明亮。

“那儿有团儿东西，”她说。“正在向那丛夹竹桃走去。”

“是他，”雷梅迪奥丝喊道。“可是，拉莫斯也在那儿……拉莫斯！”

她们清晰地辨认出了半人半马怪物的庞大身影。

“快到那丛夹竹桃去！拉莫斯，快到那丛夹竹桃去！……”

堂娜佩菲塔夫人向前走了几步。她嗓子嘶哑，声音颤抖而可怕，顷刻吼出这几个字来：

“克里斯托瓦尔，克里斯托瓦尔……打死他！”

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一声。

第三十二章

结尾——堂卡耶塔

诺致马德里友人的信

亲爱的朋友：

您说在科尔曲洛出售的遗产藏书中发现了 1562 年版本，请速将此书寄来。我愿出任何价钱买下它。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找这本书，但始终不能如愿。得到它，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您一定会在版权页上发现“专著”那个词的上方有个带标志的头盔，年代 MDLX I^① 中的 X 字母拖着一条弯曲的小尾巴。如果那本书确实有这两种标志，请给我发来一份电报，因为我很不放心……对了，我现在记起来了，由于这些讨厌的战事，电报不通了。那么，我盼望收到您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我很快要去马德里一趟，把我的那本盼望已久的《欧巴霍萨族系大全》交给印厂付印。感谢您的美意，但那些恭维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的著作实在不配您的热情赞誉；那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虽然粗糙，但材料翔实，引证庞大；

① “1562”年的拉丁文缩写。

它颂扬了我可爱故乡的伟大功绩。这本可怜的简陋小书，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高尚的，即为了让思想颓废、目空一切的一代看看我们祖先的丰功和美德。但愿这里勤奋好学的青年人迈向我全力劝勉的一步！但愿那些由荒诞哲学和谬误学说引进的万恶的学术研究风气永远为人所遗忘！但愿我们的学者全身心地研究那些光荣的岁月，让现今年代吸收学者们提炼出来的精华和营养，从而消灭那些腐蚀我们民族肌体的疯狂鼓吹维新、既荒诞又可笑的思想！我非常担心我的这些宿愿不能实现，我担心对过去美好岁月的研究只局限在今天这样的狭小圈子里，而年轻一代着魔一样地发疯追求空幻的乌托邦和野蛮的新潮。亲爱的朋友，后果不堪设想呀！我认为这样下去，我们西班牙用不了多久将变得面目全非了，甚至在它的洁净无瑕的历史明镜中也认不出自己来了。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一个可敬的青年人死去了。他就是在马德里颇有名气的道路工程师堂何塞·莱伊先生，我嫂子的侄子。这件令人悲伤的事昨天夜里发生在我家果园里。我现在还不能确切判断不幸的莱伊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可怕、罪恶的结局。今天上午我从“大世界”回来时，佩菲塔对我谈起了此事。她说，夜里12点左右，贝贝·莱伊钻进我家果园，对着右侧太阳穴开了一枪，当场死亡。您会想象得到，在这个平和正直的家庭里将产生多么大的悲伤和惊惶呀。可怜的佩菲塔是那样痛不欲生，我们都担起心来。不过，她现在好了些。今天下午，我们终于使她喝了点汤水。我们将竭尽全力安慰她。作为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她知道

用顺天知命的精神承受最大不幸的。

好了，我的朋友，在我们两人之间，我可以对您说，莱伊这个青年人之所以对自己开枪，不能如愿以偿的爱情可能起了很大影响，也许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精神抑郁。我很尊敬他，我认为他身上并不缺乏优秀品质，但他在这里却遭人鄙夷，我从来没有听见谁说他的好话。据说，他卖弄那些怪诞思想和看法；嘲弄宗教；进教堂时嘴上叼着烟卷，头上戴着帽子；矜持傲慢；在他眼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廉耻、品德、灵魂、理想、信仰，只有经纬仪、丁字尺、直尺、机械、水平仪、镐头、铲子。您怎么看？应该尊重事实，他在我面前总是隐讳这些思想，无疑，他害怕用炮弹一样理由回敬他。然而，在这里已经公开流传有关他的异端、行为不规的种种说法。

亲爱的，我不能写下去了，因为此刻我听到了枪声。我对打仗没有任何兴趣，我又不是军人，一听到枪响就心慌意乱。以后我再把这场战争的某些详情讲述给您。

再见。

4月21日

于欧巴霍萨

我的永不忘怀的朋友：

今天，在欧巴霍萨附近发生了一场血战。在维利亚奥伦达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叛乱，遭到军队的英勇打击。双方伤亡惨重。战后，游击队员们已经疏散开来，但他们仍然士气高昂。也

许您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率领这些人的是克里斯托瓦尔·卡瓦尤克，即您知道在上次战争中那个屡建战功的卡瓦尤克的儿子。他的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受了伤。现在，这位首领具有统率队伍的多种才能。另外，他为人正直、朴实。我预计这场战争最终将以友好方式结束，从而卡瓦尤克一定当上西班牙军队的将领。这样，双方都将无所失。

我哀叹发生这样的战争，它正令人不安地蔓延开来；不过，我必须指出，战争责任并不在我们这些农民勇士身上；他们之所以投身到残酷的战斗中去，全是政府逼迫的。因为它委派的代表伤风败俗，不敬神明；国家官员肆意攻击民众心目中最崇敬的东西，即宗教信仰和西班牙国粹——可庆的是，在没有染上瘟疫的地方保存了下来。如果有谁企图用另外的灵魂取代民众的灵魂，如果有谁企图阉割这个灵魂——我们姑且这么说——，改变民众的感情、习俗、思想，他们理所当然地像一个人在僻静小路撞到拦路抢劫的强盗那样起来自卫。把我的著作《族系》中的精神实质带到政府那里去吧——请原谅我这么不谦虚——，这样，将永远不会有战争。

今天，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快的事。亲爱的朋友，神父们拒绝把不幸的莱伊葬在圣墓中。我介入了此事，出面恳请主教先生撤回这一诅咒式的决定，但是我一无所获。最后，我们把那位青年人的尸体埋在了“大世界”的野地里；您知道，我在那里进行挖掘工作时，发现过许多文物。我经历了十分凄凉的时刻，悲苦的印象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去送葬的只有我和堂胡安·塔费坦先生两个人。后来，这里被称做特洛伊姐妹的

三个姑娘去了那里——这可真是一大奇事——，并在数学家简陋的墓前祈祷了很长时间。尽管她们的殷勤显得滑稽可笑，但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关于莱伊的死，镇上盛传是被杀害的，但不知道凶手是谁。都说那是他自己宣称的，因为他遭枪击之后还活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但是，据说他对谁是枪手一事缄口不谈。我把这种说法源源本本地重述出来，既不辟谣，也不随声附和。佩菲塔不愿人们提及此事，一谈起它就很悲痛。

， 可怜的罗莎里奥，一个不幸还没有过去，又在忍受着另一个令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悲痛的不幸。亲爱的朋友，我们又多了一个一直缠绕我家的那种恶病的牺牲品。可怜的罗莎里奥，本来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一直健康地成长着，而现在却失去了理智。说话语无伦次，胡言乱语，面色死灰；见到她就想起我的母亲和姐姐。她是我在我家看到的最严重的一个病例。因为已经不是狂躁，而是真正疯癫。可悲，最可悲的是在那么多的家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人，保持着健康的头脑，完全摆脱了那种恶病的缠绕。

我还没有向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转述您对他的问候，因为这位不幸的神父突然病倒了，不接见任何人，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让去见他。不过，我相信他会回答您的问候的；您不必担心，他会很快着手翻译您叮嘱的那几首拉丁文讽刺诗的……又传来了枪声。听说今天下午有战斗。军队刚刚开走。

4月22日

于欧巴霍萨

亲爱的朋友：

我把我的可怜侄女罗莎里奥送到略布列加特的圣保迪利奥疯人院后，刚刚到达这里。疯人院院长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那是不治之症。当然罗，她会在那座欢快宽敞的疯人院里得到精心治疗。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某一天我也得了那种病，请你们把我送到圣保迪利奥去。我希望我回到家时能够看到《族系》的校样。我想再补充六页，因为不说明《韵歌》作者马戴欧·迪亚斯·科洛内尔的母系一家姓格瓦拉而不是布尔基利奥斯——《优美的园林》的作者就一直这样错误地认为——的话，将是个大错。

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提醒您一件事。我在这里听到好几个人谈起贝贝·莱伊的死，揭示了事情的真相。我们在马德里见面时，我曾对您谈过那个秘密，把我在事件发生后得知的情况告诉了您。奇怪的是，除了您之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过，然而这里的人都有鼻子有眼儿地议论开来，说他怎样走进果园，他发现卡瓦尤克拿着刀子向他扑去时怎样扣动他的左轮手枪扳机，拉莫斯后来怎样瞄准他开枪，击倒在地……总之，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无意中跟谁讲起过这件事；我要提醒您，这是家庭秘密。对于您这样审慎的人，说这么一句就足够了。

喜报，喜报！我在一份小报上看到卡瓦尤克打败了巴达利

亚旅长的消息。

6月1日

于巴塞罗那

亲爱的朋友：

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没有忏悔神父了，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天国，而是因为他从4月以来一直是那样忧伤、阴郁、沉默，人们都不认识他了。他身上已经没了一丝从前那种使他显得和蔼可亲的古希腊幽默和高雅的印记了。他躲避他人，关在家里，不接见任何人，几乎不思饮食，断绝与世间的一切关系。您如果见到他，肯定认不出来，因为他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更为奇怪的是，他和侄女吵翻了，一个人生活，独居在巴德霍斯城郊的一座小屋子里。现在，他说他放弃了教堂唱诗班的职位，准备去罗马。唉！没了伟大的拉丁语专家，这是欧巴霍萨的重大损失。我觉得过多少年我们也不会有他那样的人。我们光荣的西班牙完结了，消亡了，死去了。

12月12日

于欧巴霍萨

亲爱的朋友：

我在信中向您推荐的青年人——此信就是由他带给您——是我们亲爱的忏悔神父的侄孙，是律师兼作家。这个在其

叔祖父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明白事理，思维理智。如果他堕入诡辩主义和怀疑主义泥潭里，该是多么令人痛心呀！他正直、勤奋、虔诚，由此我认为他可以在一处您那样的律师事务所里搞出成就来……也许他的小小野心——他也是有野心的——把他卷入政治斗争中去，我相信这对于恢复秩序和传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今天的青年受到有激进思想人的影响和毒害。她母亲伴他同去，她是一个普通女人，没有涂着社会油彩，但是心地极为善良，极为虔诚。母爱在她身上以尘世野心那种颇为怪诞形式表现出来，声称她的儿子应该当大臣。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佩菲塔让我转达她对您的问候。我不能准确说出她有什么心事，但是情况委实使我们担心。她的食欲日渐不振；或许我对疾病一窍不通，或许开始染上了黄疸。这个家自从罗莎里奥走了以后，气氛悲凉得很，因为她以她的欢声笑语和天使般的面容给家里带来无限欢乐。现在，我们的头上好像总是笼罩着一片乌云，可怜的佩菲塔常常谈起这片乌云；她每天蜡黄一分，乌云黑甚一层。这位可怜的母亲在宗教，在宗教礼仪中为她的痛苦寻找安慰，她越来越勤勉和虔诚地做祈祷，望弥撒。她几乎整天呆在教堂里，把大部分家产花在宗教活动、九日祭和慈善事业上。欧巴霍萨之所以重振它昔日的宗教光辉，应该归功于她。这在我们这个民族日渐衰败没落之时，不能不说是个慰藉……

明天将寄出校样……我还要再补充两页，因为又发现一位杰出的欧巴霍萨人，即贝尔纳多·亚马多尔·德·索托，此

佩菲塔夫人

人在奥苏纳公爵任那不勒斯总督时为他当侍从,而且经多方考证,没有参与,绝对没有参与反对威尼斯的阴谋活动。

12月23日

于欧巴霍萨

第三十三章



故事到此结束了。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对于那些看来善良、实际并非善良的人所可能说的一切。

◎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珍藏本) ◎

- | | | | | | |
|--------------|------------|---|-----|---|------------|
| ① 侯爵府内外 | 埃·帕·巴桑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8.00 元 |
| ② 三角帽 | 佩·安·德·阿拉尔孔 | 著 | 尹承东 | 译 | 定价:13.50 元 |
| ③ 橙园春梦 | 维·布·伊巴涅斯 | 著 | 申宝楼 | 译 | 定价:18.00 元 |
| ④ 海鸥 | 菲·卡瓦耶罗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9.00 元 |
| ⑤ 雾 | 米·德·乌纳穆诺 | 著 | 朱景冬 | 译 | 定价:16.00 元 |
| ⑥ 甜蜜女郎 | 哈·奥·皮孔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9.50 元 |
| ⑦ 围拉姨妈 | 米·德·乌纳穆诺 | 著 | 朱景冬 | 译 | 定价:15.00 元 |
| ⑧ 高山情 | 何·马·德·佩雷达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9.90 元 |
| ⑨ 阿尔玛 | 贝·佩·加尔多斯 | 著 | 王银福 | 译 | 定价:18.00 元 |
| ⑩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 卡·索洛沙诺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5.50 元 |
| ⑪ 抒情诗与传说 | 古·阿·贝克尔 | 著 | 尹承东 | 译 | 定价:17.00 元 |
| ⑫ 佩菲塔夫人 | 贝·佩·加尔多斯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6.50 元 |
| ⑬ 民族纪事 | 佩·安·德·阿拉尔孔 | 著 | 朱景冬 | 译 | 定价:16.00 元 |
| ⑭ 歌妓与舞女 | 拉·佩·德·阿亚拉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9.60 元 |
| ⑮ 卢卡诺伯爵 | 堂胡安·曼努埃尔 | 著 | 申宝楼 | 译 | 定价:15.00 元 |
| ⑯ 梦 | 佛·德·克维多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4.00 元 |
| ⑰ 瘸腿魔鬼 | 路·贝·德·格瓦拉 | 著 | 尹承东 | 译 | 定价:12.50 元 |
| ⑱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 克拉林 | 著 | 朱景冬 | 译 | 定价:15.00 元 |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西班牙文学名著·卡塔卢尼亚系列◎

- | | | | | | |
|--------|--------|---|-----|---|-----------|
| ① 茶花大街 | 梅·罗多雷达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3.50元 |
| ② 樱桃时节 | 蒙·洛依克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5.50元 |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佩菲塔夫人

作者=贝·佩·加尔多斯著

页数= 2 6 4

S S 号= 1 2 6 0 0 3 0 8

出版日期= 1 9 9 6 年 1 2 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